目录

[《北京悠悠館》陳舜臣 1](#_Toc29569576)

[第一章古都秋日 2](#_Toc29569577)

[第二章重逢 5](#_Toc29569578)

[第三章密謀 9](#_Toc29569579)

[第四章人物關係圖 13](#_Toc29569580)

[第五章北京絕景值百萬 17](#_Toc29569581)

[第六章突變 20](#_Toc29569582)

[第七章毒刃 24](#_Toc29569583)

[第八章那公館 28](#_Toc29569584)

[第九章政客往來 32](#_Toc29569585)

[第十章要人密談 35](#_Toc29569586)

[第十一章隆福寺風光 39](#_Toc29569587)

[第十二章尋根溯源 43](#_Toc29569588)

[第十三章同時失蹤 48](#_Toc29569589)

[第十四章監禁 51](#_Toc29569590)

[第十五章解謎 55](#_Toc29569591)

[第十六章「謎」劇的作者 59](#_Toc29569592)

[第十七章尾聲 62](#_Toc29569593)

# 《北京悠悠館》陳舜臣

# 第一章古都秋日

北京的夏天，在短暫的時間裡，似乎即將流逝。

涼風帶來了秋天的氣息。

正是在這個季節裡，土井策太郎踏上了離別兩年之久的北京的土地。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年），清朝年號是光緒二十九年。這一年是舊曆閏年，有兩個五月。雖然已經過了九月中旬，皇曆上卻依然寫著七月。

土井策太郎遵照上級的命令，到北京內城金魚胡同的那須啟吾家中去拜訪。

那須啟吾的住宅純粹是中國風格的。室內地板一角高出的地方，是冬天取暖的熱炕，炕上橫鋪著業已磨損了的地毯。中間接著的一張細竹簾子將房屋隔成兩半。穿簾子的線已經脫落，作為「牆壁」的竹簾便顯得歪歪斜斜的。夏天實際上已經過去了，竹簾不久也就該換上布簾了。

房子中央放著一張八仙桌，看起來像紫檀木做的，實際上卻是極其廉價的木製品，只不過是塗上一層黑漆罷了。為什麼說它不值錢呢？在桌子斑剝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木質，這便說明真相了。

牆上的掛軸是贗品，花瓶的品質也比較低劣。其實這家主人並非貧窮，只不過是對裝飾房屋並無多大興趣，漠不關心而已。

當土井策太郎（以下均簡稱策太郎）坐下時，這張「紫檀木」椅便吱吱作響，似乎要散落似的。

那須啟吾拿起蒙上一層灰塵的素陶茶壺，往那不曾認真洗過的茶杯裡斟上一杯茶。

「啊！你喝吧。」

那須一邊得意地摸著鬍鬚一邊說。這間房子雖然簡陋，可是他那向上翹的八字鬍鬚，卻修剪得極其講究。

濃茶的表面好像浮上一層油，策太郎裝出毫不介意地勉強喝了下去，而且說了聲：「多謝！」

「關於目前的局勢，有沒有聽到些什麼？」那須問道。

「是的。一點也……」策太郎含糊地回答著。

「多少總有個大略的估計吧？」

「啊！目前的局勢，我總感覺到……」

這時，日俄兩國關係正處於非常緊張的時期。

三年前，俄國趁清政府忙於應付義和團之亂而出兵滿洲，並與清政府約定，待中國秩序恢復後即撤兵。雖有約在先，但俄國故意拖延時間，企圖利用與清政府所訂的密約使占領滿洲一事合法化。

第一次中俄密約的要點是將滿洲的軍政大權置於俄國控制之下。當時，清政府的奉天將軍在俄國關東總督阿歷克謝耶夫的要挾下，不得已只好應允了。但是清政府未予批准。

在磋商第二次密約的過程中，俄國仍企圖從中國獲得管轄滿洲的軍事、行政以及其他權益，由於受到日、英、美、德等國的警告才未得逞。

去年四月，俄國和清政府締結了從滿洲撤兵的協定，計劃分三期撤退。第一期撤兵業已實行；第二期撤兵計劃規定應在今年四月八日前將軍隊撤出盛京【註：今遼寧瀋陽市。這裡的盛京是指當時清朝所劃的區域。凡山海關以外，內蒙古、外蒙古以東，奉天府尹，及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將軍所轄地區，皆屬盛京統轄──譯者註。】和吉林兩地區，然而俄國政府卻一再拖延，遲遲未能付諸實現。

另一方面，日本與英國結盟後，開始對俄國實行強硬外交。東京帝國大學七名博士聯名向日本首相桂太郎提交意見書。他們認為俄國人的目的是先占領滿洲再進軍朝鮮，然後，將矛頭指向日本，故而提出主戰論。同時，日本國內亦認為對俄作戰勢在必行。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在外務省工作的策太郎父親的同鄉好友，前來找策太郎商量工作：「現有一項重要任務，需要你去北京。你的意見如何？」

策太郎家世代經營書畫古董。他在父親的好友，同行鹿原氏經營的鹿原商會裡從事這一行業的見習工作，曾被派往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當時正值義和團事件發生不久。

實際上他是非常願意去北京的，因為從自己的家庭事業來看，可以大開眼界，增長見識；此外，當然還有他個人的憧憬和希望。

「你在鹿原商會學習的事，大概已經結束了吧？我見到了你的父親，他很健壯……看來，在一定的時期內，似乎不需要你為他操心。為此，我們和你父親商量過，打算委託你做些工作，你父親很愉快地同意了……」

可是，策太郎卻回答道：「我父親雖然同意了，可我是我啊！」

「哎！別這麼講。現在咱們要服從國家需要嘛！」

「服從國家需要」這句話，對明治年代的人說來，是具有重要影響的。策太郎不滿的是自己的家庭出身，由於祖輩和父親都是商人，別人瞧不起，為此他才對自己施加壓力。至於到北京去，本來就是輕而易舉的事。

目前策太郎所擔心的是，外務省的工作到底屬什麼性質，自己是弄不清的。據說日本已連續派密探到中國去。一旦日俄之間發生戰爭，則中國領土滿洲，就成為兩國之間的主要戰場了；所以目前對清政府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吧。

「可是除了書畫古董以外，我什麼也不會啊……」

策太郎剛說完，他的前輩便緊接著說道：「不！你可以勝任的。除你以外，別人還不行呢。所以才特地拜託你哪。」

「到底是什麼工作呢？」

「總之，你先到北京，見了那須啟吾再說。他知道該怎麼做。」

兩天後，策太郎就離開東京到北京來了。

那須啟吾摸著自己的八字鬍鬚，望著天花板，一邊聽著土井策太郎向他述說前來北京接受工作任務的經過。聽完策太郎的話以後，那須搖晃著肥大的身軀，哈哈大笑說：「哈哈哈哈。那小子真會故弄玄虛。其實你的工作也並非那樣神祕嘛。」

對那須的這副神態，策太郎感到有些惱火，不禁問道：

「聽您這麼說，那……」

「不，我的意思是說，他跟你這麼交代也是合乎情理的。」那須抱著胳膊說，「說實在的，是我希望能派你來工作。」

「是您要我？」

「是啊。是我指名要的啊！」那須邊講邊從椅子上站起來，兩手抄在身後，挺著胸脯。

「您幹嘛要這樣做？我可以問問嗎？」策太郎有些焦急不安了。

「你別那麼緊張嘛！哈哈哈哈……」那須得意地笑著說，「你的工作並不難，你是學過做買賣類的。乾脆說吧，我只希望你拉攏文保泰。」

「文保泰？……不就是那個搞字畫拓本的名家嗎？」

「是啊！」

那須凝視著策太郎，然後又嗤嗤地笑了起來。

文保泰是中國人。他搞字畫拓本的高超本領，就是在北京也是享有盛名的。然而他既非商人，亦非工匠手藝人，而是富有的世襲財主。他對拓本很感興趣，專愛收集名貴的字畫拓本，還掌握了一手好技術，不知不覺地成了這方面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和知名人士了。

兩年前，策太郎來北京時，經琉璃廠【註：北京的地名，過去這一帶做生意的大都經營書畫古董──譯者註。】某書畫商的介紹，和文保泰見過面。

當時，凡從事古玩字畫交易的人，都要拜訪這一行業的權威人士文保泰，策太郎亦不例外。

在日本外語學校學過中文的策太郎，在北京逗留期間，曾經特別注意提高會話能力。

當時的策太郎尚不諳人情世故，喜歡向文保泰請教一些問題。有一次，策太郎提出拓本的工具，長期以來墨守陳規，可否下功夫鑽研新技術，例如能否使用西洋製造的一些新材料等等。

文保泰對策太郎的設想頻頻點頭，大加讚賞，並且詳細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嗯！你的建議很好，確實值得考慮。」

文保泰看中了策太郎。

「我一向不收門徒，可是願意教你。即或你將新的取拓本技藝傳到日本去，我也願意收你這個門徒。」

真是出乎意外，策太郎居然被這位知名人士賞識而予以特別關照。

自此以後，策太郎經常出入於文保泰家中，並掌握了取拓本的技巧。回國後，策太郎曾在父親面前表演了取拓本的技術。

他父親看後，興致勃勃地誇獎他說：「單憑這一點，就值得去北京。」

言歸正傳。當那須和策太郎談及文保泰時，策太郎側首沉思道：「文保泰不是全然和政治無關的嗎？」

「誰說沒有關係？他是和政治有密切關係的人哪！你當然不了解了。」

於是，那須啟吾將文保泰與清朝政界人物的關係向策太郎詳加說明。

據說，文保泰是一個深知中國政界動向的重要人物，他被人們稱為清政府的「政界之窗」。

清廷腐敗無能，賄賂成風，已屬公開的祕密。行賄之後，就更加便於了解其政治的變化。

雖說人們在明日張膽地進行收買行賄，可是那些高級官吏及一流政客畢竟尚不敢公開露骨地受賄，因此，便自然而然地設置一種類似代辦受賄行賄的機構。

例如甲有求於袁世凱，乙有求於榮祿，行賄前，他們各自與該機構商談，該機構則按照所求之事的性質，分別指出大概應當拿出多少錢，然後行賄者便按其意圖進行交易。

「唉！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策太郎聽了那須啟吾的說明後，嘆了口氣說道。

至於文保泰呢？表面看來，他只是熱心書畫古董而且有高超的取拓本技術；除此之外，他似乎對什麼也不關心。

「人類社會都有其內在的一面，尤其是大清國，從表面看，是難以捉摸其真相的。」那須啟吾擺出老前輩的架子說。對策太郎說來，那須確實是前輩，他就讀外國語學校，要比策太郎早一些。

「照這麼說……」策太郎自言自語地嘟囔著。

這時，他想起了兩年前回國時的事：當時文保泰買下了自家鄰近的土地，打算建立新居。文保泰乃素封之家，父親留給他的財產大概不少吧，他就用那筆款子買土地建房屋，這是不足為奇的。

那須啟吾聽到策太郎嘟嘟囔囔，於是問道：「怎麼啦？你說什麼？」

「不，沒什麼……只不過是我想起了前年從北京回國時，文保泰正在蓋房子的事。當然，估計現在已經蓋好了吧。」

「嗯。是蓋好了。還取了個裝飾門面的名字，叫作『悠悠館』。」

「悠悠館？」

「之所以取名悠悠館，乃表示悠然自得之意……」

「啊！是這樣！這麼說，那座房子是他的工作場所了？」

策太郎回想起上次回國前，到文家去辭行的情景：當時，這座房子才剛剛著手打地基。文保泰在工地現場興高采烈地指手畫腳，談論著他的計劃：

「還要在後院另建一棟房子，我把它作為工作場所……」

他所說的工作場所，當然是取拓本的地方了。

文保泰並非以取拓本為生，將那棟房子取名為悠悠館也確實恰如其分。

「文保泰與政界要人來往頻繁，簡直成了頭面人物。據我了解，他與慶親王特別親近。說不定可以從他那兒得到重要的情報。過去你在北京和他相處時，他很喜歡你。希望你能擔當起和文保泰連繫的角色……暫時還沒有什麼具體的事要你去做。首先，你必須進一步設法取得文保泰的好感和信任。」那須啟吾說。

策太郎從那須的住宅出來，漫無目的地信步而行。

當他下決心到北京來的時候，他的腦海裡便不時地出現一位年輕美貌的女性的倩影。

這就是名叫王麗英的中國女郎。她熱心婦女教育，尤其喜愛美術，曾到日本求學，就讀於東京女子師範學校。

策太郎回日本後，曾利用業餘時間擔任過中文講習會的講師。在中文講習會會場經王麗英的介紹，他還結識了一個名叫李濤的清朝留日的男青年。那時，李濤在該講習會擔任會話教師。

在日本時，策太郎和王麗英曾有過多次相會，王麗英旅居日本期間總是穿和服，並且外罩一件帶摺子的寬大的和服裙。

「為什麼您不穿本國服裝呢？我覺得中國服裝是很有魅力的。」

有時，策太郎這麼問她。每當此時，她的表情總有些不大自然：

「您說的是旗袍吧。那種衣服是滿族服裝，原非漢族的傳統服裝，我想，這一點您是了解的。日本的服裝源於中國，我喜歡穿日本服裝。」

王麗英就這麼簡單地答覆了他。

不久，王麗英回到中國，住在北京。這是李濤告訴策太郎的。王麗英回中國不久李濤也跟著回國了。

李濤回國後，策太郎通過友人了解到李濤住在北京的高公庵胡同，把地址記在筆記本上。他想，要想知道王麗英的住所，問問李濤就行了。估計李濤和王麗英彼此之間肯定會有連繫。

一九〇三年前後的日本，成了中國革命的溫床。中國惠州地區反清起義失敗以後，許多血氣方剛的進步青年紛紛逃往日本。他們經臺灣來到橫濱。這些留學生大都聚集在孫文的周圍。孫文時年三十八歲，他提倡打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國體制。此外，穩健的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等，戊戌政變失敗後，也亡命到日本。當時日本的君主立憲派和共和派都在爭取留學生。

平素不大關心政治的策太郎，此刻也察覺到李濤和王麗英很可能是上述某個政治集團中的成員。

一九〇三年，孫文領導的民主革命尚未建立什麼明顯的組織機構。當時，那些熱血沸騰的中國愛國青年，奔走各地。祖籍江蘇的王麗英去北京，也可能和反對清政府的政治運動有關。像她那樣美貌的女性，確實不適合出入於殘酷鬥爭的政治場所。

也算是多管閒事吧，策太郎在內心中暗自為她祈禱，希望她不要冒什麼危險去從事這類活動。

他想，如果王麗英知道自己的這些想法，她很可能倒豎柳眉，或是哈哈大笑，也未可知。

「還是到李濤那兒去看看吧。」

策太郎自言自語地從衣服的內袋裡掏出了筆記本。雖然他曾多次翻閱記著李濤地址的筆記本，也記得很清楚，可是，為了慎重起見，還是打開來仔細核對一下。

他並非思念李濤，只不過是想通過李濤打聽王麗英的消息罷了。

# 第二章重逢

北京紫禁城背後，有一塊綠樹成蔭的地段，那裡聳立著鼓樓、鐘樓。策太郎在這一帶慢慢地走著。

有時，事情進行得過於順利，反而會出現令人不快的感覺，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現在的策太郎正是如此。

眼下，他正和王麗英肩併肩地走著。

他從那須啟吾的住宅出來還不到一個小時。

「聽說很快就會發生戰爭了。土井先生為了做買賣，遠渡重洋來到中國，真熱心啊！」王麗英說。

她說這話，究竟是出於真情，還是譏諷呢？策太郎不得而知。

「我只是一個普通職員，奉命到處奔跑，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啊。」

「啊！可不是嗎……」

她邊說邊停住了腳步，仰視著高聳的鼓樓。

據說這座巨大的鼓樓為元朝忽必烈所建，是鳴鼓報時的地方。樓內曾有二十四個大鼓，三年前因義和團之亂而遭到破壞，而今只剩下三個了。

這座高大的建築物，不僅承擔著一般的報時任務，而且還起著瞭望臺的作用，相當於北京警備司令部的地位，裡面駐紮著衛兵。

策太郎也隨之仰望鼓樓。

「真是了不起的建築呀！」

策太郎好不容易找出這樣一個話題，打破了暫時的沉寂。

「您說了不起？」王麗英側過臉來望著策太郎，嚴肅地說道，「現在這座鼓樓，與其說是起著報時的作用，不如說是敲著喪鐘告訴民眾，清朝已經快滅亡了！」

「是嗎？……」

「目前雖說民眾尚未察覺到這一點，但不久便會覺醒的……哎呀！我不該和您說這些。真對不起！特別是在咱們久別重逢的時候……」

「不，那……啊！幸虧能找到您，真是令人高興喲。」

策太郎到高公庵胡同最裡面的一座房子去看望李濤，一位老婆婆出來告訴他，李濤出門不在家。於是他從筆記本裡撕了一頁紙，將自己已來到北京和臨時住址寫在上面，託付老婆婆代為轉交。正要離開李宅，王麗英進來了，她也是來看望李濤的。

可以說，這真是一次巧遇啊！

被訪對象不在家，這兩人便在李濤家附近散散步，消磨時光。

策太郎心想，這時李濤可能已回家了吧？！

「您又到我們國家來學技術了嗎？」王麗英問道。

「嗯……不……」策太郎有些不安地說。

他想起了過去曾跟王麗英講過，自己跟文保泰學過拓本技術。

今後和文保泰接觸，實際上已成為參與了解國家機密的一項行動了。為了很好地完成這項任務，他需要經常和文保泰接觸。如果自己隱瞞和文保泰結交之事，豈不反而引起別人的懷疑？如果今後凡涉及到和文保泰的關係，便產生像現在這種神色不安的情緒，必定會引起對方的懷疑，自己一定要沉著應付才是。

「談起文先生的技術，我不能說全都學到手了。今後還要慢慢地偷著學呢。」策太郎索性採取主動，乾脆指名道姓地提到文保泰。

「做生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噢。」王麗英聳聳肩膀說。

她的頭髮垂到前額，幾乎觸及眉毛，剪得非常整齊。這種「劉海式髮型」與王麗英端莊秀麗的容貌極其相稱。如果她把頭髮向上梳得高一些，則顯得額頭過寬，會使人感到有些冷酷無情。

可是，策太郎卻認為她不如將頭髮向上梳，讓人看到她的整個容貌，反而更加討人喜愛。在東京時，有一次她到中文講習會去，梳的就是這種髮型；那也是唯一的一次。據說在日本的中國人異口同聲地說這種髮型與她不相稱。結果，她又恢復了「劉海式髮型」。

從此，策太郎再也看不到王麗英的略顯寬大的額頭了。當他看到她現在梳的劉海式髮型，並回想起過去他曾經看到過她的前額時，認為是一種愉快的回憶。

她的眼角細長，烏黑發亮的眸子，是那麼……

連策太郎自己也說不清是王麗英的什麼地方把自己吸引住了。

總之，從她身上發出一種妙不可言的清新爽朗的氣息。

他想，大概就是這些把自己迷住了吧。

王麗英身上的這種清新爽朗的氣息，使和她一起散步的策太郎逐漸覺得呼吸有些窒息了。

王麗英認為，李濤回來之前，與其在他家等待，莫如出去散散步消磨時間更好些。

對方的心情是輕鬆愉快的，可是自己卻漸漸感到有些緊張起來，這種滋味也確實令人難受。

他力圖避免讓對方察覺到自己不正常的心理狀態。可是王麗英不是那種敏感的人，有時還漫不經心地哼著歌曲呢。

「李濤家的人說他只是出去理髮，現在該回家了吧？」她說。

「是啊。那麼，咱們回去看看吧。」策太郎回答說。

李濤從事革命活動，卻還是留著滿族人的長辮子。滿族人留長辮的風習已有二百多年了。漢族男人，除僧侶以外，也被強行留長辮子，否則會被斬首的。這種髮型只是在頭部後面留長髮，把頭髮編成長辮子垂在背後，而頭部其他部分的頭髮都得剃光。如果不經常理髮讓它長長了，就顯得髒亂不體面。而且，如果任頭髮長長的，會使別人聯想起自己是太平天國的「長毛賊」，甚至有被存心不良的巡捕抓走的危險。

李濤留學日本時，並不經常理髮，常常是蓬鬆著頭髮；回國後，不得不常去剃頭了。

在東京，豈止李濤，甚至王麗英也經常大罵清朝腐敗無能。但在北京，不得不有所顧忌，否則被官府抓去，說不定還會遭斬首之災。

策太郎和他們關係密切，對這些忍氣吞聲的年輕人深表同情。但他並非與他們在思想上有什麼共鳴之處。比如，有些孩子在家時非常厲害，可是到了學校，常常垂頭喪氣，母親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現這種神態，往往會感到心裡難過。策太郎對李濤、王麗英等青年人的心情，倒有點像母親對上述一類孩子的心情。

策太郎與王麗英兩人又回到了高公庵胡同。

明朝萬曆年間，有個叫高勳的宦官蓋了一座寺廟叫慈隆寺。據說他的住所就在這一帶。因為這裡有高公的草堂（亦稱「庵」），於是，這條巷子便起名為高公庵胡同。

策太郎和王麗英散步的大街稱為鼓樓大街，又名十字街。

李濤果然已經回到高公庵胡同的家中了。

「我昨天才到北京，首先來看望您。」策太郎說。

由於只是禮節性的拜訪，彼此客套一番後，他便告辭了。當然，策太郎也詢問了王麗英的住址。

王麗英留下來會和李濤談些什麼呢？策太郎像個天真無邪的少年，心神不定地思索著。

「他們倆肯定是談論有關革命的問題吧……是的，只能是這樣。」策太郎自言自語地說道。

他向東邊走去。這裡是紗絡胡同，與高公庵胡同相鄰，再往前走，穿過柴棒胡同就是地安門大街了。

從地安門大街向前徑直走去，便是「國子監」和孔子廟。這時，策太郎從地安門大街向南拐去。

他打算到文保泰家。

策太郎第二次到北京後，首先要盡快會見兩個人：從公務關係講是那須啟吾，從私人關係說是王麗英，現在這兩個人都見到了。然後就要按照那須啟吾的指示，開始和文保泰接觸、較量了。

文保泰的住宅在鐵獅子胡同。

那一帶有衙門、學校，以及很多王公貴族、政界要人的府邸。還有專供皇親貴族子弟上學的「貴胄學堂」。袁世凱當總統時，總統府設在鐵獅子胡同內；後來國民黨黨部也設在此處。一九二五年孫文病死在總統府，於是將國民黨黨部改為孫文紀念館。

一九〇四年，當然尚未有總統府、國民黨黨部。當時的陸軍總署、海軍總署，即設在鐵獅子胡同。

此時控制清朝政務的是西太后，她多半只聽取四、五個軍機大臣的意見，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榮祿。榮祿死後，最高實力派人物便是慶親王了，可以說，決定政務的大權便落到慶親王手中。

當時，和慶親王最接近的政界要人叫那桐，那桐是個遐邇聞名的人物【註】。

【註】那桐是清末內務府滿洲鑲黃旗人，葉赫那拉氏，字琴軒，舉人出身。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由內閣學士兼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八國聯軍侵犯北京，慈禧太后西逃後，他受命充留京辦事大臣，隨奕劻、李鴻章與聯軍議和。《辛丑條約》簽訂，被派為專使赴日本道歉。嗣任戶部、外務部尚書，升軍機大臣。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武昌起義後去職──譯者註。

那麼，文保泰與上述人物有什麼關係呢？實際上他擔任與政府上層人物連繫的角色。他們之間形成一條線索，即：西太后──慶親王──那桐──文保泰。

那桐是滿族人。義和團事件發生時，他曾輔佐李鴻章與各國交涉，後又曾作為「謝罪使」被派到日本。

實際上，策太郎與那桐亦曾相識。

赴日賠禮道歉的那桐，曾視察大阪今宮舉辦的第五屆國內振興實業博覽會。當時，因業務關係在大阪逗留的策太郎受外務省之託，擔任過那桐的翻譯和嚮導。此事那桐應該是記得的。

策太郎既與文保泰關係密切，又與那桐有過來往，通過他來觀察清廷上層人物的動態，可以說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策太郎一面追憶著往事，一面向文保泰的住宅走去。

「呵呵……」

到了文保泰住宅門前，策太郎不禁愕然。

他是在這座住宅初建之際離開北京回國的，而今這座住宅已變成華麗漂亮的建築物，認不出來了。

兩邊是潔白的牆壁，敞開的正門像雙翼飛展一般，屋頂的傾斜度較大，看得出這是新落成不久的。地面的磚，就像剛剛刷洗過那樣清晰光亮。

看門的是一個面熟的老頭。

「您又來了……很久沒見面了。」老人懷念似地說。

僕人進去通報不久，文保泰即刻迎了出來，興沖沖地將策太郎引了進去。

與兩年前相比，文保泰氣色好多了，印堂發亮，紅光滿面，身體比以前胖多了。

「你在北京逗留一些日子吧。嗯？下次來不必走正門，從後門進來好了……啊，我多半都會在工作間。」

文保泰輕鬆地笑著說，同時向身後瞥了一眼。

在他身後另有一棟小巧玲瓏的紅磚砌成的房子。這就是他的「工作場所」。這座房子用的磚和正門的兩翼下面的磚相似，只不過色彩不同。這是一處洋味十足的工作間，看來他是非常中意的。

「噢！這就是稱作『悠悠館』的那座房子吧？」策太郎問道。

「啊？你知道我的工作場所叫悠悠館嗎？」文保泰得意地眯著眼睛說。

「悠悠館在北京不是很有名聲，而且是獲得讚美的嗎？雖然我昨天才到，可是它的名氣很快就傳到我耳朵裡來了。」

「是嗎？不，不至於像你所說的那樣好吧。」文保泰故作謙虛地說，「你看，這個地方雖然並不那麼寬敞，可是作為工作場所，條件還是相當齊備的。它多少有點西洋格調，使人感到新奇，因而也就成了人們的話題……但是，我想這個地方不會受別人干擾，可以讓我專心致志地工作。進出口只有一個，把門一關，那就是我自己的天下了。窗戶也小，裝上了鐵格子門窗，有人說這個地方像個監獄。可是，我卻感到這麼一來自己可以一心一意地安靜工作。你看，光線並不暗嘛；屋頂上安了玻璃天窗，不是相當明亮嗎？……請你進去看看吧。」

看來，房子的主人對這座建築物是相當滿意的。文保泰滿面春風地陪策太郎參觀。前來訪問者，都能聽到文保泰的這番介紹，同時也都會被帶進去參觀的。

這唯一的工作場所坐落在正房的後面。總之，這所別館的結構十分別致。

策太郎聽著文保泰的介紹，驚歎不已。

「後門對著一條寬闊的街道，連馬車都可以過得來。這是為了方便託我取拓本的朋友用馬車把石碑運進來。」他又做了補充說明。

石碑之類體積龐大，相當沉重，把這些東西運來，本來是很不經濟的，可是這裡人工便宜，也就無所謂了。凡是拜託知名人士文保泰取拓本的人，其酬金比一般的要高得多。

「這塊匾額很新穎！」策太郎仰視著懸掛著的匾額讚賞地說。

在綠色框框中間的「悠悠館」三個大字非常醒目。

這幾個字既非用毛筆書寫，亦非用常見的木頭雕刻後再進行著色的，而是用拓本技術做的。

乍一看來，像是在黑底上印著白字。

匾額上的「悠悠」二字，不僅字體相異，字的大小亦稍有不同。第一個「悠」字是工整的楷書，字體稍大；第二個「悠」字筆劃略細，是用正草書寫的，不是潦草的連筆字，雖係草書卻易於辨認。

最後的一個「館」字，筆畫粗獷，使人感到剛勁有力。

「匾額上的三個字是從別處一個個拓下來，然後再排列起來貼上去的呀。字面用特殊的塗料反覆塗過。這樣可以避免風雨的侵蝕破壞……第一個字從保定的一個叫作劉宗之的墓碑上取下來的。那塊墓碑叫『神道碑』。第二個字是從上海『潮泉義莊』的創建紀念碑上取下來的；第三個字是我看到《停雲館帖》這本字帖時，覺得封面上的『館』字別具一格，於是請一位熟練石匠照字樣雕刻，再弄出拓本來的……」

文保泰在接待客人時，總免不了介紹一番，也許他不善辭令，總使人覺得他的解說不那麼流暢。

「您是特意……」

這時，就連頗諳此道的策太郎，也流露出自己的想法。

一般的書法家或鑑賞家都喜歡看到古人筆跡，這一點自不待言。問題是，古人的筆跡是寫在紙上的，由於紙張脆弱，加上長時間的汙損蟲蛀，難以保存，所以，凡名家書法都刻在石頭上，儘管不知何時會磨滅，卻能長期保存下來，況且可以隨時取拓本，以便廣泛流傳。

一般情況下，有時，某人會對書封面的字跡產生興趣，封面的字往往寫得更好。儘管如此，在主人在世期間，總可以保存起來，不必另作拓本。要是有人特意請石匠將書上的字雕刻下來，做成拓本，這種人雖不至於被視為書呆子，也會被當作「拓本狂」吧。

文保泰就是那種拓本狂，在世上確屬稀有。

「怎麼樣？你在日本搞過拓本嗎？」文保泰問策太郎。

這時，他談到自己曾教過策太郎取拓本的技巧。

「嗯。我弄了不少。石碑、佛像、銅鏡等都弄過。托您的福，我還被父親誇獎過呢。恐怕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表揚吧。」

「真不錯。哦，還有，現在有人託我搞最簡單的墓誌銘拓本，到時你來參觀一下吧。」文保泰擺著師傅的派頭。

策太郎本來就想進一步研究文保泰的拓本技術，加之又接受了那須的任務，當然高高興興地答應了。

「務必拜託您！」

拓本，可以說是一種印刷術。

一般的印刷，是在鉛字上塗上墨汁，圖章則塗上朱砂，然後蓋到紙上去。

拓本呢？由於文字是刻在石碑上的，凸凹不平，取拓本時便會出現黑底白字，至於鉛字或印章上的字，都是反過來的，蓋在紙上就會出現正面的字了。石碑上刻的文字是正字，如果在石碑上塗上墨汁或朱砂，然後把紙覆蓋在上面壓下去，不但會將石碑弄髒，而且印出來的文字是反的。

拓本時，要注意若干問題。

在被拓體上鋪上紙，然後用水把紙濕潤一下再按下去。這種作法叫「裝滿水」。當然，被拓體塌陷下去的地方也要完全按下去。有些地方用開水代替生水。在紙未完全晾乾的時候，用沾了墨汁的棉花球在紙上拍打，由於紙凹處沒有沾上墨汁，這些地方是白色。

這麼一講，似乎拓本技術很簡單，可是，真正做起來是非常困難複雜的。從被拓體上取字墨汁過於滲透，弄出來的字會比原來的字體瘦小，倘若不注意，也會取出粗大的字體來。

如果被拓體表面光滑，在紙上滲透水，紙立刻會脫落下來。如果用膠礬水，紙雖然很穩地貼到被拓體上，然而紙容易受損，取下的拓本不到幾年光景就會成為破爛的碎片，難以保存。因此，有時要用重油，或者是使用煎過的白芨【註：一種中藥的名稱──譯者註。】取拓本。

上面說的只是一般的取拓本技術。至於像文保泰這樣大名鼎鼎的人是用什麼特殊祕方來取拓本呢？當時人們有著各種各樣的揣測。

其實並無奧祕之處。文保泰為了使滲透了水的紙盡快地達到將乾未乾的程度，採用西洋人用的吸墨紙吸水，效果很好。

文保泰的工作場所雖然窗戶小，可是，裝上了天窗，優雅的悠悠館仍然顯得非常亮堂。取拓本時，最理想的條件之一是盡量利用自然光。

他的房子裡鋪上了深灰色地毯，但不是天津產的高級品。地毯很容易被墨汁弄髒，還是用廉價品為好，於是主人選購了耐髒的深灰色地毯。

取拓本有時也可以坐著工作，但是大部分時間還是要欠起身子半蹲著，或是用膝蓋跪在地上。膝蓋直接跪在鋪著毯子的地板上，很快就會感到疼痛不堪，於是文保泰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那就是在地毯上再墊上三張日本式的席子，以減輕工作時的勞累。

沒有鋪地毯的角落雖用水泥砌了一個洗水池。水是用抽水機從自家的水井中抽的，通過簡易的水管灌入水池。據說，這口井的水最適合取拓本用。文保泰對家中有這樣一口井極為得意。這套設備還是在建悠悠館時委託日本技師設計安裝的呢。

文家雖說是名門望族，可是大清王朝已是日薄崦嵫了，他的家族也不例外。歐美各國實施經濟侵略政策，給中國陳腐的社會機構以沉重打擊，並毫不留情地破壞其最薄弱的環節。

文保泰揚名之前，他家表面上一直是講究排場的，由於上述情況的影響，據說當時家境已日益衰落了。

兩年前，策太郎旅居北京時結識了文保泰，當時的文保泰依靠自己的特殊技能，好不容易才維持這衰敗的局面。愛好書畫古董的文保泰，似乎是剛剛積蓄了一些錢。

悠悠館的建成，不僅表明文保泰技術高超，而且還避免了家境衰敗。

「我討厭繁華熱鬧的環境……所以，把工作場所設在這裡。」文保泰一邊說著，一邊嘩啦嘩啦地打開門鎖。

館內的牆壁是灰色的，緊靠著牆壁的柱子很別致，它是按照主人喜愛的形式用水泥將自然石塊砌起來的。乍看似乎很粗糙，但別有一番風味，令人感到樸素自然。

策太郎一面向裡邊張望，一面說：「真有藝術氣氛哪！」

雖然，策太郎說的是奉承話，在這所房子裡，確實有一種高雅的氣氛，完全沒有華麗的裝飾。屋內的氣氛跟主人的性格很相似。

「給客人拿些什麼好啊？」走到門口時，一直在旁侍奉的僕人問道。

「嗯。是啊！……啊……你去告訴芳蘭，讓她端茶來……沏白毫茶吧。」文保泰答覆說。

策太郎想起來了，這家主人是按照客人的身分區別對待的。白毫茶是高級茶，在「沏白毫茶」的言外之意裡，實際上有暗示僕人「貴客來臨，萬勿疏忽」之意。

「您不必客氣了，今天我只是來拜望問候的。」策太郎說。

「你喝杯茶再走吧。」文保泰興致勃勃地說。

在日本席的旁邊有三張用金粉畫的蔓藤花紋的考究的紫檀木椅和一張漂亮的桌子，桌子腿上鑲著象牙工藝品。

這些椅子非常豪華，策太郎坐在上面反而感到有些拘謹。

頃刻，一個十七、八歲的妙齡少女將茶盤端了上來。

這大概就是主人剛才說的「芳蘭」吧。圓圓的臉、豐腴的雙頰、朱唇緊閉、面帶稚氣，是個美麗純潔的少女。

一瞬間，策太郎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住了。

「呵呵呵……」

策太郎的眼神無法逃脫文保泰銳利的目光。侍女芳蘭走後，文保泰意味深長地笑了起來。

「啊，那個少女她……她是您新雇的嗎？」策太郎有些羞赧口吃地問道。

「是啊。」文保泰回答說，「那個姑娘到我家來還不到半年呢……近來社會上動蕩不安，雇傭人也得小心注意才行。沒有可靠的人，是靠不住的啊。」

「是嗎？……」

「從可靠性來說，那個姑娘是沒問題的。不管怎麼說，她是那桐閣下介紹來的。除了客人以外，我的屋子只有她能進來。」

文保泰說完便站起身走到芳蘭離去時關好的門旁把門閂拴上。

# 第三章密謀

第二天，策太郎到金魚胡同那須啟吾那裡去彙報了拜訪文保泰的經過，並闡述了自己的見解。那須聽後高興地和策太郎開玩笑說：「你不是很有偵探的才能嗎？這次順利的話，索性就別做古董商了，乾脆改行作偵探，怎麼樣？」

那須說的是玩笑，可的確是對策太郎的觀察力給予的高度評價。

為什麼那須啟吾如此欣賞策太郎呢？

策太郎根據自己的觀察認為，悠悠館不僅是文保泰的工作場所，同時也是文保泰和別人密談的地方。

何以言之，因為除了芳蘭以外，其他人都不許入內。由這一點看來，不正是暗示悠悠館是一個充滿神祕色彩的地方嗎？再說，當時跟隨他和文保泰一起走的那個男僕人，走到門口時便停了下來，未曾踏入悠悠館一步。

只有芳蘭一人被允許出入於文保泰的工作場所，而芳蘭又是由那桐推薦來的。從這些跡象看來，或許她是被派來當聯絡員的吧。

第二個理由是，既然悠悠館只是工作場所，為什麼客人用的桌椅卻那樣講究呢？

據文保泰說，經常有人來求他取拓本，他感到太麻煩，只好決定，凡來取拓本的人，都要通過在琉璃廠開設的古董店──「修古堂」代辦。文保泰認為自己並非一般的商人，而是文人雅士，只不過是向別人善意地提供自己的技術而已。至於酬金呢？一般則由委託者自行決定，只要不至於達到失禮的程度，可以和「修古堂」協商，按照被拓體的大小，拓本之難易決定酬金。

這樣一來，委託文保泰取拓本的人就沒有必要到悠悠館來了。只有苦力才能將石碑運進悠悠館，然後立即離去。至於何時交貨，也都通過「修古堂」和訂貨者連繫。

因此，悠悠館的椅子，最多也只是給「修古堂」主人和文保泰商洽時坐的吧。再說，琉璃廠的書畫商不管來頭多大，也只不過是個商人。不管怎麼說，在悠悠館擺設那樣講究的桌椅，這未免太浪費，而且很不相稱吧？

退一步講，即或文保泰有時工作疲勞需要躺下休息，也不會選用紫檀木椅子吧？

「悠悠館肯定是為大人物來訪時準備的。」策太郎這麼猜測。

由此看來，悠悠館建在住宅的後門，不僅方便運石碑，而且對於深夜的祕密來客，不是也挺方便嗎？

策太郎又提到那天侍女芳蘭離開房屋時，文保泰順手去扣門栓的動作，確實使人感到這種現象不大正常。

當時，策太郎不過是作禮節性的拜訪，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文保泰扣門栓的動作不是有些過分嗎？這家主人每次在客人進門之後一定要扣上門栓，大概已成習慣了吧。

這麼一想，愈來愈感覺到在悠悠館裡進行密談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總之，你要和文保泰保持密切連繫。簡單地說，就是要奉承拉攏文保泰。一旦有什麼事要辦，立刻就把悠悠館當作一個重要的聯絡點。這就是你的任務，你要好好地幹啊。」那須啟吾說。

「當然。我會好好幹的。不過，什麼時候才能使用這個聯絡點呢？」

策太郎想了解此事也是理所當然的，任何人都想知道自己所工作的意義，以及這一工作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

「不久就會知道的。」那須以冷漠的態度委婉地回答了策太郎。

「要是事先知道，有所準備不是更好嗎？」

「那倒不一定。有時不知道反而更好。別那麼著急。現在應當首先和文保泰搞好關係。為了做好這項工作，當然要活動經費的。這筆費用從哪裡來呢？我想總會有著落的。可是，我現在很難說。你先把這筆款子收下吧。」

那須說完，取出一個紙包，塞到策太郎手裡，然後得意洋洋地撚著八字鬍鬚。

「這是什麼？」策太郎用手掂了掂紙包，問道。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是活動經費呀！」

「是錢嗎？」

「這還用問？當然是錢！你打開看看，數一數。」那須說後，策太郎打開了紙包。

「啊……」策太郎脫口而出。

裡面整整齊齊地包紮著兩捆藍色的美鈔。表面看來都是十元一張的。

「為了讓你使用方便，都兌換成十美元一張的紙幣，每捆一百張，一共是兩千塊美元。你不數一數嗎？」那須說。

「不，請稍微……」策太郎用手撩了探險上的汗水。

「既然是公家的，我想不用數了吧。」那須又撚著鬍鬚的尖端說。

策太郎感到吃驚，並不是沒有道理。當時兩千塊美元是相當大的一筆數目。就拿他在鹿原商會工作的薪水說吧，換成美元，每月還不到四十塊，而且他是有特殊技術的人，薪金遠遠超過一般人。現在擺在面前的兩捆美鈔，足足相當於他四、五年薪金的總和。

「這筆錢是做什麼用的？」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你隨時要和文保泰打交道。這筆錢就是活動經費。明白了嗎？……比方說，在半夜，有什麼事需要你做，你就要從床上一躍而起，馬上去辦，去探聽消息。這些不都要用錢嗎？」

「這麼多錢，怎麼用啊？」

「那就靠你動腦筋了，你也不能像小學生那樣，讓別人把著你的手，一點一點地教給你？你的腦袋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了吧？其實用不著我來詳細說明，你自己隨機應變就行了。這些錢最多也不過兩千美元，不必畏首畏尾地發怵嘛！」

「最多兩千美元？」策太郎目瞪口呆地說。

「要是不夠，到時再提出來嘛！這是關係到國家大事的問題。必要時，需要用多少錢都應該拿出來的。」

「是！」策太郎不得不接受了下來。

雖說那須讓自己大膽幹，可是，這麼一大筆錢帶在身邊，不知為什麼，總感到有些擔憂。他想到自己在去年曾將一尊被視為日本國寶的佛像從奈良運到東京時的情景。當時，他的眼睛老是東張西望窺視著四周，生怕會出什麼事似的，無法安下心來。現在的心情正像當時一樣。

總之，策太郎要好好想想如何使用這筆巨款。

翌日，策太郎又去拜訪文保泰。當文保泰將他帶進悠悠館，他冷不防地問道：「我很想請先生幫我取拓本，是不是也要通過修古堂呢？」

「你嘛？什麼樣的拓本？」文保泰反問道。

「是尊佛像。有位日本客人想取它的拓本，然後裱成掛軸。可是我的技術還差得遠呢。我想……」

策太郎昨天才從一個將去日本赴任的外交官家裡，買進一尊小佛像，像是宋代文物。他是鹿原商會的職員，做這種買賣完全是正當的。他想利用這一點和文保泰打交道。

「呵呵。是你店裡的客人吶。是老主顧吧？」

「嗯！是的。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出多少錢？」

「五百美元。」

「佛像值錢嗎？」

「像是宋代文物……哎！看來還不錯的。」

「有多大啊？」

「高約十五公分。體積很小。」

「那麼，用它來取拓本，要花五百塊美元嗎？」

「是，是的。」

「那位客人真糊塗！我這麼說你店裡的那位老主顧，真是失禮。」

「嗯……噢。那個……」

策太郎嚇了一跳。

這時，他感到有些為難了。是不是開價太高了呢？開價太高是不合適的。他是動了腦筋才提出五百美元的。可是，文保泰聽了之後，似乎流露出輕蔑的表情，倘若僅僅是輕蔑，倒沒有什麼，假使對方懷疑自己有什麼企圖，以後就難辦事了。

策太郎好不容易鎮靜下來，嚥了一口唾沫，補充說：「當然，這裡面也包括裱糊掛軸的錢。要使用上乘材料。那個……那個掛軸要鑲翡翠……」

「是不是託我來弄呢？」

「可能的話，還是盡量想請您幫忙。」

「那麼，就花四百美元吧。」

「哦，怎麼？……」

「這麼一來你就可以從中賺一百美元啦！」

「不，用不著。那位客人是我們的老主顧。對這樣的人，我們店不賺什麼錢也不要緊，也算是對老主顧盡些心意吧。何況，東京的老板一向主張，必要時賠些錢也在所不惜。哎，乾脆說吧，賺錢是不行的。」

「你的意思是說，做生意的人賺錢不賺錢是無所謂的？這話聽來不是有些奇怪嗎？」

「或許是吧。可是對我們來說，也是因為各種因素才……您能幫忙的話，我們乾脆拿出五百塊美元好了。」

「真是妙事啊！」

「咱們就這麼定下來吧！」策太郎一邊說，一邊用食指抹著額頭上的汗往地上彈。

「好。要是這麼說，我就接受五百美元了。」

「實在多謝您了！」策太郎依然感到不安。

這是很高明的收買手段。

「根據您的實際情況，拓本費三百美元，剩餘的就作為裱糊費好了。」策太郎又補充了一句。

說實在的，儘管用最高級的扇料紙，或傳統的優質紙，以及最高級的乾隆御墨，拓本的成本費也不會超過五十美元。總之，倘若不讓文保泰多賺些錢，是不能達到收買的目的。

「明白了。你什麼時候把那尊佛像拿來都行。」

這時，文保泰已經流露出不必再在錢的問題上糾纏的情緒了。於是，話題就此中止。他重新坐到紫檀木椅上。

「那麼，土井先生，咱們談點兒有關拓本用的棉花球，好嗎？說真的，我倒是想到了一些妙法。」

這時，策太郎卻感到有些膩煩了。

僅是幾句應酬話，沒有任何其他目的，他還可以耐心地聊聊，可是叫他去做收買人的工作，他感到有些為難了。這類事情不合他的秉性，實在難以勝任。

策太郎像做實驗似地對文保泰進行了一次試探性的收買，然後，離開悠悠館直奔金魚胡同那須啟吾的住宅。

「怎麼樣？有收獲吧？你怎麼無精打采呀？」那須問道。

「當然有收獲啦。那位老爺在取拓本用的棉花球上，進行過有趣的研究，還將這些技術教給我呢。」

策太郎大略地向那須作了一番介紹──

取拓本時，用水把紙滲透，將紙晾開，然後在快要幹的紙上沾上墨汁。這種在紙上沾墨汁的工具，稱作「撲子」，也有叫「拓包」的；日本則稱作「棉花球」。就是在布裡放些柔軟的東西，然後把它包成球狀。

平時，人們練槍術，為了避免刺傷對方，總是在槍尖上綁上棉花一類的東西，然後用布裹好，這就叫作棉花球槍。「棉花球」這種說法大概起源於此吧。

拓本用的棉花球，和毛筆不同，在店鋪裡是買不到的，非要自己製作不可。

棉花球外層最好用棉布，沾墨汁的那一部分的布要網眼細密，這樣才可以使取出的拓本漂亮。一般都在沾墨汁的部位再包一層紅絹。棉花球裡面是揉成一團的假髮，包假髮的大多用棉布，然後將包布口紮緊。與此同時，要將一部分頭髮捆成把柄狀，也有的在棉花球上裝上木製把柄。

按照拓本文字的模樣、大小等，要事先準備各種各樣的棉花球。小的直徑約二公分，大的約十公分以上。

取拓本時，用棉花球在紙上輕輕拍打，絕不可在紙上摩擦。這種在被拓體上輕輕拍打的動作，對老年人說來是一種十分辛苦而又需要耐性的勞動。

將近五十歲的文保泰取拓本時，倒不會感到那樣疲勞。這位從事拓本工作的名人，根據多年積累的經驗，摸索出一種新的方法，即在棉花球裡裝上假髮和彈簧。一般的棉花球在紙上拍打時，還要用一定力量把棉花球提起來。放進彈簧後，可借助彈簧的力量自然地將棉花球彈回去。這樣，就將來回使用的力量減少了一半。

策太郎曾向文保泰借這種有彈簧裝置的棉花球進行試驗，可是彈簧回彈的力量過強，用手提做反而感到勞累。當他向文保泰求教時，文保泰解釋說，「那是因為你還沒有習慣。你習慣以後，工作自然就熟練了。」

後來，策太郎又做了一次試驗，果然如文保泰所講的，的確節奏協調，速度快多了。原因是操作時，彈簧迅速彈回來，操作者必須與這種節奏和速度相配合。

文保泰還講過，如果被拓體上的文字太小，則不宜使用這種附有彈簧裝置的棉花球，得用一般的棉花球仔細地輕輕拍打才行。

策太郎介紹了上述情況以後，那須皺著眉頭說：「喂喂！什麼棉花球啦，什麼這個那個的囉嗦事不必談了吧。拉攏文保泰的事，到底有什麼進展啊？」

策太郎凝視著那須，鄭重其事地說：「不行！我搞不了這種收買人的工作，請你免除我的職務吧！」

「那肯定辦不到！」那須睜大眼睛瞪著策太郎說，「這是為了咱們國家啊！」

「這話我聽了多少遍了，甚至可以說聽膩了……為了效忠國家，難道不能根據自己的擅長去盡力嗎？我不會，也不適合搞收買人的工作。為什麼非要我去做呢？我真不明白。做起來也毫無勁頭。」

「真拿你沒辦法。」那須抱著胳膊思考了一會兒又說，「總而言之，你是說搞這種活動沒有價值，是不是？……呢，是的。如果你能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到底對祖國有多大貢獻，你就會願意去做了吧？」

「是的……哎，照目前的情形看，好像是摸黑打槍似的。儘管一個勁兒盲目地打，卻絲毫不見效果。對此我感到很為難。」

「是嗎？好。那麼我簡單說一下吧……現在我們最關心的，是俄國的動態。」

「這一點我很清楚。」

「現在可以說，咱們國家已經下決心和俄國作戰了，正在積極做準備。目前，我們最擔心的是開戰的時間。開戰愈晚，對俄國愈有利。不管怎麼說，西伯利亞鐵路是單軌的，在物資供應上，需要時間，而且運輸補給線長……再過一年，俄國的兵員、武器彈藥，以至糧食都會準備得綽綽有餘，並會源源不斷地運往滿洲。到那時，旅順、奉天等地將固如金城湯池。這樣一來，日本軍隊便難以抵擋了。眼下，俄國準備仍然不足，因之弱國日本只有乘其不備而攻之……我們必須傾注全力，設法排除提早開戰的一切障礙。我拜託你做的工作也是與此有關的啊！」那須嚴肅地說。緊接著，他又繼續分析了時局──

俄國乘義和團事件之機，一舉占領覬覦已久的不凍港──旅大，企圖進一步從滿洲將其銳爪伸進朝鮮。

這麼一來，視上述地區為自己勢力範圍的日本，當然會與俄國產生摩擦了。

當時，俄國國內情況非常複雜。財政大臣維特、外交大臣拉姆斯德爾夫等人反對對日本作戰。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不反對，但也不願過早交鋒。據說，他認為再等待三年，日本將不戰而退。

然而，內政大臣普萊咸、侍從官貝索拉索夫，再加上被稱作怪物的阿巴扎等強硬的主戰派，卻在宮廷裡暗中活動。在他們敦促下，俄國領導人未經與穩健派維特等人磋商，便在遠東設立了總督府，並任命屬於強硬派的阿歷克謝耶夫為總督。

九月，強硬派當中的極右中堅分子阿巴扎便執遠東問題委員會之牛耳，其權力遠遠超過外交大臣。此時，穩健派的維特已被迫退出政治舞臺。俄國的強硬派日益囂張，首先對日本採取恫嚇手段，企圖使之屈服。

俄國以為日本會被這刀光劍影之強硬氣勢所嚇倒，從而退出滿洲地區。他們正是這樣期待著的。

可是，日本對俄國的這種強硬態度卻表示了強烈的反抗。

日清戰爭期間，俄國曾出面干涉日本，以致引起日本的不滿。俄國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仇敵，反俄氣氛相當濃厚。當時，日本人曾提出「臥薪嘗膽」的口號，準備向俄國復仇。加上去年締結的日英同盟，給日本帶來很大支持。因之，他們敢於對俄國採取強硬的反抗態度。

那時，日本的根本方針可以說是「寧願早日對俄開戰」。他們對俄國的恫嚇進行了強烈的反擊。

俄國則不斷經西伯利亞鐵路加強滿洲軍事力量。但目前尚未做好開戰的充分準備。

如果日本不在俄國未做好充分準備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其擊敗，則是無法占優勢的。

最初俄國的強硬派認為日本的反抗，只不過是硬充好漢。他們樂觀地期待著日本不久便會屈服。然而，根據連續獲得的情報，他們才逐漸了解到日本似乎已下定決心準備作戰了。

問題就在於：

假若俄國的執政者察覺到日本希望及早作戰，則會盡快考慮對策甚至會乘其不備而攻之。

一九〇四年秋季中期，日本迅速做好作戰準備。而在外交方面，日本應爭取主動權，以便對俄國作戰出師有名。

作為開戰的理由是，敦促俄國將軍隊撤出滿洲。除此之外，無其他藉口。

掌握實權的俄國強硬派，肯定是不會撤兵的。可是從策略上，俄國方面會大量採取諸如發表撤兵宣言之類的行動。在此期間，日本軍隊若不能設法迅速地取得開戰的主動權，俄國肯定會不斷加強在滿洲方面的軍事力量，並且不斷窺測時機製造藉口取消撤兵宣言，以便進一步擴大其勢力範圍。這是帝俄政府一貫使用的得意伎倆。

十分明顯，即使在表面上俄國一再叫嚷撤兵，而實際上是不會付諸行動的。因為，俄國絕無撤兵之意。否則，俄國在遠東地區處心積慮培植起來的嫩芽勢必枯萎凋謝。可是日本方面，若是僅僅大聲疾呼俄國人應當撤兵等等，亦無濟於事。因為，這不會使人們認為日本將來對俄開戰就是正義之舉。因之，無論如何要讓人們認為日本並非要發動對俄的戰爭。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為日本倡導的要求俄國撤兵的宣言樹立法律上的威信。

況且，俄國進軍的目的地滿洲，本來就是清朝的領土。

此時，關於俄國從滿洲撤兵的曖昧不明的中俄協定，也重新醞釀起來。倘若清政府批准了新的中俄協定，在法律上則無可非議。而且，還可按照新協定的精神，由雙方共同擬定撤兵計劃。如此一來，日本便沒理由對俄宣戰，至少是不得不加以延期。

再者，只有在俄國不履行第二次中俄協定的情況下，日本才有理由宣布對俄作戰。然而，為時已晚。因為到那時，俄國已在軍事上作好各種準備。所以對日本來說，越是早日開戰越加有利，容不得半點猶疑。何況，俄國時時刻刻都在加強西伯利亞鐵路的運輸力量。

那須詳細地闡述了關於目前日俄兩國軍事力量的對比以後，又補充了一句：「現在使人為難的是，清政府並不希望日俄兩國打仗。」

「那是自然的事。誰都不願意讓別的國家在自己的領土上發動戰爭啊。不論誰勝，對清朝政府都沒好處。」

「直隸總督袁世凱極力主張避免日俄之間發生戰爭，而且上奏朝廷盡最大努力制止戰爭的爆發。」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說，袁世凱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過，從我們日本的利害得失來看，倘若目前不宣戰，則將失去時機。當然，我不一定是指在今年之內。我想，最晚到明年就該迅速動手打擊俄國，否則日本永遠得不到滿洲了。」

「那麼以後呢？」

「現在在北京的俄國公使萊薩是個老奸巨猾的傢伙，咱們要多加警惕。因為，他在清朝政府裡結識了不少親俄派要人，這些人都在為他奔走。」

「自李鴻章以來，親俄派不是一直在活動著，並且把親俄政策當成他們的傳統嗎？」

從策太郎說的這句話看來，他也是具備一定的見解和知識的。

李鴻章曾參加過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而且傳說李曾被俄國用三百萬盧布收買了。不管這個傳說是否真實，但在他的晚年確實是非常明顯地執行了一條親俄政策的路線。

邊境線與中國接壤最長的就是俄國。當然，還有朝鮮、越南、老撾、緬甸、印度等國與中國相鄰。但這些國家的國境線無法與俄國相比。清朝必然要與俄國結成友好睦鄰關係，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中國人，一般都持有這種觀點。

雖然，政界巨頭李鴻章已故世，可是受他影響的政客，如袁世凱等為數不少的人，都身居政界要職。

「慶親王是負責外交的清朝要員，他有被俄國公使萊薩拉攏過去的危險。慶親王的得力助手，就是那個油光滿面、長滿鬍子的那桐……你了解嗎？和那桐最接近的就是文保泰。實際上，文保泰就是咱們和那桐連繫的重要管道。」那須聲色俱厲地說。

經那須一提，策太郎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擔當的任務的重要性了。

# 第四章人物關係圖

了解到自己的責任的重要性以後，策太郎的顧慮便消失了。

直截了當地講，他的任務就是設法監視清政府要人，使之不被俄國人收買。

估計還有一些和他負有同樣使命的人，通過其他管道來監視清政府要人及俄國人的行蹤。策太郎的任務就是了解連繫清政府要人的重要管道文保泰的情況。

可是他又想：目標縮小以後，將會收到較好的效果吧。但是他又擔心，這麼一來，會難以看清整個局勢。

一個人，總不願意讓自己被當作工具使用，都想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問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這樣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人。

策太郎第二次到中國來，並和王麗英再度相見以後，不知為什麼，總是感到內心有些不安。然而，當那須啟吾講明了他擔負的重任後，不僅明確了自己職責的重要性，而且內心暗自歡喜，因為今後會有充分的理由和藉口，去接近王麗英等人了。

「有機會和一些關心政治的人交往，也許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情報吧。」

這些年輕人經常出入於各種場所，他們很有可能獲得情報。

李濤等年輕人經常在王麗英家聚會，其中不少人都曾在日本留過學。

他們對策太郎並無戒心。王麗英就曾對策太郎講過：「土井先生，我們這些人都是同情革命的。」

當時，清朝的革命家們最苦惱的就是自身的孤立。他們非常歡迎外國朋友，就連赫赫有名的孫文亦不例外。

土井策太郎是日本鹿原商會的社員，表面上是以商會的業務關係來到中國的。他從事間諜活動時，必須仍以買賣人的身分來做掩護。

當時，一般人都知道書畫古董一類的買賣集中在北京外城，也就是有名的琉璃廠一帶，往日，這一帶是專門向宮殿供應琉璃瓦的燒窯場。久而久之，便將這一帶稱作琉璃廠了。與文保泰關係極為密切的「修古堂」即在此地開設店鋪。

王麗英寄居在舅父家。她舅父家就在琉璃廠附近的吉祥二條胡同。後來，這家主人舉家南下，遷往上海，將這所房子委託王麗英代管。王麗英的朋友便毫無顧忌地到吉祥二條胡同裡找王麗英。年輕人聚會在一起，談笑風生，無所拘束。

策太郎既然是古董商人，自然要常去琉璃廠，而且經常涉足於王麗英家中，與她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策太郎真想天天都到她家裡去，可是他又不敢如此放肆，於是隔一天就去玩玩。如此這般，他便可經常傾聽到年輕人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和爭論了。

策太郎沾沾自喜，他想：這是多麼好的情報來源哪！

年輕人經常談論的話題之一，就是當前日、俄之間的矛盾。每當談到此事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憤慨地說：「如果在我們神聖的國土上發動戰爭，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有時，策太郎也會聽到與眾不同的見解。這種見解出自一個曾就讀日本高等師範學校的青年人之口。這個青年人皮膚白嫩、面孔長長、眼神怠倦。他說：

「我們應當熱烈歡迎在我國的東三省發生戰爭。何以言之呢？因為那裡才是清朝的故土。一旦戰爭爆發而使其變成廢墟，清廷貴族們在心理上、物質上肯定都會衰竭。當然，東北三省一旦成為戰場，對當地居民是極為不幸的。應當事先讓他們避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韃虜的領地荒廢之後，清朝的命運也就完了。我輩革命者，應當為在滿洲的土地上發生日俄戰爭而感到高興才對……」

這位年輕人不是慷慨激昂地辯論，而是極其冷靜，頗具說服力地陳述自己的觀點。

他說的「韃虜」一詞，是漢族人對滿族人的輕蔑稱呼。毋須贅言，「韃」就是指韃靼人。

中國在二百多年前被滿族人征服。清朝當然是滿族的王朝。滿族的皇親貴族們，大多在東北三省占有領地，每年從那裡得到年貢，過著豪華的生活。

倘使他們從領地上得不到任何東西，無疑就會衰敗下去。這些皇親貴族們一定會把東三省當作清王朝的「屏藩」死守下去。當他們衰竭無力時，誰來為他們維護清王朝呢？這樣，他們也就臨近滅亡了。

上述論點，條理清晰，也是出自那位年輕人之口。

有些人聽了，頻頻點頭道：「呵呵！果然不錯。的確有獨到的見解。」

不過，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卻反駁道：「東三省固然是韃虜的領地，可是在那塊土地上耕種的不都是咱們漢族兄弟嗎？……一旦發生戰爭，漢族兄弟都會被捲進去。不行，一定要避免發生戰爭！」

待一場激烈爭論略微平靜時，李濤從容不迫地站起來說：「不管咱們怎麼爭論，假設總不是現實。諸位，我想戰爭是不會發生的！……何以言之？這是現實！即使日本很想發動戰爭，可是他們沒有藉口，不是枉然嗎？……」

策太郎不由得吃了一驚。從講話的口氣聽來，李濤似乎很自信。

「你怎麼知道呢？」王麗英問道。

說來也巧，這正是策太郎想提出的問題。

「反正這就是我的結論。我的結論來自有關方面的可靠消息。首先可以說是不會錯的……只能說到此為止，不能再講下去了。否則會給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帶來麻煩。」

「可是，為什麼日本方面找不到藉口呢？」王麗英追問道。

「麗英，你對國際形勢缺乏研究。我認為咱們對形勢必須有個大略估計……現在慶親王走的是李鴻章的路線。也許這樣做是對的吧！」李濤說完，呵呵地笑了。

此刻，策太郎的心早已飛向金魚胡同那須啟吾的住宅裡去了。

哪怕是街頭巷尾的傳說，策太郎也應當向那須彙報。倘若情報確切，那真是有關大局的重要問題。

策太郎很想即刻告辭，但又怕引起別人的懷疑，只好耐心地等待著。也只有在這種緊張的時刻裡，他才會忘記王麗英的存在。不久，在座的人把話題轉移了。

策太郎機敏地抓住時機，故意伸了個懶腰，然後開口道：「我告辭了，還要去做生意。唉！當小職員真辛苦……各位有時間請到琉璃廠的敝店裡坐坐……」

策太郎離開王麗英家，急忙坐上一輛人力車，趕緊向城裡奔去。

他是專程來向那須彙報重要情報的。可是，到了那須家，卻不見他的人影，只有那須雇的老媽子用生硬的南方口音說：「哎呀！我家老爺出去的時候什麼也沒有說，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真沒辦法，我有事要找他，他卻到外面蹓躂去了……」策太郎又氣又急，發了幾句牢騷。

但是無論如何，必須耐心等他。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那須回來了。這三十分鐘對策太郎來說，真像足足等了半天似的。

那須見到策太郎，卻流露出困惑為難的樣子。

「你怎麼了？我現在正忙著呢！……嗯！這樣吧，反正我也有事找你。兩小時後再來，好嗎？」那須不耐煩地說。

這時，策太郎真是怒火滿胸。他想，如果他聽到的情報屬實，那麼這個情報很可能是左右國家命運的。但是，當他看到那須啟吾的那種令人迷惑不解的態度，真是氣憤極了……

「兩小時後再來？我無論如何也等不了那麼久。」策太郎聲色俱厲地說。

「唉呀！」此刻，那須才感到策太郎的神態不尋常。

「我得到一個重要情報，」策太郎按捺著急切的心情說，「說不定是毫無根據的謠傳。但也必須立刻向您彙報，所以我才特意趕來……」

那須凝視了策太郎一會兒，然後抱著胳膊說：「我反正要聽的，不過，希望你簡單扼要一些。」

「我聽到的消息正是咱們一直擔心的事。聽說不會發生戰爭了。」策太郎一邊說，一邊瞪了那須一眼。

「你是從哪兒得到的情報？」

這時，那須才將胳膊放了下來。

「是從在東京認識的清朝留日學生那裡聽來的。他的叔叔是李鴻章那一派的官兒，現在好像是吏部的主事。此人一般不會信口開河。」

「嗯，嗯！……果然如此，又增加了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要素了。」

「您這是什麼意思？」

「昨天夜裡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俄國的動態……俄華銀行最近有巨額資金流動。我們懷疑動用大量金錢是不是做活動經費？緊接著袁世凱的一個幕僚也透露了一些情況。咯，是這麼回事，據說，有一個和這個幕僚相好的藝妓說害怕打仗，嚇得不得了，幕僚就說：『沒關係，仗是打不起來的。你要是不信，我敢和你打賭。』此人平素也是很謹慎的，不會信口雌黃。公使非常憂慮，急忙召集有關人員開了個會。嗯。我就是剛開完那個會來的。參謀本部第二部的官員也認為，除設法收買以外別無他途了。連阪西少校也極力主張採取收買手段……是啊，你也掌握到了同樣的情報……你辛苦了。幹得很出色。現在更說明了文保泰這一聯絡管道的重要性了。你兩小時以後再來吧。我就要去開會，商量機密費用的開支。」

平時做事一向從容不迫、保持「東洋豪傑」精神的那須啟吾，此刻也顯出慌張的樣子了。

可能是過於驚慌，那須打開抽屜，在裡面胡亂地撥來撥去，挑了幾份文件迅速塞進衣服的內袋，然後匆匆忙忙地打開公文皮包檢查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說了些什麼，又將公事包合上了。

那須離家之前，歪著腦袋看了看自己的屋子，好像依依不捨似的。這時的那須，和他經常談到的那種令人厭惡的小人何等相似。

他一隻手開門，另一隻手還拍打衣服口袋，生怕漏掉什麼似的，益發顯得驚慌失措。

他關門時，似乎才想起策太郎還在自己屋裡呢。

「喂！我去了，等一會兒再見。喂喂，我剛才說咱們幾點鐘見面？」

由於過分緊張，他連自己剛才說過的話都忘了。

「你說的是兩小時以後再碰頭。」

「啊，是嗎？……到公使館開會用不了一小時，現在還不到四點。等我回來咱們一塊兒吃飯吧。對不起，你能不能告訴老媽子準備晚飯？我一回來就能吃上……我想一邊吃飯，一邊和你商量。哎呀！真是太忙了！……」

那須啟吾說話如此慌張，真是少有的事。

一關上門，就聽到咯嗒咯嗒地急急忙忙走下廊簷的皮鞋聲。可是那須很快又回來了，原來是忘了什麼東西。

「唉呀呀，真是……太慌了，不行啊！沉著些！沉著！」

那須回到屋裡，自言自語地打開了抽屜，毛手毛腳地亂翻文件、筆記本。隔了一會兒總算是把忘帶的東西找到了。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神態，小心翼翼地把一張紙放到公事包裡去。

也許，那須感到自己的狼狽相已被一策太郎看到了吧，他難為情地笑了笑，說道：「你在這裡等我回來也許會悶得慌，你看看這個吧……」說著，他從胸前口袋裡的一疊紙中，抽出幾張遞給策太郎。

「這是什麼？」

「你看了就會明白的。也算是一種學習吧……好了，這下子我真的要出去了。你要離開，一定得告訴老媽子把屋子鎖上。拜託你啦！」

離開屋子之前，那須故意放慢腳步。一關上房門，立刻響起急促的腳步聲。

策太郎獨自坐在桌前，心想，現在是關係到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像那須啟吾這種掌握國家命運的人，急急忙忙地行動，不正說明他們正在緊張地處理和決定重大事情嗎？……想到這裡，策太郎不由得忐忑不安了。

他打開了那須臨走前給他留下的文件。

看來，像是一份名單。

文件是鉛印的，很多地方弄得黑糊糊的。大概是油墨未乾時，給手指頭弄髒的吧。

上面列著中國人的名單。這些人名大都聽說過。

看來，這批人都是清廷要員。有的是用鉛筆填寫過的，名單的周圍還畫著不同顏色的線條、圓圈、二重圓圈、三角形和打上X印。

策太郎一邊看一邊忖度著：這也許是不同派系的名單。

很可能是某人在出席情報工作的祕密會議上，就清政府要人們的複雜的派別關係，及每個人物的性格加以說明的參考資料吧。一定是因急需而匆忙趕印出來，墨跡未乾便發給了有關人士。

印出來的名單橫七豎八、排得很亂。都是清政府政界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為此，沒有官職的文保泰的大名，未出現在名單上。

可是，在字裡行間用鉛筆寫的注釋中，卻發現了文保泰的名字，而且上面還畫了二重圓圈。另外，還用兩條帶有斑點的平行線將文保泰和那桐的名字連起來，並用同樣的線條把那桐與慶親王也連在一起。

至於慶親王與袁世凱之間，則用齒狀線連接起來。袁世凱與張之洞之間，則用藍線連接起來，還打上X形符號，大概表明他們關係不好。

在這張表上，連已故的李鴻章的名字也印上去了。這顯然是說明，雖然李鴻章已死，但他那一派人的勢力還存在。同時，在這些名字之間，都用各種線條連接起來。凡是用紅線和李鴻章連接在一起的，估計都是李的直系。像袁世凱、伍廷芳、盛宣懷等。

策太郎在尋找與自己有連繫的人的名字時，發現了那桐的名字，他略微驚異了一下，心想，「那桐真是權勢不小啊！」

那桐的名字就像車輪的軸，他名字周圍布滿了不同的放射狀線，哪一條線都沒有打上X符號。這說明那桐和任何人都相處得很好，從而證實「那桐是政界游泳技術的冠軍」這種傳聞。那桐與慶親王之間則特別用一條紅線連接起來。

清政府要人中與日本關係最深的，勿須贅言，當屬外交界人士了。

過去，中國歷代王朝一向不重視對外工作。實際上，與其說不重視，莫若說他們都不承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更為恰當些。

正是這種原因，才有所謂「中華思想。」

所謂「中華思想」，就是說「世界」是中國。

遠離「世界」，處於各個角落中的部落，雖然勉強算是國家，但由於他們得不到中國皇帝的恩惠，實際上被中國視為可憐的番邦。那裡的人們，很想獲得皇帝的恩賜，不辭萬里，帶貢品前來朝拜。

中國歷代統治者認為中國之外的國家，只不過是保護國或土侯而已。中國當然不能對他們採取對等的態度，只能用慰撫的方式進行交往。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英國也好、葡萄牙也好，均被視為番邦。他們與中國在廣州進行的交易，都被認為是對中國的「進貢」。他們從遙遠的地方將各種特產獻給中國，而中國為了安撫他們，也將本國的特產賜給他們，以示褒獎。

從中國的角度看，知道世界上還存在著平等的國家，大約是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中國的六部制度起源於北周【註：三省六部制源自隋唐。原作者誤作北周──譯者註。】，這種制度一直沿襲到清朝。清政府所設六部如下：

戶部──管理稅收、財務。

吏部──管理民政、人事。

兵部──管理軍事。

工部──管理治水、土木、建設。

禮部──管理儀式、典禮。

刑部──管理司法。

過去，中國的歷代王朝和外國交往時，在禮節接待等方面，多半由「禮部」處理。「戶部」掌管和外國人做生意，收納進口稅等事宜。由於存在不少問題，鴉片戰爭之後經過相當長時間，好不容易才設立了「外務部」。

三千年以來，中國歷代王朝一直沿用六部制度。由於六部的數字是六，人們一直對六表示敬意。但鴉片戰爭後，不能再拘泥於六這個數字了，於是將兵部分成陸軍部和海軍部。此外，還設置了郵政部和學部。

清政府的各部長官均稱「尚書」。每個部有滿族、漢族尚書各一名。負責財政的戶部的滿族尚書由那桐擔任，而漢族尚書則由被稱作「硬骨頭漢子」的鹿傳霖【註】擔任。

【註】鹿傳霖（一八三六─一九一〇）清末直隸定興人（今河北省），字滋軒，同治進士。曾任陝西巡撫、四川總督。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募兵三營護送西太后逃至西安，之後授兩廣總督、軍機大臣。回京後，兼督辦政務大臣。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任東閣大學士──譯者註。

總之，中國衙門相當複雜，而外務部則是一個更加複雜的機構，除尚書外，還設有「總理大臣」、「遊說大臣」。

當時，外務部的總理大臣由清朝的實力派──軍機大臣慶親王兼任。

慶親王是清朝有名的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璘之孫。無論從出身門弟，還是從才幹看，此職除慶親王之外他人莫屬。

策太郎看到名單中所列慶親王之處，都用鉛筆注上：「此人特別吝嗇」。

在慶親王名字旁邊則用鉛筆記上兩個名字：

陶大均──主管行政雜務。

薩蔭圖──俄語翻譯。

看來，任用陶大均，與那桐重視文保泰有關。後者薩蔭圖，可能是和俄國關係密切而設置的俄語翻譯吧。

輔佐總理大臣的遊說大臣，原由王文韶擔任，最近卻由那桐親自擔任了。

目前，外務部尚書中的漢族尚書由瞿鴻機擔任，滿族尚書則由那桐兼任了。

由此看來，外務部由慶親王和那桐掌握著實權，而且二人屬同一派系，可以說是沆瀸一氣。至於與此二人關係密切的文保泰，則是代辦雜務的重要人物。

要買通這些人，花錢少了是不行的，非花費驚人的巨資不可。當然，從表面上說，慶親王、那桐都不會直接沾汙自己的手。所謂代辦雜務，當然非文保泰莫屬了。

策太郎將胳膊放在桌子上支撐著身子，一邊仔細看名單，一邊思考各種問題。

此時，他好像感到自己的國家即將被捲入到巨大的漩渦裡似的，頓時覺得眼前一片昏暗。

想到這些，他身體不由得發起抖來，過了許久尚未平靜下去。

# 第五章北京絕景值百萬

每個人當接受一項任務時，都希望了解那項工作的性質和意義。策太郎不斷詢問那須啟吾，就在於此。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知道了別人提供的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舞臺，任何人都會興奮的。可是，能在這個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的工作並非不重要，然而，在整個歷史舞臺上，他們僅僅充當小角色而已。

人世間這個舞臺實在太巨大了，人們往往看不起那些不顯眼的角色。

就像齒輪上的傳動齒，缺一個也不行。但是，在龐大的機器裡做一個輪齒，不分晝夜地轉動著，真是多麼孤寂啊。

當策太郎從整個人類一直想到個人的命運時，不禁感到做輪齒的悲哀淒涼。

那須在離家時對策太郎講過，兩個小時以後才能回來，可是不到一小時他就回來了。

「您回來得真快呀。我還沒有讓老媽子做飯呢。」策太郎看著那須說。

「現在來不及吃飯了。情況緊急，咱們一定要分秒必爭。稍有疏忽，就會被俄國搞垮。你怎麼這樣悠閒自在啊！喂！咱們立刻走。」那須說完，拉著策太郎的手腕。

「上哪兒去？」

「到文保泰家去。」

「去幹什麼？」

「嘮叨不休地問為什麼，真討厭！……得了，咱們邊走邊談吧。現在不可能坐著慢慢講。」

看來，一定是發生什麼緊急的事了。

那須把策太郎連拉帶扯地拉了出去。

出了胡同口，看見近處停著一輛馬車。

那須指了指馬車說：「那是公使館派來的車。咱們說話要小心，千萬別讓馬車夫聽見。乾脆，在上馬車之前，我把你的任務交代清楚。」

「這麼幾步路就能講清楚？」

他們離馬車的地方最多不過三、四十米。

那須走得特別慢。

正因為發生了非同小可的事，他才突然變了樣。

「你的任務是，」那須用急促的語調說。他的腳步移動得很慢，說話的速度卻像連珠炮似的，「把錢交給文保泰。為了阻止清政府和俄國訂立第二次撤兵協定，就要用重金收買清政府的要人。」

「現在錢在哪兒？」

「我拿著呢。」那須說完，略微打開皮箱給策太郎看了看。

這已經不是一小時前他匆匆忙忙離家時拿出去的那個皮包了，而是一個很高級的旅行用皮箱。

「怎麼給他。」

「只要交給他就行了。」

「一共多少錢？」

「分兩次交。今天給慶親王七十萬、那桐三十萬，總共一百萬。」

「您說的『萬』是指什麼？」

「日本錢。」

「呵呵……」

當時，有一千塊日元的財產已經可以說是富裕之家了。

城市也是極少擁有萬元家產者。如果是百萬日元，真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巨資了。

「第二次交款，再給他們兩人二十萬元就夠了。此外，文保泰提出要咱們給他五萬日元。」

「那小子？……那小子又沒有什麼能夠扭轉時局的本事，給他那麼多錢，太不像話了……」

「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他也絕不會白白做中間人吧。」

「要是耐著性子和他講價錢，肯定會便宜些的……這傢伙！開口要五萬日元，簡直是開玩笑！」

「那麼，你去和他磨嘴皮好了，他也許會讓讓步，少要一點。但是，現在來不及了，已經沒有講價錢的餘地。俄國公使萊薩和慶親王已就第二次撤兵協定達成協議，甚至還簽了字。」

「那怎麼辦？……」

「幸虧還沒有辦完批准手續。」

清政府的批准，是要得到西太后的許可。

自從發生義和團事件以來，西太后嘗過苦頭，極少插手外交事務。所謂批准，僅僅是形式而已。凡經慶親王過問的事，可以說百分之九十都不會改變的。

「什麼時候正式批准？」

「今天慶親王拿著協定書，進宮晉謁西太后。真險啊！據說，知道內情的人以為事情即將辦妥。也就放心了，殊不知在什麼地方把祕密洩露出去。他們認為即或被日本方面知道，日本也將措手不及……到現在為止，我們已掌握了不少這方面的情報。你不是也知道一些嗎？」

「那麼，慶親王晉謁西太后有什麼結果呢？」

「事情也是湊巧，不料，正在這時，西太后感冒了，沒有見成。慶親王講，等明天西太后病好了再辦，於是退了出來……我們得到了這個情報後，急忙研究對策。」

這時，兩個人距馬車只有五米遠了。

那須乾脆停了下來。

「看來，咱們工作得很出色了？」策太郎看著那須手裡的皮箱，問道。

「哎！不管怎麼樣也要設法……問題是錢的數目和交付的途徑。至於俄國的動態，至今尚未了解到，一定要瞞過他們。另外，和銀行打交道，也要多加小心，千萬不要張揚出去。同時，也不可能全部付現款。總算是得到了比較令人滿意的結果。」

「誰去交涉錢的？」

「是我的上司。當然，我不能把名字告訴你。何況他也不是公使館的正式職員。」

「那，那麼和誰打交道的？」

「一個叫陶大均的老頭子。他是慶親王的祕書。另外，我們決定由文保泰交款。交款時，雙方各派兩個人，由各自指定對方的人出席。咱們只能指定文保泰了……而對方則指定了你。真不錯啊，你呀！我把你從東京叫來，是派上用場了！」

「是嗎？……」

從遙遠的東京來到北京，僅僅當名交款的證人，這是策太郎無論如何也未曾想到的。

策太郎想，自己未能通過文保泰設法了解清政府要人動態，但是卻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到俄國的策劃活動。

參謀部派來的情報專家，到目前為止尚未弄清俄國的動態，何況是外行的策太郎呢。

雖說如此，交涉賄賂款項的工作卻交給了自己。據說，這項任務本來應當由比上司那須啟吾更高一級的人物來擔當的……

策太郎反覆思考之後，心想，反正我只不過是齒輪上的一個齒。

那須從東京找來了策太郎，而策太郎又發揮了作用，對此那須感到十分高興。可是，此刻策太郎的心情，卻像是被一陣冷風穿透胸膛似的。

「現在該明白了吧！你是對方指定的證人，我只是隨從啊！對方除文保泰之外，也派一個人作證。」

「是！明白了。」

「那麼，咱們去吧。」

那須興致勃勃地踢了一下石子路，向馬車方向跑去。可是，畢竟還是跑不了多快，他手裡的皮箱實在太重了。

策太郎追了上去。

馬車從金魚胡同奔向鐵獅子胡同。這兩個地方相距並不算遠。

很久以前，明朝嘉定伯的府邸就在這一帶。他的府邸前有兩隻石獅子，這就是鐵獅子胡同一名的由來。據說獅子可以除魔，很多富豪人家的門前都喜歡放置獅子。這條胡同雖然稱作鐵獅子，但擺著的卻是石獅子。

「對方要求我們來時不要引人注目，其實這也是我們所希望的……據對方說，採用什麼方式進行祕密訪問，你是知道的。」那須在馬車裡小聲說道。

「嗯！是的。我明白。」策太郎回答道。

對方肯定是讓他們從後門進入悠悠館。

策太郎為馬車夫引路。

文家的後門果然有一個看門人，像是在那裡晒太陽似地等著策太郎等人的到來。

車到了門口，看門人連聲說：「請進！請進！」

說著，把他們帶了進去。策太郎一看，果然是悠悠館。

文保泰已經在那裡等候了。

文保泰坐在日本席上，他的面前橫放著一座嶄新的、近似半圓形的石碑。石碑的最長處約一米。

當時的富豪人家，為了光耀門楣，一般都請當代最知名人士為其祖先書寫碑文。照理說，為不相識的死者歌功頌德，本是問心有愧的。可是，巨額酬金，對那些文人來說，確實有極大的吸引力。

一般將這種做法稱作「諛墓」，就是對死人諂媚的意思。清朝中葉，文豪袁枚專門為人書寫碑文以諛墓致富。他購買了一座當時有名的稱作「隨園」的大庭園，經常在隨園飲宴作樂，還將席中肴饌記錄下來，寫了《隨園食譜》一書。

還有一些人，特意用重金聘請著名文人、書法家，為其先祖撰寫碑文。然後，從碑文上取拓本分送親友，以將其業績廣為傳播。雖然這類碑文與「諛墓」用的碑文有所不同，但也要花相當高的代價。

這塊新運來的石碑，大概屬於後者吧。

這時，文保泰身邊沒有放水桶、墨汁、棉花球。看來，他還沒有打算開始工作，或許是專門等待策太郎等人的光臨吧。反正他也知道，隨著策太郎等人的來臨，勢必帶來巨額錢財。

「啊！歡迎光臨！」

文保泰慢吞吞地站了起來。

「請坐！」

於是，策太郎、那須在紫檀木椅子上坐了下來。

文保泰隔著桌子坐在他倆的對面。

須臾，芳蘭出現了。她端上來熱氣騰騰的香茗。就茶的熱度看來，是事先燒好了的，因為坐下不到一分鐘就端了上來。

「那麼，我看這件事，還是早辦早結束好，您的意見呢？」那須先開了口。

他沒有寒暄一番，也不曾自我介紹，單刀直入地講了出來。在祕密場合，以隨員身分出席的人，以不作自我介紹為宜。

「請喝茶……我也希望盡快處理。」

「可是，還有一個人呢？……」那須問道。

按照事先的規定，雙方指定的人和隨員，實際上是起著交款的證人作用。

「隨員嗎？」文保泰聽後嗤笑著說。

「嗯。那是事先規定了的……」那須感到不安了，向策太郎遞了個眼色說。

「當然有啊。我們是信守諾言。我不是說了嗎？咱們已經開始了。」

「證人在哪兒？」策太郎急切地問道。

「在這兒哪。喂，你瞧啊！」

文保泰把臉轉向斜上方。隨著文保泰的視線，他們看到芳蘭站在那裡。她的臉蛋比任何時候更紅嫩，可愛的朱唇更加緊閉了。

「是芳蘭嗎？」策太郎問。

「哎！是的。怎麼？不行嗎？」

「那，那，那沒關係。」策太郎倉皇答道。

「喂！你……」那須在旁用日語低聲地說。

「那個小姑娘可靠嗎？咱們把錢交給他們，是拿不到正式收據的。證人很重要！那個姑娘到底是幹什麼的？」

「她是那桐推薦來的。肯定與那桐有連繫。」策太郎低聲回答。

「是嗎？！……」

此時，那須才放下心來，把皮箱擺到膝蓋上。

芳蘭依然站著，紫檀木椅只有三張。可是，說也奇怪，這時，她給人的感覺完全變了，在那須和策太郎的眼裡，她已經不是一個侍女而是一個出色的證人了。

那須將鑰匙插進皮箱的鎖眼裡，輕輕一轉，發出輕脆的咔的一聲。他好像故意讓旁邊的人焦急地等待似的，慢吞吞地打開了皮箱。

策太郎明顯地感到，坐在對面的文保泰正屏息注視著皮箱。

皮箱內放滿各種紙幣，甚至還有金條。那須從箱蓋的夾層裡取出裝有銀行支票的文件袋。

按照雙方事先商定，凡是英鎊、美元、俄國盧布，匯豐銀行（香港匯豐、上海匯豐銀行）發行的紙幣，均按兌換成日元的比率支付。至於金條，全是刻上記號的，也都是按照標準行情支付。

芳蘭站著，手拿筆記本不斷計算，面部幾乎沒有表情。

策太郎在數鈔票。打開箱蓋前剎那間的緊張心情，此時亦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大概把注意力放到數鈔票、計算換算率上，精力分散了，策太郎反而覺得輕鬆了一些。他暗自苦笑，心想：「難道我是為了數鈔票才來北京的嗎？」

芳蘭的計算相當快。

開始，大家面對這一大堆鈔票，不知道要用多少時間才能算完，難免有些厭煩。然而，換算工作意想不到地很快就完成了。

中途，芳蘭也協助點數鈔票，她動作是那樣迅速，使人聯想到她是否曾在銀行工作過。

工作全部結束了。策太郎如釋重負地說：「啊，可算完了，可算完了！」

交接巨額錢財，沒有收據可謂美中不足。然而，從收買的意義上說，又是不能給收據的。

文保泰令芳蘭準備紙筆，研好墨。他思索片刻，拿起毛筆蘸足了墨汁，用蒼勁有力的筆鋒寫上：「北京絕景值百萬。」

又在紙的一角潦草地簽上自己的姓名，然後交給策太郎。

「北京絕景值百萬」，大概是指收到一百萬日元。

收到這種文字晦澀不明的字條，等於毫無價值，可是總比沒有任何憑據好些。

「光是把這麼多鈔票運出去就夠嗆了。」策太郎開玩笑地說。

「哎，王爺那邊已經派人來取鈔票了。」──王爺自然是指慶親王了。

當那須和策太郎坐上馬車回家時，那須興致勃勃地對馬車夫說：「喂！回去的時候比來的時候輕鬆多了吧？」

馬車夫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日本人，他當然無法理解那須的詼諧。

「你們來的時候是兩個人，回去也是兩個人，有什麼不一樣？」

馬車夫一本正經地講。

「哈哈……」那須放聲大笑。

策太郎頓時覺得渾身輕鬆了。

# 第六章突變

翌日，他們決定將餘下的酬金送出去。

按事先約定再付給文保泰二十萬日元，但文保泰要求多加五萬元，實際上要給他二十五萬日元。

這筆款為昨天的四分之一，都是面額較高的英鎊，體積較小。加之這是第二次交錢，有了昨天的經驗，策太郎和那須感到輕鬆了些。

從日本公使館搜集的情報來看，可能昨天交付了價值百萬日元的賄賂金額，今天，慶親王並未將中俄第二次協定呈送西太后。

俄國公使一再催促中國方面盡快批准，但清政府卻答覆說，西太后患病未敢呈上。

這消息也使策太郎和那須的心情輕鬆多了。

「估計俄國方面也會用大量黃金進行收買的吧？」出發前，策太郎問那須。

「嗯。他們也花了很多錢……很可能比我們這次用的錢還多哪！」

「這麼說來，如果第二次中俄協定得不到批准，他們不是不合算了嗎？」

「瞎！你真是的。別的國家的損失與咱們有什麼相干？不必管它。」

「不過，咱們日本花了不少錢。說不定在關鍵時刻會栽跟頭的吧？這也是有可能的。」

「咱們不必那麼擔心。你知道嗎？凡是接受了賄賂的要人，大概都會受到監視。」

「俄國不是也會派人監視他們收買了的人嗎？說不定我們會輸呢！」

「你怎麼老說一些令人掃興的話！你呀！……可是咱們不是俄國啊。喏，參謀本部第二部的諜報人員都是很有本事的人哪。估計不會有什麼差錯的。」

要進行的工作和昨天一樣。

他們乘的馬車仍是昨天的那一輛，車夫還是那個五十歲左右的日本人。目的地也是鐵獅子胡同。看門的還是昨天那個人。他們到達後，照樣從後門被引進悠悠館。

從外觀看，悠悠館小巧玲瓏、別致、優雅。可是，裡面卻顯得很寬敞，沒有隔扇、屏風。

但有一點和昨天不同，就是文保泰已做好拓本的各項準備。

拓本用的舊紙、六吉棉連紙、扇料紙等等都堆積在日本席的一角。

並列的三塊大硯臺，盛滿了研好了的墨汁。另外，還放了操作時用的兩個水桶。

其實，不止是文保泰，凡是取拓本的人，工作之前都必須做好各項準備。文保泰就更加細緻了，他調勻墨汁後，先用普通的紙試寫一番。策太郎進去時，看到在席子上亂放著六、七張折了一半的紙，每張都用濃墨寫滿了字。

看來，諸事俱備，只等待取拓本了。

估計文保泰收下錢之後，就可以輕鬆愉快地拓本了。

熱愛本職工作的人，經常都會設法使工作條件盡量完善些，然後才著手工作的。文保泰就是這樣的人。

和前一天的情景一樣。三個人坐著，芳蘭將茶杯擺在他們面前。不同的是，昨天，芳蘭是將熱氣騰騰的茶水盛在杯中直接端進來，今天的杯子則是空的。芳蘭拿來茶壺，挨次給他們斟茶。

啊，昨天沒注意……

策太郎內心在嘀咕著。

按規矩，應當是當場用茶壺向客人、主人的茶杯裡斟茶。

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在茶杯裡放毒害死人的事。如果事先將斟好的茶端到客人面前，就是令人懷疑時，也難啟口。所以，當著客人用同一茶壺往主人和客人的杯裡倒茶表明沒有放毒。

仔細考慮一下，昨天交付的百萬日元，是一筆令人驚訝的巨額。行賄絕非光明正大的事，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公開授受的。

倘若策太郎、那須喝了有毒的茶，一切都會付諸東流，巨額贓款也將不知去向。當然，目前不會發生這類事件了。不過也須小心提防才是。

策太郎放心地喝了口茶，對芳蘭說道：「今天你注意了。」

實際上，他是指用茶壺倒茶的事。可是，芳蘭卻皺了一下眉頭。她到底是否領會了策太郎的用意，還是明白了，卻不願意輕易表態呢？這就不得而知了。當然，也可能是工作前心情緊張引起的拘謹吧。

「那麼，咱們開始吧。」這次，那須啟吾很爽快，啪地一下打開了皮箱，「好在咱們已經熟悉了，何況今天的鈔票不多，一定比昨天輕鬆。」

「好。請吧，計算方面也準備好了。」文保泰說。

芳蘭打開筆記本，把鉛筆高舉齊眉，默默地點了點頭。

總之，今天比昨天輕快多了，彼此之間也顯得非常融洽。

由於只涉及到英鎊對日元的兌換、計算非常簡單，數起鈔票很容易配合。

相反，大家好像感到未能盡興似的。

「點收無誤。」文保泰說罷，坐在椅子上微微行了個禮。

到目前為止，策太郎才真正感到放心了，無意中嘆了口氣。

那須啟吾在膝蓋上不知拍打了多少次，這是男人特有的動作，大概也是表現出好不容易才安定下來的心情吧。

「事情告一段落，我可以講了，我曾想過，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文保泰一邊撫摩著剃得發青的光頭一邊說，「或許我說的都是些洩氣話，處理這筆巨款確實不易，好像有些神魂顛倒似的。」

「呵呵呵……可是，我一點也沒有看出您的心事啊。」那須奉承地說。

「哎呀呀！我是硬充好漢啊！」文保泰把手放在鼻尖上做了個左右扇動的動作。接著又說，「表面上我盡量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那個嘛，瞎！真是憋著勁兒的啊。然而，我的心裡卻怦怦地跳……你們笑吧！可是我有證據，那就是從昨天到今天，我連一張拓本都沒有取。哎，我沒法取啊……我心裡真像掀起波濤似的。你們想，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做什麼工作呢？」

「可是，現在事情結束了，您請吧，您可以隨心所欲地工作了。」那須說。

今天，策太郎很少和文保泰搭腔。他內心異常憤慨。他想：你小子不是敲了五萬塊錢竹槓了嗎？……什麼心裡真像波濤翻滾，實際上你是高興得不知所以了。

一想到五萬塊錢，策太郎就生氣。他想，自己苦心經營祖傳的書畫古董買賣，即使絞盡腦汁去幹，這輩子能否賺到五萬塊錢還是個問題呢。

文保泰真是個老奸巨猾的傢伙，他輕而易舉地就……

策太郎愈想愈氣。

他一直對文保泰懷有敬意，這一件事的發生，他感覺到文保泰完全辜負了自己的一片誠心。

「當然，我打算馬上取拓本。」文保泰很高興地說。「我彷彿覺得已有兩三年沒有取拓本了。」

「那是因為有事耽擱了您，使您等急了。好，我們現在就告辭。」那須說罷，便站了起來。

策太郎站起來，故意把椅子弄得咯嗒咯嗒作響。他身上似乎還存在著孩子氣。

文保泰也站了起來，但又好像想起什麼緊急的事似地對芳蘭說：「你現在把屋子收拾一下。嗯，把那邊亂放著的紙都裝進水桶裡。然後打掃一下，好嗎？……周圍弄得整齊些才有心思工作啊。」

「是的。知道了，老爺。」芳蘭回答道。

那須啟吾剛剛跨出悠悠館的大門，立即深深地打了個哈欠。看來，在工作結束之後，他的心情也爽快多了。

對策太郎說來，是不是就算完成了任務呢？他依然感到心神不定。即使完成了任務，他還希望在北京多逗留一段時間。一方面繼續做些書畫古董生意，另方面是他腦海裡還經常浮現出王麗英的倩影。

他想，以後還會經常到王家的。至於悠悠館呢？大概再也不會涉足了吧。

人與人之間，一旦產生了不信任的萌芽，這種萌芽就會很快地成長起來了。

「任務完成以後，心情會不會舒暢些呢？」那須回過頭來問策太郎。

「唉！以後再也不想搞這類工作了。」

「我也煩了啊。」

他們兩人邊走邊聊，走出悠悠館。剛剛整理完廢紙的芳蘭也出來了。接著，文保泰也笑嘻嘻地出現在他們面前。

「我們告辭了。您還要工作呢，請您忙吧。」那須說道。

「我至少也要把二位送到門口……土井策太郎先生，以後請再光臨。咱們有緣的話，還會見面的。」

文保泰眯著眼說。他兩腮的肉堆成一團，方形的臉龐，這時才顯得圓了一些。策太郎彷彿從他那笑容裡看到五萬塊錢一捆的鈔票。

那須和策太郎沿著悠悠館的紅磚牆壁走了出來。

他們聽到了從身後傳來扣上門栓的響聲。

策太郎咋了一下舌。

他心想，此人如此謹慎，真是到了令人作嘔的程度。

一個人一旦令人討厭，他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別人的反感。

悠悠館唯一的門，雖然對著文保泰住宅的後門，但並非正對著，兩個門略微錯開一些。據一位有名的風水先生說，如果兩個門正好相對，對家宅不利。

大約走了十步，一拐彎便到了後門。

策太郎剛出後門，就想趕快坐上馬車。突然，那須把他喊住了。

「喂！你等一下！」

「什麼事？」

「我忘了東西了。」

「把什麼忘了。」

「你仔細想想昨天的情形，咱們現在就走，不是兩手空空地回去了嗎？」

策太郎愣了一下，他怎麼也想不出忘了什麼。

「咱們把錢交給他，可是沒拿到收據。你想想，昨天咱們交錢以後，不是收到一張條子嗎？你啊！你不是還說『這麼一張紙條有什麼用啊？』嗎？」

「啊……是那張紙條……」

「對了。是『北京絕景值百萬』的紙條。昨天咱們不是拿到那張紙條？今天怎麼什麼也沒有呢？這不是有點奇怪嗎？」

「您這麼一提，是啊……」

「咱們今天應該收到一張『絕景值二十萬』的條子？」

「我看紙條什麼的有沒有都無所謂，而且也給對方添麻煩。」

「不。文保泰身旁不是整整齊齊地放著文房四寶嗎？老頭子信筆一揮，不是很容易嗎？順便寫一下就可以了。」

「您一定要那麼辦，我也不反對。」

總之，策太郎對這事不大熱心。他本來以為再也不會到悠悠館去了。不料與主觀願望相反，現在又要轉回去，真使他心裡不痛快。

「是的，一定要再回去。」

那須為什麼如此執拗非再去一次不可呢？策太郎百思不得其解。

「可是，那個老頭子不是把門拴上了嗎？他是有這種怪脾氣的。」

「拴了門也沒什麼，咱們可以叫他立刻打開，也不是什麼費事的嘛。啊！對了，咱們託那個姑娘給辦理一下就得了。」

他們轉回頭去，正好看到芳蘭的背形。於是，那須揚手叫了一聲：「喂，小姐！」

芳蘭回頭一看。

她與他們之間隔著一段的距離，不大聲喊，她是聽不見的。

這時，芳蘭用清脆動聽的聲音說：「您有什麼事啊？」說罷，她放下水桶朝他們走來。

那須也迎上前去，走到她跟前說：「我們忘了請你家主人順便寫個字。喏，就像昨天寫的那樣。」

「噢，是這麼回事。」她好像也剛剛想起來似的，「他好像全忘了。我也稀裡糊塗沒留神。」

「能不能拜託你，請他寫一下。好在你也是證人……只要簡單寫上『北京絕景值二十萬』就行了。這僅僅是個證明。昨天給錢後，文先生寫了紙條，今天沒有寫似乎不大合適。嗯……如果我們再回去請他寫，就顯得太鄭重其事，而且也增加麻煩。倒不如請你這位和藹可親的小姐幫忙辦一下更好些……」

那須竭力用溫和的語調託付芳蘭去做。

從策太郎的願望來講，他倒是贊成這種辦法。他實在不想再和文保泰見面了。

「嗯，好吧。明白了。我去和他說一下。」

芳蘭說罷，向悠悠館跑去，看來她真是一個活潑伶俐的少女。由於芳蘭過於急切，反而使那須覺得過意不去。

「小姐！別那麼著急，慢一些沒關係！」那須大聲說。

那須原本是善意地囑咐芳蘭，不料卻產生相反的效果。因為聲音是從芳蘭背後傳過去的，結果弄得她不知所措，她急忙停下來。可是，她沒站穩，打了個趔趄，險些跌倒在地。由於她反應敏捷，只有一隻手輕輕著地。這隻手像個轉軸似地跐溜一下，她很靈巧地站了起來，又恢復原狀。

芳蘭沒料到自己會因此險些摔倒，反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她站好之後，回過頭去向那須他們羞澀地笑一笑。

「唉呀！真對不起！我只不過說別那麼著急。」那須道歉說。

芳蘭一邊拍掉手上的砂土，一邊解嘲似地對那須說：「哦！是這麼回事啊！」說完，她慢慢地走了。這時，離悠悠館的大門不過五步遠。

她走到門前使勁敲門。

悠悠館雖是一座西式房子，可是大門卻從中間向左右兩邊分開，兩扇門之間用金粉寫著一個「壽」字。芳蘭就站在壽字底下敲門，她略微停了停，又敲了起來。

館內似乎全無反應。

「怎麼回事？」

那須也走上前來。

「真奇怪呀！」芳蘭回過頭來說，「我使勁敲，不會聽不見的。」

「是不是他埋頭工作沒注意？」那須說。

「可是咱們出來還不到五分鐘……就說他在工作吧，也不過是在裁紙。不論怎麼快，還不至於用水浸紙呢，還沒到需要集中精力去做的時候哪。」芳蘭說完，又繼續敲門，而且比剛才敲得更使勁了。可能用力過猛，她把手都敲疼了。

如此這般，亂敲一陣之後又停了下來。室內依然毫無動靜，一點兒也聽不見開門栓的聲音。

「是不是睡午覺哪？」那須問道。

「我家老爺沒有睡午覺的習慣。」

「你說的是平時吧？今天或許是例外呢。他了卻一件大事，可以心定神安了……」

那須講到這兒，感到自己的話有些矛盾，立即緘口不語。

這時，策太郎也隨著那須走到門前。

策太郎覺得思緒混亂，暗自思忖道：「難道發生什麼意外事故了嗎？那須說了卻一件大事，可以心定神安了，實際上工作尚未結束啊。二十萬巨款還放在悠悠館裡呢，無論文保泰如何膽大，白晝他也無法高枕無憂啊！」

「誰去叫個人來，好嗎？」那須忽然嚴肅地說。

此刻，他像追溯往事似的，也感到有些不對勁。

芳蘭緊鎖柳眉，肩膀開始有點兒發抖了。估計她也覺得事情有點蹊蹺。

就像古代美女西施一樣，芳蘭眉頭一皺「百媚具生」。她那柔軟豐胰的面頰春風駘蕩，令人難以捉摸。當她朱唇緊閉、眉梢緊鎖，她的表情就顯得嚴肅剛毅。

剛才她被那須叫回去，正好有個男人走過。芳蘭用雙手攏著嘴呼叫著：「老劉！老劉！」

老劉四十歲左右。策太郎第一次旅居北京，老劉就在文保泰家裡工作了。他幹起活來略嫌緩慢遲鈍，卻很有力氣，搬運笨重的東西少不了他。策太郎依稀記得當時聽說過他是看門老人的親戚。

「什麼事啊？芳蘭。」老劉不慌不忙地問道。

「老爺也許出什麼事了。」芳蘭說話的聲音都變了，「我敲了多少次門，不管怎麼敲也聽不到他的回音。」

「大概他忙於塗墨，不想讓別人打擾吧。」

老劉邊說邊呱嗒呱嗒地邁著大步向芳蘭走了過來。

大門旁邊只有兩扇安裝著鐵柵欄的小窗戶，裡面掛著窗簾。作為密談的場所，大概需要這些吧。

把老劉叫來也無濟於事。他雖然有力氣，但在這種情況下，他既不能出什麼主意，也使不上勁兒。

那須又跑到悠悠館的後面巡視了一下，結果還是搖著頭回來了。

悠悠館後面也有兩個小窗戶。這兩個窗戶比前邊的兩個高，手臂伸直才能勉強摸到。何況安裝的又是不透明的毛玻璃，即或搬張椅子來站上去，也無法看到館內的情況，那須縮著腦袋說：「唉！真糟糕哩，毫無辦法。後面的窗戶裝的是毛玻璃，看不到裡面，前面的窗戶玻璃雖然是透明的，卻被窗簾擋住了，照樣看不見。」

悠悠館的窗戶是根據取拓本的採光要求按主人文保泰的意圖設計安裝的。它的特點是窗戶小，前面的窗戶相當低，後面的則很高。文保泰是個拓本狂，一切都是經他精心設計安裝的。

「哎呀！」

策太郎發現靠近大門的窗戶的窗簾下端翹了起來，那裡約有兩三公分的空隙。他從那微細的縫隙裡隱約地看到窗簾下面似乎有什麼東西。於是，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

「怎麼回事啊？」

那須聽到策太郎哎呀一聲，急忙走過來問道。

「這個窗簾的下邊略微捲起一點，通過這個空隙能不能看到裡面的情形呢？」策太郎指了指那裡。

「這很難哪。那麼小的縫隙，能看見什麼呢？」

「不過，要是蹲下去呢？……」

於是，策太郎蹲了下去，從窗簾的縫隙向室內看。

「你這麼看，也不過像是從鑰匙孔裡看一樣，只能看到極少的一部分。」那須在策太郎頭頂上嘲笑地說。

這時，策太郎突然使勁抓住那須的褲子。

「怎麼了？」那須問。

「正像您說的那樣，只能看到一點兒。」

「不出我所料吧？！」

「可是，我看到了文保泰！」

「嗯？」

# 第七章毒刃

這麼一來，文保泰的屍體終於被發現了。

不，也許此時還不能算是屍體。

文保泰的上半身依在放倒了的石碑上。像是摟住石碑一樣。

不過，他的姿勢不像是在取拓本。

窗簾縫隙極小，就像從鑰匙孔裡看室內一樣，是看不清的。雖然他的身體被石碑擋住一部分，然而看樣子，他是沒有動靜的。

「咱們不能再磨蹭了。」

策太郎站起來，他發現在嶄新的石碑上有鮮紅的血跡。

那須也立刻蹲下身子，從窗簾縫向裡看了看。可是，他說沒有發現血跡。如此看來，策太郎的視力比那須強多了。

不過，策太郎這時並未想到文保泰是被殺，他還以為文保泰吐血了。

說不定是由於工作疲勞，頭暈目眩，腦袋一下子撞到石碑的角上，以致流血了。

「要去請醫生！不過，怎麼才能進去呢。」策太郎一邊叫著，一邊環視四周。

「怎麼了？」芳蘭問道。

「你家主人好像受傷了，血流得相當厲害，一點也不能動。」

「哎呀！真的嗎？」芳蘭驟然變色。

「不管怎麼說，趕快想辦法進去搶救！」

策太郎急切地講。然而著急也沒有用，首先得想辦法進屋。

窗戶都安裝了鐵柵欄，即使砸碎玻璃也是進不去的。是破門而入，還是爬上屋項打破天窗鑽進去呢？此外，看來再沒有其他辦法了。

正在從窗簾縫向裡看的那須站起來說：「他那樣子好奇怪啊！」接著又急切地講，「現在看來只好砸門進去了。有沒有圓木頭？」

芳蘭聽了眉頭一皺，然後，立刻指揮說：「老劉，你趕快把猴樁子拔出來。我去叫人……還要趕快去請大夫啊！請土井策太郎先生去告訴我家老爺的家眷，那位先生，請您暫時留在這兒。」

猴樁子是指拴馬的圓木頭，一般都安放在大門外面，是一種很普通的木棒。文家並沒有將這種木棒加以固定，隨時都可拆卸下來。

文保泰家裡有十幾個傭人，由芳蘭把他們集中起來。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芳蘭充當了臨時召集人。

然而，通知文保泰家眷的事在等級制度極為嚴格的社會裡，還是需要考慮具有同等身分的人出面比較合適。在這種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一個僅僅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依然能頭腦清醒地處理這類問題，的確令人欽佩。

策太郎趕緊跑去正房。

策太郎第一次旅居北京就是文家的常客，和文保泰的家眷都很熟。最近一段時間，他拜訪文保泰幾乎都是在悠悠館相會，但也曾去過文家。所以，由策太郎去通知是非常合適的。

事後策太郎會對芳蘭讓自己做這件差事感到不滿的。可是，當時他沒有思考的餘地，甚至沒有想到文保泰可能已經死了。

這時，專門侍候文保泰夫人的侍女正在閨房前的廊簷下。

「趕快通知夫人，你家老爺在悠悠館受傷了。」

這位年過三十的侍女突然聽到策太郎的通知，有些沉不住氣，像孩子似地驚叫了起來：「真的？哎呀！」她立刻跑進夫人的房間。

這間房由掛著的薄綢子隔成兩半，外面的作為休息室，裡面是臥房。沒有其他隔音設備，裡面的交談聽得很清楚。

「老爺受傷了！是重傷啊！太太，怎麼辦哪？……是土井策太郎先生來告訴的，他在外面等著呢！」

侍女顯得驚慌失措，說話的聲音都變了。

其實，策太郎並未說受重傷，大概侍女從他的表情察覺到這一點了吧。這位侍女驚慌失措，講起話來顯得六神無主。

「別慌！鎮靜些。」文夫人極其沉著地責備侍女。

大概為了顯示一下做太太的威風吧？！可是，也未免過於冷靜了。

轉瞬間，夫人出現在走廊。她若無其事、慢條斯理地問策太郎：「聽說老爺受傷了，傷勢怎麼樣啊？」

「這倒不清楚，我們只不過是從悠悠館窗簾縫裡看到的。只看到一點，不清楚……門是從裡面扣上的，進不去……現在只好讓大家把門砸了。」策太郎不安地說。

「這麼做太過分了吧？」文夫人聽後說道。

「嗯？怎麼？」

「幹嘛要把門砸壞啊？」

「不過……」

策太郎感到夫人尚未了解事情的嚴重性。

他又重新審視夫人的表情。她大概以為文保泰只不過是扭了一下腳踝，或是腿部蹭破了一點皮而已。

「我是從窗簾縫裡看見文先生流血了。」

「血？……果真……」

說也奇怪，傭人過分驚慌失措，夫人卻過分沉著。如果從急忙前來報告消息的使者的角度看，這倒是值得慶幸的事。不過，策太郎總覺得夫人的態度實在是不可思議。

策太郎回到悠悠館，大門已被砸開了。

悠悠館大門不太牢固。文夫人又姍姍來遲。婦女走得慢這是事實，然而，當夫人聽到丈夫受傷後，為什麼不盡快趕來呢？

策太郎跟著她慢吞吞地走來，心裡急不可耐，真覺得有說不出的氣惱。

文夫人是滿族人，自然不像漢族婦女那樣纏足。可是，她穿的是木頭高跟蓮花盆底鞋，無法走得快。

她的髮型梳成滿族婦女特有的「兩把頭」，這種髮型將頭髮從頭的頂部向兩邊分開來，呈鳥羽毛狀。梳這種髮型，單靠自身的頭髮是不夠的，很多人要添加假髮。為了不使頭髮散落，還要在裡面放些有分量的東西，走起路來還得保持身體的平衡。

在砸破了的門前，芳蘭正在拼命阻止聚集在門口的傭人們擁入悠悠館。

「你們不要進去。大家安靜地等大夫來。」

人們給文夫人和策太郎讓路。傭人們留在門外。

那須和老劉已進到館內。

那須蹲在文保泰身旁，老劉呆呆地站立在一邊。

「怎麼樣？」策太郎悄悄地問。

那須緩慢地站起來說：「醫生來了也沒用。」

「這麼說……」

「脈搏已停止了跳動。而且瞳孔也……」

「是心肌梗塞，還是腦溢血？」

「都不是。」那須搖搖頭說，「是手法高超的殺人案件。」

「真是這樣嗎？」

「你看文保泰的左肩下面。」那須說。

文保泰的屍體未被挪動過。那須在旁守著，打算一直等到醫生的到來。

策太郎看了看文保泰的左肩，果然不錯，在文保泰左肩下面有一個閃閃發亮的東西。

看來，利刃部分最多長一公分。其實，與其說是刀，莫若說是一根粗針。

在他的肩胛骨上，不知刺進去多深。看起來，整把利刃不過長五、六公分。

「這利刃真像小孩的玩具。」

策太郎不由得聯想起來：當日俄兩國形勢告急之際，日本國內掀起了戰爭熱。甚至連一般點心鋪子都賣槍啦、佩刀啦等兒童玩具。有些佩刀的大小與文保泰身上的利刃十分相似。

然而，插進文保泰左肩的畢竟不是玩具，而是凶器。血從傷口流出來，灑在石碑上。

「用這種利刃刺人，就必須像拿著筷子那樣，捏著插進去才行啊！」策太郎搔著腦袋思索著。

這把利刃像根粗針，沒有柄。

相當於柄的部分只有兩、三公分長，呈圓形，當然，不能安裝刀刃。這根利刃的頂端像鐵釘，有個略微寬平的「釘子頭」。

「真是奇妙的凶器啊！」策太郎自言自語地說。

此刻，那須怒氣沖沖地講：「少囉嗦。應該想想凶手到底是怎麼進來的。」

他們講的是日本話，文夫人是無從明白的。

當文夫人看到僕人們聚集在悠悠館門前，她突然覺得不安了。可是，直到她走進悠悠館，還面帶微笑呢。

在那須和策太郎兩人短暫交談的過程中，文夫人走到丈夫身邊。當她看到文保泰左肩下閃閃發亮的利刃，以及石碑上的鮮血時，不由得哀叫了一聲：

「哎呀！」

在此之前她一直保持沉著鎮靜，當她突然顯出驚慌失措的神態時，反而使人覺得異常。

那須急忙抓住她的衣袖。

「怎麼了？他死了！」

文夫人說完，頓時覺得眼前一片昏暗，當場倒了下去。

「糟糕！她昏過去了……根本不應該把她帶到這兒來。」那須責備說。

「可是，當時文夫人很鎮定。看來非常平靜的啊……」策太郎解釋說。

「老劉！」那須叫站在自己旁邊的那個身材魁梧的男子，「趕快讓芳蘭和兩三個女傭人把太太扶到什麼地方躺下來。」

「是！」老劉慢吞吞地走出悠悠館。

人們把不省人事的文夫人暫時安置在日本席子上。她一隻手直伸著，一隻手抓住丈夫的腳。

過了一會兒，芳蘭和兩個女僕又把夫人揹了出去。

「真奇怪！」那須邊講邊環視館內。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不該發生的。」策太郎說罷，也看了看四周。

他和那須不同，他來過多次，對室內的情況比較熟悉。他早就知道，悠悠館的大門一關，這所房子就變成了密室。

「咱們離開時，的確是聽到後面傳來了扣門栓的聲音吧？」那須問道。

「一點沒錯，我也聽到了。他已經習慣了，他一個人在屋，是一定要把門拴上的。」

「這也是怪脾氣……暫時不管它。咱們仔細回憶一下，當咱倆，不，還有女傭人呢！我們三個人離開他房間，走到住宅的後門，不過一分鐘左右。當咱們再轉回去，總共也就是兩分鐘。然後，那個女傭人去敲門。她是跑步去的，不過用了半分鐘。不，僅僅是二、三十米長的路，恐怕也用不了那麼長時間……我是說，文保泰大概是在三分鐘以內被殺死的。」

「剛才文保泰還很精神呢。他的心情也很舒暢啊！」

與那須相比，策太郎和文保泰的交情更深一層。雖然文保泰以經紀人的身分詐取了五萬塊錢，使策太郎生他的氣。可是，從學習拓本技術這個角度上說，文保泰畢竟還是老師啊。

策太郎略微思考了一下，蹲下身子向文保泰屍體合掌拜了拜。

「土井君，文保泰到底把那麼多的錢放到什麼地方了呢？」

「啊！那個……」

策太郎正想指向椅子旁邊的地板，立刻住口了。他確實看到文保泰把擺在桌子上的一捆捆鈔票放到地板上的。

可是，現在不見了。

「是啊！我也看見他把鈔票擺到地板上的呀！他還收拾了桌子。」那須看著天花板說。

「我知道這兒有很多錢，剛才把門砸開時，除老劉以外誰也沒讓進來……這個房子就像畫家的工作室，沒有擺書架、櫃子一類東西。只要眼睛轉個圈兒，就可以一目瞭然……可是，現在奇怪呀！二十五萬元沒有了。它不是幾張紙條子，而是二十五萬塊錢哪。就是英鎊，體積也不小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時，策太郎的頭腦裡一片混亂，他無論如何也解不開這個「謎」。

「我真是一點也不明白。」策太郎說。

「是啊。他媽的！連我也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須的話聽來很粗鄙，策太郎也不能不點頭稱是。

此刻，策太郎確實陷入混亂之中。那須則不然，不管遇到什麼情況他都能冷靜地對待。他畢竟是受過諜報訓練的，極少有激動的時候。

然而，遇到這種情況，連那須也感到棘手了。不多時，芳蘭請來了一位戴金絲眼鏡的醫生。

「以後的事，只有拜託醫生了。咱們走吧！」那須催策太郎快走。

於是，他們二人走出了悠悠館。

「找警察不好嗎？」策太郎問那須。

「北京有警察嗎？」那須搖搖頭說。

在此之前，維持首都治安的是步軍統領【註】，至於市井瑣事均由各「坊」處理。北京城共分十個坊。清廷效法袁世凱搞軍隊現代化的做法，用現代化設備武裝警察，並派人出使外國考察有關警察方面的情況，以便改革機構。但在義和團事件發生時，北京正處於無警察狀態。

【註】官名。清代提督九門巡捕五營步軍統領的簡稱。掌管京師正陽、崇文、宣武、安定、德勝、東直、西直、朝陽、阜成九門內外的守衛巡警等職，由親信的滿族大臣兼任，通稱為九門提督。辛亥革命後仍沿設，一九二四年其職權歸入京師警察廳──譯者註。

義和團事件爆發後三年，北京好不容易逐漸安定下來。但是，北京內城外城新設置的巡警總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至今尚令人懷疑。

從事過諜報工作的那須，似乎覺得自己要比清朝巡警總廳更有能力處理這類案件。

可是，策太郎問及此事時，那須卻採取了搖頭的消極態度。他心裡想：「現在連我都感到無能為力，更何況那些愚蠢的傢伙呢。」

他們走出悠悠館，在井邊的一張陶瓷凳子上坐了下來。

在這個遮雨篷子的水井旁邊，有一間存放水泵和水槽的小房。

看到這間小房裡的設備，那須便聯想到另一個人。他說：「那桐家裡也有這類設備。」

清廷的顯貴那桐在那須所住的金魚胡同建造了一套規模宏偉的住宅，還安裝了家用簡易自來水管。當時這種設備在北京城亦屬罕見。

「這口井的水是通向悠悠館的。」

策太郎自言自語地說。這時，在他腦海裡像上天給予了啟示似地突然閃現出一個念頭。

到目前為止，他一直認為悠悠館是個密室；然而，現在看來，悠悠館和外部的連繫並未完全被切斷。

「到底該館與外界有什麼微妙的連繫呢？簡易自來水管確實被引進悠悠館。然而，那只不過是金屬管。何況鑿牆時要在洞的周圍用水泥把這種金屬管固定下來……」

策太郎前思後想感到不對勁，又責備自己：「我今天怎麼了？真笨。實在不大正常啊！」

「不可能通過直徑數公分的水管和外界連繫吧？這麼細的管子，只能輸水啊……」

策太郎嘟嘟囔囔的聲音傳到那須的耳朵裡。

真不愧是那須，他的感覺的確敏銳。他彷彿察覺到策太郎考慮的問題和他那傻裡傻氣的神態。於是微笑著說：「不管哪一家安裝水管、煙囪和排水孔，都要在牆上鑿洞的。悠悠館既然有家用簡易自來水管，當然要有供水口啦。實際上，沒有一家能將家院嚴絲合縫地密封起來的喲。」

那須說到這兒，抬頭看了看悠悠館。然後又歪著腦袋說：「不過，這兒似乎沒有煙囪。」

「悠悠館只是工作場所，不會生火燒水做飯的。」策太郎解釋說。

「可是，北京冬天很冷啊。悠悠館好像連個炕也沒有。」

「聽說嚴冬一到就不工作了。事實上現在已經快到冬天。據說到那時悠悠館就鎖上門，來春才再開始工作呢。」

「是嗎？對業餘愛好者來說，這樣做是無所謂的。現在連咱們坐在這兒都覺得有些冷了。是不是因為悠悠館不用火就沒設煙囪呢？反正他們家裡人不在那兒住……」那須抱著胳膊說。

如果從密室的角度觀察，悠悠館確實有高度的嚴密性。

輸水管只連水槽或水井，而悠悠館唯一與外部相通的地方只有排水口，排水口用的管子是很細的鉛管。這根鉛管從牆壁伸出來不過五公分，管口朝下，它的下面就是水溝了……

「連嬰兒的手都伸不進去嘛。」策太郎自言自語地嘟囔著。

「啊！你說的是排水口嗎？」

機敏的那須立刻理解到策太郎的意思：「你說這話似乎理由不充分。倘若你是清政府的警察，調查這個案件時，你首先從哪裡著手呢？」

「嗯，是啊……」

策太郎像考生一樣，聚精會神地思考著。他想，悠悠館的四個窗戶都是由裡面扣上的。當初他進入悠悠館，立刻就發現了這一特點。

在該館封閉起來的情況下，誰都進不去。假若進去，只有用剛才的辦法，用猴樁子破門而入。

在這種情況下，文保泰肩上的凶器只有從外部投進去。然而，無論使用撒手鐧的人技藝多麼高超，也無法從密封著的建築物外面向裡面投擲凶器。

不由窗外投進去，可否由天窗投進去呢？

經過一番思考，策太郎回答說：「那應該從天窗那裡進行調查。」

「嗯。我也是這麼想的。」那須以讚賞的口吻繼續說，「也許有人躲在屋頂上，等客人走後卸下天窗，將利刃投下去……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設。但也還是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要在極短的時間內立刻卸下天窗才行。但還是不合理，利刃是從正面直接刺進文保泰肩胛骨的。從這個角度上看，是在同一水平線上從天窗上投擲下去，不可能是現在這種樣子。文保泰是坐著被殺的！」

「對呀！是您說的那樣……」

策太郎想，自己到底是外行，對問題的分析和內行人的確不同。

在現場，他也觀察了被害者的傷口。可是，他完全沒有注意到角度問題。雖說他的視力很好，可是在觀察問題時，他不如那須那樣敏銳。

「不過，你別洩氣啊。」那須安慰說，「咱們談論的多是不切實際的假設，但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您說的是從天窗向室內投擲凶器嗎？」

「是的。如果這一推斷成立，就必須考慮到當時文保泰是四腳朝天躺著睡的。這也並非笑談，是有可能的。假如這樣，一般說，當工作告一段落，鬆了一口氣躺下來休息，身體就成了『大』字形了。」

「是啊。完全有可能……何況有三張日本席的寬度。不過……」

策太郎腦海裡浮現出文保泰身體成大字形躺在日本席上的形象。他想，文保泰為什麼會這樣呢？從現實情況看，確實是難以想像的。

策太郎沒有看過文保泰睡覺的姿勢，假定像抽鴉片煙那樣側身而臥，有一個肩膀是朝下的……在這種情況下，從天窗投擲凶器，不就形成斜刺了嗎？

「你說的『不過』是指什麼？」那須責問道。

「不是別的，我忽然想起，那個老頭子能否睡成大字形呢？……」

「你是不是說，他不可能睡成大字形？」

「哎……憑直覺，我似乎覺得有些……那種睡姿似乎是不適合他。這不過是感覺而已。」

「不，爬上屋頂就會明白的。等巡瞥來了，咱們首先建議他們到屋頂去調查吧……嗯。看來，從天窗投擲凶器的推斷似乎不大合理吧……不，也並非不可能。說不定仰天而臥的文保泰在肩膀上被刺了以後立刻爬起來……嗯，是啊。當時他扶著石碑，然而就在此時，他已精疲力盡了……」

那須正在說話，背後傳來了清脆的聲音：「土井先生！」

回頭一看，原來是芳蘭，她站在悠悠館門前揮著一隻手招呼他們。

策太郎站了起來。

「大夫說有話對您說。請您來一下。」芳蘭說。

「好。我馬上就去。」

於是，策太郎又向悠悠館走去，那須也跟在後面。

到了悠悠館，醫生正在門旁等著呢。他見到策太郎，小心翼翼地取下金絲眼鏡。

「想拜託您一件事。您到外國醫院請位大夫來好嗎？」醫生說。

「嗯？」

策太郎感到有些驚訝。

他並不是因為讓他去請外國醫生而感到吃驚，而是由於這位醫生能講一口流利的日本話。

「哎呀，哎呀，這個……」醫生苦笑著說：

「我曾在東京留過學。當時，我把長辮子盤起來塞進學生帽裡。我的頭頂就像是撐著小帳篷似的……那是過去的事了。我用日語和您講話，是為了不讓旁人知道。這樣做會方便些……」

「為什麼要到外國醫院請大夫？」

「有些事必須調查清楚……這兒的主人不是內出血死的。而且，凶器沒有刺中要害，傷口也不深。」

「那麼？」

「我想是不是利刃上塗上毒藥了？……不，在沒有調查清楚之前，做大夫的也很難下結論。我只是推測罷了……說不定是塗上了一種「遼鳥頭」【註：一種有劇毒的植物，過去有人用此製造毒箭，也可藥用，製成止痛劑──譯者註。】的有毒藥物……化驗才行。不過，我這兒沒有那種設備和材料。您明白嗎？」

策太郎點了點頭，在他後面的那須也點了一下頭。

# 第八章那公館

以前那須啟吾常說，北京金魚胡同有兩個那公館。

第一個那公館是指清朝外務部尚書、外務部會辦大臣兼步軍統領那桐的府邸。

另一個那公館，就是那須的住所。那須啟吾姓名的第一個字也是『那』字，他就詼諧地稱自己的住處為「那公館」。不過這個那公館只是一間極其簡陋的租房罷了。

據《順天府志》等史料記載，很久以前金魚胡同也曾叫作金銀胡同。據說，往昔此處有魏騎營、軍械庫等。直至今日，這條胡同附近還有個稱作校尉營的地方。校尉營的東邊是陸軍將校的辦公處，之後乃成為北京警衛司令部，金魚胡同位於紫禁城附近。清廷文武官員的住宅多設在此處。同時，金魚胡同離外國使館區東交民巷也比較近，在這裡居住的外國人也不少，尤其是日本人。這條胡同是東西走向，南北兩側的住房將胡同夾在中間，南側住宅多屬那公館。那公館旁邊有座花園，當地居民稱為「那家花園」。

那公館的主人那桐，字琴軒。

他是滿族中以最勇敢善戰聞名的葉赫那拉氏的後代。至於那桐本人，與其說他勇敢，莫若說他足智多謀。這也許是對他的過分讚揚。實際上，他是以溜鬚拍馬、阿諛奉承著稱於世的。

義和團事件發生後，他被起用處理善後問題，這便為他的飛黃騰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此之前，他踏入仕途已三年，卻無多大名氣和地位。

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西太后攜同皇帝、皇族宗室、達官顯貴逃往西安。此時，正需要有人在北京和外國人進行交涉和處理義和團事件。

當時，除降職為兩廣總督被貶至廣東的李鴻章以外，沒有其他人能勝任上述工作。處理和談問題，李鴻章是有經驗的，有人把他稱作處理戰敗的專家。

但是，八國聯軍方面提出，希望議和全權代表除李鴻章外，還應當有一個皇族代表。然而，當時絕大部分皇族都亡命西安。

此時，正好有一個慶郡王的皇族在北京近郊避難。於是，亡命西安的清政府便任命他為皇族代表，升格為親王。在此之前，慶郡王是個窮皇族，在政界方面沒有經驗。他被任命為議和全權代表之後必須起用幕僚。但是，他不敢起用大人物，便選中了在順天府愁悶度日的那桐。

李鴻章、慶親王組成議和全權代表團，李鴻章手下的首席幕僚是山東巡撫袁世凱，慶親王手下的首席幕僚是那桐。

這樣，袁世凱與那桐後來關係十分密切。

袁、那兩人性格迥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之處。他們二人均非進士出身。進士是擢升高級官僚的重要階梯。袁世凱由李鴻章撫養成人，而那桐是慶親王一手提拔起來的，論資格只不過是進士下面的舉人而已。

義和團事件後三年，那桐如旭日東升，不斷得勢。其盟友袁世凱因李鴻章病故，像繼承遺產似的晉升為直隸總督。當時，袁只不過四十多歲，其飛黃騰達之迅速，的確超乎尋常。

那桐得勢以後，他那雞蛋型的臉龐胖多了，顯出一副福相。他大腹便便，儼然是不可一世的人物。

文保泰突然死亡的那一天，那桐從外務部回到家裡，祕書立刻向他報告了此事。

那桐兼任步軍統領，祕書向他彙報文保泰之死，也可以說未必僅僅是私人關係。

「那不是很奇怪的嗎？悠悠館經常關得那樣嚴實……看來，可能是家裡人搞的吧……，難道那傢伙會自殺嗎？」那桐說。

「不，根據和他最近見過面的兩個日本人說，當時文保泰的心情是很舒暢的，還說馬上就要取拓本，正興致沖沖地做準備呢。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自殺呀！」

祕書將自己所聽到的如實作了彙報。

「是啊！……只要有人請他取拓本，那傢伙都是非常熱心的。」

那桐雖這麼說，實際上他知道文保泰之所以興高采烈，不僅僅是因為取拓本，而且是由於得到巨額賄賂。再說，文保泰絕不會輕生，這一點，那桐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想：「文保泰白白撈了五萬塊錢，怎麼會不高興呢？……」

實際上，起初文保泰在充當掮客這一角色時，就曾經向那桐提出傭金的事了。

當時，那桐對他說：「那你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嘛。」

結果，他真的和日本方面講價錢了，直到講定給傭金五萬元為止。

這種人怎麼會想死呢？

「那兩個日本人說，屋頂有可疑之處。希望從屋頂上進行調查。」祕書說。

「屋頂出什麼事了？」

「有天窗……他們懷疑凶手有可能從天窗爬到屋裡去，或是從天窗那兒投擲凶器殺死文保泰。」

「調查結果如何？」

「天窗沒被拆掉，還是固定著的。天窗上塗了厚厚的一層油灰狀的黏性材料，很牢固，可以說無法移動的。上面的玻璃一點也沒有損壞。」

「那……那不是很奇怪了？」

「怎麼想也想不通，真像變戲法。」

「人已經死了，怎麼會像變戲法那樣輕率呢？不管怎麼樣，文保泰和咱們還是相識啊！……」

那桐的雞蛋型面孔上並沒流露出什麼哀痛的表情。

「是的。我說話不當。真對不起……請您饒恕。」祕書畢恭畢敬地行了個禮。

「算了。你退下吧！」

此時，那桐顯得有些不耐煩似地示意他走開。

「啊？……是，是……」

祕書感到非常意外，他本以為那桐肯定會再三垂詢文保泰的死。不料，那桐卻是這樣的態度。

祕書退出時，納悶不解地頻頻回頭看那桐，然後，掃興地走了。

實際上，那桐不是不關心。他迫切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他想，此事應當由另外的人來向自己彙報。

他沉浸在凝思中，心想：「文保泰是在兩個日本人走了以後死的，這說明二十萬塊錢已經交給文保泰了。不，如果把送給文保泰的錢合起來應當是二十五萬。現在不知道這些錢怎麼樣了？」

那桐一心只盤算錢的事。

「這件事，估計了解內情的芳蘭會前來報告吧。不過，她為什麼遲遲不來呢？是不是被巡警盤問了呢？如果是這樣，還是發布命令算了稱……」

只要頒布的命令蓋上步軍統領大印，一切都可以按照那桐的旨意去辦理了。

這就是權力的妙處吧。

那桐這種人，並不是一開始就置身於權勢之中。但那些從旁以羨慕的目光來看待有權勢的人，則認為權勢具有無限的魅力。

只要有朝一日權力到手，隨時都可找個藉口抖抖威風，發揮權勢者的威力。然而，那桐並沒有這麼做，他打消了這個念頭。

「行賄的錢，來路不正。交錢的日本人是當事人，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將那筆行賄的錢說出來？！錢已交出，他們也只能閉口不言，這麼一來，放在文保泰那裡的二十五萬塊錢，不就歸文保泰所有了嗎？當然，也絕非沒有辦法拿回來的。」

「現在我要通知芳蘭，叫她立刻前來。確若涉及到錢，就可以了解到文保泰事件與我那桐的關係了吧……」

那桐一面忖度，一面作了周密細緻的設想。

那桐處理事情一向採取明哲保身、小心謹慎的態度，在宦途上他是一帆風順的，從榮任軍機大臣，直到晉升為宰相。可惜的是，清朝天命將盡，從此時開始不過九年即壽終正寢了。那桐便成為清政府的最後一任宰相了。當時，一些人預言說，像他這種擅長「游泳術」的人當了軍機大臣後，清朝的壽命也就算告終了。

那桐剛想通知芳蘭速來，立刻又自言自語地講：「不，還是再等等吧。」

正由於他處世謹慎、明哲保身，他才能飛黃騰達到今日。就是對待芳蘭也是極其慎重的，他還是抑制住了急切的心情。

大約過了一小時，祕書又來彙報了：「據說，文保泰之死與被竊無關。文保泰那裡沒有丟失什麼。凡是值錢的東西文保泰一向都不放在家裡，至於書畫古董就更不用說了。他平素只是留極少一點錢供眼前急需。聽說，就是這麼一點錢也沒有被偷。」

「是嗎？……」

那桐待祕書退出之後才流露出不愉快的表情。

祕書只知道那桐認識文保泰，並不了解接受賄賂的事。

「二十五萬是一筆不小的數字啊！」那桐嘟囔著說。

不管怎麼樣，只有等芳蘭來了才能知道詳情。

黃昏時，芳蘭好不容易出現了。

那桐有若干愛妾。那些侍女住的後門一帶，實際上是他的後宮。

像平時一樣芳蘭從後門進來。

那些侍女是知道芳蘭的特殊地位的。她們都聽主人那桐說過，芳蘭是慶親王寄養在家裡的，這件事對她們說來已不是什麼祕密了。

只不過她們不太了解這個芳蘭是屬於什麼性質的角色。

她們猜測芳蘭是慶親王寵愛的人，由於慶親王懼內，只好悄悄地把她藏在主人家裡了吧。

可是，為什麼那桐又將芳蘭寄養在文保泰家呢？這一點那桐後宮裡的人是不了解的。

儘管如此，她們認為芳蘭還是一個有特殊地位的女人。當芳蘭從後門進入那桐家，便由丫鬟領班將她帶到主人的客廳裡。當時，那桐正在客廳裡等待著。

「你幹什麼來了？這麼晚……」

那桐像是生氣地說。其實他早就盼望她來了，心想，怎麼現在才來！

「讓她到裡面去吧？」領班問道。

「嗯……不知到底有什麼要緊的事？咱們到這邊來。」那桐擺著陰沉的面孔說。

實際上，慶親王將芳蘭寄養在那桐家，是把她當聯絡要員來使用的。然而，那桐此時已是顯貴了，也要避避嫌疑，以免有什麼流言蜚語，便讓文保泰擔當聯絡員，並將芳蘭寄養在文保泰家中。

芳蘭受到重用和信任，是由於慶親王的寵愛。

芳蘭那圓圓的面孔、嬌嫩的臉蛋，看來年輕可愛，見過她的人都以為她最多也不過十七、八歲。但是，實際上她已芳齡二十二了。她的容貌姿色以及比實際年齡小的模樣，可以說是芳蘭的武器。一般人都不會對她有什麼懷疑的。

至於慶親王如何發現她，連那桐也不知曉。不過，慶親王曾對那桐說，芳蘭是別人寄養在自己家中的，之後就把她轉讓給那桐了。

這裡附帶提一下，不知是什麼緣故，慶親王的長子振貝子對芳蘭並無好感。

清朝凡是親王之子，均稱為「貝子」、又稱「貝勒」。振貝子本名載振。

按照清朝皇室規定，每一代皇族的名字上面的第一個字應當是統一的。例如，西太后之夫咸豐皇帝那一代均用「奕」字，其下一代用「載」字，再下一代用「溥」字。

慶親王名奕劻，他兒子的名字之上一定要加個「載」字，叫「載振」。習慣上一般只稱呼名字，振貝子的由來就在於此。

當時，振貝子年輕，銳氣方剛，長得眉清目秀，滿族貴族婦女都很賞識他。

為什麼振貝子討厭芳蘭呢？有一次慶親王問他，他吐露真情說：「不就是因為芳蘭是漢族女子嗎？」

由此可知，振貝子的滿族至上思想非常嚴重；振貝子竭力反對慶親王讓芳蘭擔任聯絡員，並迫使其父攆走了芳蘭。

然而，慶親王賞識芳蘭的才能，便將她寄養在那桐家。

當芳蘭進入客廳後，那桐立即問她：「錢的事怎麼樣了？今天肯定收到了二十萬。不，加上給文保泰的五萬，總共二十五萬元。」

那桐是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為彼此都了解內情，不必再拐彎抹角。

「錢始終沒找到。我是見證人，親眼看到文先生把一捆捆鈔票從桌上放在地板上的。可是，砸門進去時，那麼多的錢，居然無影無蹤了。」芳蘭說。

「什麼？太混賬了！」

「是，是真的。當時我也懷疑自己的眼睛了，可是怎麼找也沒找到。這是千真萬確的……我找遍了悠悠館，始終沒找到。」

「那麼，那些打破大門的人呢？……他們是不是一窩蜂地擁進悠悠館裡去了？」

「不，我把他們攔住了。雖然他們都想進去……我想他們不了解情況，房子裡又有那麼多錢……」

「那麼，只有你一個人進去了？」

「不，還有兩個日本人。我是和叫那須的男人進去的。那須就住在附近。」

「這麼看來，是不是當你攔住那些想進去的人，他趁機把錢……」

「我想，不會有那樣的事。」芳蘭說。她輕輕地搖了搖頭。「雖說是英鎊，但到底是二十五萬塊錢哪！體積相當大，不可能放到口袋裡。即使用兩隻手去抱，一次也抱不完呢！」

「是嘛……」

那桐的細眼不停地眨巴著。他本來就是小眼睛，加上肥胖的面孔，就越發顯得眼睛小了。

「說不定是這丫頭……」

那桐懷疑了。

她與日本人合謀，不是就可以把錢偷走了嗎？

倘若如此，那麼在文保泰死之前，她與他們就有預謀了。

文家的傭人打破門，芳蘭不許他們進去，但他們勢大人眾，可能一擁而入。

悠悠館內部空蕩寬敞，沒有屏風、隔扇、木板等加以隔開，一眼便可看到館內的全部情形。

門口，一雙雙好奇的眼睛注視著悠悠館。在那種情況下，私自拿走二十五萬塊錢是很不容易的！

再說，文保泰到底是怎麼死的呢？

芳蘭把他死的情形從頭至尾地重新說了一遍。

她比祕書講的詳細得多，總算有了些頭緒。

雖然芳蘭詳細彙報了文保泰死的前後經過，然而，他到底是怎麼死的？這個迷始終沒解開。

懷疑擔當機密聯絡任務的芳蘭，的確不合適。

不過，那桐這類人，除自己之外是誰也不信任的。就是對將他培養起來使之飛黃騰達附於麟尾的慶親王，他也不相信。何況芳蘭是慶親王寄養的，怎麼能相信她呢？

那桐起用芳蘭，只不過受慶親王之託，難以謝絕罷了。

那桐過去任戶部主事時，自然沒有什麼權勢。可是，現在不同了，他已是大臣尚書。很多事無須親自過問，尤其是錢財，他是不宜直接插手的。可是收賄，必須有個證人。而芳蘭又是受慶親王之託，況且，除芳蘭外又無其他合適人選。總之，那桐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芳蘭的。

他不大相信芳蘭，然而又不使對方察覺，這就是那桐的為人特徵和手腕。而這些就成為那桐升官發財的有力支柱。

那桐和芳蘭談話時，總是盡量避免和芳蘭的視線相接觸。每當他與芳蘭對視，就彷彿會被吸引過去似的。

當芳蘭彙報文保泰被殺的詳細過程時，那桐完全像是坐在劇院的最前排看戲似的，覺得非常清楚。他心中暗自思忖：「芳蘭的口才非同一般。看來，自己對她要多加小心啊。」

「真奇怪啊。我有生以來還沒有見過這種事。」芳蘭彙報完畢，用這樣一句話作了小結。

「你今年幾歲了？」那桐突然問道。

「是……唉，已經二十二了。」

「別說你沒有見過這種事，我活了五十年，也從來沒聽說過一個人從屋裡面扣上門栓，居然還會被人殺害的。」

其實，那桐邊聽芳蘭彙報，邊用懷疑的眼光盯住芳蘭，想從中找出漏洞。可是，直到她彙報完畢，也沒有發現任何破綻。那桐對她更加警惕了。

昨天，芳蘭和文保泰很順當地送來一百萬元，當時，文保泰繃著臉，太陽穴還微微跳動，可是，芳蘭卻和平素一樣，坦然自若。

在百萬巨款面前處之泰然，那桐覺得她真是個難以捉摸的怪物。

「唉！真是令人不快……」

芳蘭離去後，那桐嘟嘟囔囔地自語道。

她走後，慶親王的使者來了。

「嗯？您來了。有何貴幹？」

那桐發揮了他那有名的阿諛奉承的本領。

可是，使者搖搖頭說：「不，沒有什麼別的事。我只是向您報告，據說俄國公使要來拜訪。」

# 第九章政客往來

北京的衙門都設在清朝皇帝居住的紫禁城旁邊。兵部、工部所在地正處於外國公使館所轄地區和被指定為治外法權地區，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被迫遷移。

外務部恰好不在上述地區之內，所以未曾遷移。

如前所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舊體制是不承認世界上有和中國對等的國家存在的，毋須設置管理外交事務的行政機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才不得不承認存在對等的國家。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設立管理外交事務的行政機構。這個機構最初掛的牌是：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地點是在北京的東堂子胡同，房子利用了原來的「鐵錢局公所」（即製造局）。同時為了招收學習外語的學生和供歸國外交官們在北京逗留時居住，還將「鐵錢鑢房」（即貨幣鑄造所）加以改建，起名為「同文館」。

不過，同文館很快被撤銷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稱外務部。民國成立後又改稱為外交部，而且將該部遷至鄰近的石大人胡同的原「寶源局」內。這是後話，不必多提。

光緒二十九年，外務部設在東堂子胡同的一所粗糙而又古老的房子裡。

外務部總理大臣兼軍機大臣慶親王，事務繁多，並非每天都到東堂子胡同的外務部視事。

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那桐卻幾乎每天都去視事。

那天，慶親王未來視事，那桐昏昏沉沉地假寐著。就在此時，俄國公使萊薩前來拜訪。

俄國公使館就設在使館區附近的東交民巷。中、俄兩國由於國境線的劃分和通商問題，已接觸了多年，在各國使館未設立之前，就有「俄羅斯館」的代表機構駐在北京。之後，直接將該館改為俄國公使館。

顯然萊薩來訪的目的，就是為了敦促迅速批准撤兵協定。

仔細思索一下頗為微妙。

一般情況下，締結這一類協定，催促駐在本國領土上的外國軍隊迅速撤兵的，應當是本國政府吧。被外國軍隊占領國土的該國政府理應希望盡早地撤退占領軍的。

然而，事情卻倒置過來，現在，不斷前來敦促批准撤兵協定的卻是進駐他國領土的俄國方面的人。

毋須贅述，其目的是為了對付日本。

作為強占了中國滿洲地區的俄國軍隊，當然不想退兵，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如果俄國不退兵，就為日本發動戰爭製造了有利的藉口，會使其出師有名。

一旦日本方面下決心打仗，不斷恫嚇日本的俄國，也是有所畏懼的。

雖然，俄國很強盛。可是，俄國在滿洲地區的作戰準備工作尚未就緒。

俄國為了不使日本有機可乘，便先發制人，為偽裝將要撤兵的姿態。

過去雖然締結過協定，但根本未曾履行。為了很好地製造保護色，俄國希望重新締結新的撤兵協定。看來，俄國方面也是煞費苦心的。

實際上，一開始俄國並無誠意締結撤兵協定。拖延時間，加強滿洲地區的軍事力量，這就是俄國政府的計謀。

其實，清朝政府十分清楚俄國的陰謀，原本亦未曾認真對待。

同時，主張速戰速決的日本，在中俄撤兵協定即將批准之前，發現了中俄雙方的策略，便使用了收買手段，以阻止該協定的正式批准。

然而，萊薩公使對日本當局採取的策略全然不知。

此外，俄國諜報人員從其他管道探聽到內部消息，證明西太后患感冒一事屬實。

俄國方面對中國產生懷疑，還是從昨天才開始的。他們感到慶親王有意迴避和萊薩相見。

昨夜，萊薩公使派人到慶親王府上連繫拜訪一事。事出預料，慶親王家人說親王準備外出，無暇接待。一般說來，這種情況是常有的。但是，提出慶親王準備外出為理由不予會晤，使俄國使者感到可疑。

其實，俄國人在慶親王身邊，早已佈置了諜報網。他們用小恩小惠收買了王府裡的傭人，表面上說了解上流人物的生活動態、家中喜慶大事，以便前去祝賀，實際上是另有一番意圖的。而受惠的傭人們便會源源不斷地將自己了解到的大人物的動態告訴對方。

「為什麼要避開我呢？」萊薩公使自然會聯想到拖延批准中俄撤兵協定之事。

慶親王不善於說謊，容易喜形於色。再說，他從不掩飾自己的感情。

踏入政界以後，慶親王就發現了自己的弱點。他比其他愚昧的皇族出色一些，原因之一就是有自知之明。

如果他會見萊薩公使，很可能會露出破綻，因此藉口公務纏身，由那桐代為接見甚至沒有去外務部視事。

處理這類問題那桐是非常勝任的。

每當他把那對細小的眼睛眯得更細時，誰也猜不出他在想什麼。

他厚著臉皮說：「據說是字句上的問題，有幾處用法不當，被軍機處卡住了。」

那桐回答了萊薩公使提出的關於批准中俄撤兵協定的問題。

萊薩通過翻譯進一步詢問。

「我只不過是聽說罷了……總之，涉及到軍機處的事，我們這些人也弄不清楚，只是間接聽到一些而已。」

西太后實行垂簾聽政、凡重要的決策都是由幾名軍機大臣在皇帝親自垂詢下議事決定的。而外務部和其他六部一樣，僅僅是行政機構，只不過是按照軍機處的決定辦事而已。

軍機處，就是軍機大臣平時聚會的場所。每日早晨軍機大臣在乾清宮議事、休息。這個被稱作軍機處的地方，實際上是個休息室，並非正式的衙門。

這時，那桐隨機應變將責任推到有名無實的軍機處去。

萊薩公使氣得面紅耳赤、怒不可遏。但不管對方怎麼說，那桐總是以不變應萬變。

萊薩憤然離去。沒多久，慶親王的使者陶大均來訪。

「昨天夜裡，王爺（指慶親王）說今天晚上開會的地點照舊，還在燒酒胡同。天津方面也有人來。聽說參加會議的人為了那件事（指丟失二十五萬元一事）還帶了巡警來呢。」陶大均悄悄地說。

昨夜，慶親王避開俄國公使萊薩，到那桐家裡，商議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丟失二十五萬元的事。陶大均正是為此事來通知那桐的。

「那個……那個帶來的巡警到底是誰啊？」那桐問道。

「我不大清楚。聽說是一個曾留學日本、英國，學過偵探術的人……叫張紹光。」陶大均回答說。

「哦！是慶寬的雛兒啊！」那桐點了點頭。

慶寬是紫禁城內專門從事密探工作的頭目。西太后以及紫禁城裡的權貴，都曾利用慶寬去偵察自己的政敵，然後將其殺害。這種人不僅搜集情報，還承擔暗殺工作，被人們視為不可捉摸的危險人物。

那桐一聽到來了個偵探時，首先聯想到慶寬。

「大概是那類人吧。」陶大均說。

「為什麼找這樣的人來呢？」那桐問道。

慶寬是從事策劃的謀士。這類人有特殊的權力，然而，也只是暗中行事的人物。

重視體面的清朝大官那桐，認為偵探屬於卑賤的下等人，是不夠資格與士大夫同席的。

「唉呀！」陶大均歪著腦袋說，「我也無法理解。王爺不知從哪兒聽說了這個張某，對他特別感興趣呢。」

「有什麼了不起的？！也不過像變戲法那樣嘛……連這種身分來歷不明的人都經常……」那桐聳聳肩說。

不管怎麼講，今晚的會是一次祕密會議，不該隨便讓人參加。那桐是一步登天發跡的人物，他對與會者的資格問題，要求特別嚴格。

「聽說振貝子對那人好像作了保的……」

「是嗎？少爺是保證人啊……」

那桐兩手一攤，做了一個手勢，表示無可奈何。他知道，只要是大公子振貝子說的話，慶親王總是言聽計從的。

「關於這事，好像天津來的人也表示贊成。」

「哦！你說項城啊……」說到此處那桐緘口不言了。

「天津來的人」指的是袁世凱。直隸總督的衙門在天津，外國人稱之謂天津總督。項城本是袁世凱的出生地點，中國人常以人的出生地為其別號。

當時在日本，凡是當官的，都希望到中央政府去占一席位。從中央轉至地方叫左遷，由地方到中央叫榮升。

清朝自然也不例外。人們將中央的官吏稱作「京官」。京官大概指的是優秀者，至於地方官則低人一等。

不過，後來由於太平天國之亂，情況起了變化。

為了鎮壓反叛，不少地方官培養和發展了身己的軍隊，例如曾國藩組織的湘軍，以及曾國藩部下李鴻章組成的准軍。他們擁有兵權，講話就有分量。

到了清末，京官和地方官的實力已經顛倒過來了。

直隸總督，是管轄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直隸省（今河北省）以及山東、山西的地方官。當時能與之匹敵的，是掌管富饒之地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兩江總督。

袁世凱是直隸總督，為北洋軍閥的創始人，擁有全國最精銳的軍隊。

袁世凱是此次與日本方面交涉的實力派人物之一。

袁世凱常因公赴京。但這次來京並非為外交事務，估計是應慶親王之邀來參加這次祕密會議的。

參加會議的全是清朝政府的一流政客。雖說如此，那桐內心並不愉快，從事偵探工作的張某也參加這次會議，這使他感到極為掃興。

「讓那個來歷不明的張某……」說到此處，他砸砸嘴把話停了下來。

「不過張某會立即退席的啊。」陶大均勸解地說。「不管怎麼說，文保泰死得那麼慘，不把這件案子查清楚，諸位先生都不會安心的……」

「那麼，那個姓張的，有沒有講過要解開這件案子的謎呢？」

「噢，這點我還不清楚，好像他要彙報調查的情況。還有，萬一今晚開會的事被洩露出去，那就說文先生的朋友為了弄清他的死因才開會的。」

「呵！連防止泄密的事都考慮到了，想得真周到。哈哈哈……」那桐終於笑了起來。

聽說那個姓張的偵探只是單純地彙報調查這件案子的經過。然後立即退席，並不參加討論。他心想，慶親王這麼做，大概是怕萬一有人洩漏出去，將來可以藉口說這個會只是為了研究文保泰案件。看來，這也是一種策略吧。想到這裡，那桐的心情也就平靜下來了。

會議決定在晚飯後召開。

那桐回到金魚胡同，吃罷晚飯，稍事休息，再按規定時間出席會議。

這時，侍女領班拿來了一封信。

「老爺，這是剛才芳蘭託人送來的。她說見不到您也沒關係，反正要說的事情都寫在信上了。」

那桐拆開了信。

信中文字寫得很小，可是筆鋒完全像個男子。

信上寫道：

昨晚，文家一個叫老劉的男傭人，在院子裡不知被誰打死了。終年四十一歲。

「哦！」那桐邊說邊將信揉成一團，扔進火裡。

他做事極其謹慎，來往信件一概不予保存，閱後立即處理。芳蘭信裡涉及老劉的事，或許沒有什麼大問題，但他看來，白紙黑字留在身邊總是不太妥當。這也是那桐的處世方式，事無巨細，都以小心謹慎為妙。

他想：老劉是什麼人呢？

他常到文家，文家的男傭人差不多都是四十歲左右。他從未聽說過誰是老劉，也不認識這個人。

老劉的死本與那桐無關。

可是，那桐左思右想，臉上顯出少有的憂鬱表情。

「不，萬一有個三長兩短……」

平素那桐那張雞蛋形的面孔很少流露出悶悶不樂的神色的。

倘若老劉之死與文保泰之死有關，自然牽連到那桐。

芳蘭信中既然說「不知被誰打死了」，就是說誰是凶手至今還是個謎。

「怎麼怪事都出在文家呢！」那桐自言自語地說。

那桐到燒酒胡同去了。

這裡既是他們的俱樂部，又是經常聚賭密談的場所。出入口和庭院很多，但都是獨門獨院。

燒酒胡同面臨北小街，在弓箭營之南。

策太郎就住在這個胡同一家租來的民房，他當然不知道清朝的大官們今晚在這裡開會。

表面看來那桐等人密談的地方與一般民房並無兩樣。院內低垂的柳枝伸出白牆，隨風搖曳，顯得格外嬌嬈。

到達門口時，那桐順手拽著一根楊柳，左右看了一下，推門進去了。

兩個負責接待的女僕正在等待著。

「大家都來了嗎？」那桐問道。

「差不多都到了，只有王爺還沒到，估計也快來了。」其中的一個女僕回答說。

那桐這時才心定了下來。

他想，今晚的會，除慶親王之外，其他人都位於自己之下，比自己晚到，是絕不容許的──這種暴發戶的思想下意識地浮現在他的腦際。

# 第十章要人密談

張紹光膚色潔白光滑，明亮的眼睛有一種難以言狀的誘惑力。

他只有二十八歲，外表看來也很健康，然而卻有著心病。孩提時代他就惹人喜愛，這一點他是知道的。直到如今，他依然像過去一樣引人注目，可以說是有人緣吧。

過去張紹光家中還是有些資產的，先後供他到英國、日本等國家留學。他歸國後，家道中落，父親又臥病在床。

張家之所以敗落，是由於父親性格頑固乖僻所至。

每當想到父親，張紹光首先浮現在頭腦裡的就是「頑固」二字。其實所謂頑固，表面上並沒有什麼可指摘的地方。他想：「父親頑固，不過是忠實於自己的意念，不阿諛奉承……」

實際上，這正是他的美德。也由於這個原因，他無法和本地官員搞好關係，還被扣上「誹謗當今聖上」的罪名關進了監獄。

當時，張紹光的母親擔心正在留學的兒子會為此擔憂，影響學業，未將此事告訴張紹光。

為了營救丈夫，張紹光的母親花了大量金錢。張家的經濟日益拮据，很多田地也隨之轉入他人之手。

在獄中，張紹光的父親受盡折磨。回家後，患重病臥床不起，不久便與世長辭了。

性格開朗、身體健康的張紹光，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回到了祖國。不料，剛剛踏入故土就受到極大的刺激，在心靈深處留下了陰影，這就是他的心病。

然而，他絲毫未露聲色。

埋葬亡父之後，為了撫養母親和妹妹，他來到了北京。

他在國外專攻法律，可是在清朝，法律是最不受重視也最無用的。由於清廷中人的肆意妄為，地方軍閥借助武力橫行霸道、貪汙受賄……他們憑藉這些手段經管一切事務，在這樣的國家裡，近代法律便成為毫無意義的東西了。

當別人問他在國外學的是哪一類學科時，他回答道：「我是專學偵探術的。」

張紹光不是口才出眾的社交家，不過有時興致所致，也會侃侃而談。但平素多半是緘口寡言的。

他討人喜歡，倒不是因為他會奉承人，而是由於他的沉默寡言。

在國外學的法律，歸國後既然無用武之地，他只好根據自己的性格另謀出路。

通過關係，他拜訪了一些有權勢的人。然而，開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說，自己接見他，只不過是看在介紹人的情面上而已。但在交談的過程中，對他逐漸產生了好感。於是，便對他說：「有事你就來吧。只要我能辦到的，一定盡力而為。」

到後來，簡直把他當作親人了。

為了找工作，張紹光到處拜訪，實在厭煩，可是他又不得不這樣做。

一段時間後，他改變了做法。在拜訪的要人中，他進行了選擇。當他被人引見給振貝子之後，便暗自下決心說：「好！我一定盯住他不放。」

正在行時走運的慶親王的貴公子──振貝子是個聰明人，對待下屬也還過得去。張紹光心想，在目前的狀況下，依靠他還可以勉強混下去。

當然，他並非沒有苦惱，因為這位貴公子是個出名的討厭漢人的人。然而，張紹光認為振貝子的大滿族主義只不過是偏見罷了。

不論清廷如何遺憾，在滿族裡面確實難以找到才華出眾的人物。從人口比例來說，在全國人口中滿族是少數。他們統治了中國長達二百數十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滿族人一直受朝廷的優待。他們無須工作便可得到俸祿，過著優裕的生活。這樣一來，即便是能夠被培養成萌芽，也會枯萎。

在某種意義上說，在艱苦的環境裡，反而會培養出優秀的人才。

此外，滿族中世襲的騎兵將校，不會騎馬已不算稀罕的事了。在滿族的高級將校中，只在每年一度的「秋季大檢閱」的閱兵式上穿穿軍服的，也不乏其人。

這時，滿族和漢族的區別業已形成。清朝最盛期乾隆皇帝當政時，曾屢發聖旨告誡滿族子弟應做到下列事項：

△不許模仿漢族人著衣方式。

△勤奮學習滿文不得怠惰。

據說頒布上述聖諭，是滿族子弟已討厭本民族的那種半遊牧民族所特有的庸俗不雅的衣著，而喜愛穿漢族的優雅寬敞的服裝；另一種原因是，能說滿語者也愈來愈少了。

事實上，滿族已被漢族同化了。朝廷制止上述現象的發展，不過是滿族至上主義的觀念所致。

振貝子討厭漢人，然而，張紹光是一個才華出眾頗有魄力的漢族人。在振貝子的心目中也就不覺得這個漢人有什麼令人討厭的地方了。

振貝子曾想讓張紹光作自己的幕僚，但被他謝絕了。他說：「我感到現在這樣比較自由，也有利於我多學習一些知識。」

振貝子聽了張紹光的話，更加賞識他了。

「他是個沒有什麼野心的人。是漢族人中少有的傑出人物。」在父親慶親王面前振貝子對張紹光大加褒獎。

張紹光並不重視升官發財。他很敏感。他感到時代正在變，認為不必急於到達官豪吏身邊去任職。

張紹光開玩笑地說自己在國外學的是「偵探術」，振貝子信以為真，還向主管巡警的官吏們介紹，說張紹光是搜查犯罪分子的權威人士。甚至連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各位如果有什麼疑難案件，可求助於張先生。」

張紹光不想急於做官，但振貝子對他倍加賞識，為了報答知遇之恩，他便經常向巡警們介紹一些外國的搜查破案的事例。

其實介紹這些案例，張紹光並沒有動什麼腦筋，他只不過是將外國的案例翻譯過來加以介紹而已，但卻使這些官吏們欽佩不已。

文保泰案件發生後，被稱為偵察專家的張紹光，理所當然地被請去協助辦案，並被帶到現場偵察。這件怪案，確實像振貝子所講的：「一般巡警是難以勝任的」。

案件發生後，振貝子曾向張紹光說，一些身居要職的大官們對這件案子頗為關心，希望張紹光將現場調查的情況向這些要人們作一番介紹。

這樣，張紹光便被帶到燒酒胡同來了。

進門之後，他被帶進一間寬敞的屋子，當時只有他一個人。他立即感到這一家不同尋常……

振貝子讓他在此等候，並將今晚參加祕密會議的要人的名單告訴了他：

慶親王

振貝子

外務部尚書那桐

直隸總督袁世凱

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

陶大均

一共六名。

「你看，這些都是當今清廷中的顯赫人物吧！」

振貝子得意洋洋地講。他也是這些成員中的一個，因此心情很愉快。

事先張紹光只知道要他介紹一下調查文保泰案件的經過，至於向什麼人彙報，他一無所知。

張紹光心想：「振貝子讓自己在此等待，可能是這六名要員要進行密談，然後再聽取自己的彙報吧。」

「到底這六個人要談些什麼呢？」

張紹光自稱在國外專攻偵探術，本來是想以此解嘲。可是，在和巡警官吏們結交的過程中，他發現彼等確屬無能之輩。久而久之，在他的自我感覺中，逐漸形成了「難道我不是一個真正有偵探才能的人嗎？」的概念。

實際上，在他的協助下，的確破獲了兩、三宗案子。他的自信絕非毫無根據。

他的思路又回到現實中。他抱著胳膊想：「這個地方也真可疑。開會的人也很奇怪……」

在等待的過程中，他有充分的時間去思考這六個大人物開會的目的，以及為什麼要把他叫來。

他已了解到悠悠館殺人案件涉及到丟失二十五萬元的事。在調查文保泰被殺之前，兩個在現場的日本人和侍女芳蘭，曾將祕密告訴了張紹光，並一再叮囑張紹光，不要將此事告訴巡捕營。

根據上述情況可以推斷，授受二十五萬元的事，是在暗中進行的。

張紹光想：「芳蘭為什麼要把瞞著巡警的事洩露給我呢？

「也許自己曾在日本留過學，還用日語和那須啟吾、土井策太郎二人交談，她以為我與他們很密切吧。

「不過，更主要的還是……

「也許在慶親王的王府裡曾和芳蘭見過面，芳蘭認為我是慶親王這條線上的人物，將祕密告訴我了。

「那兩個日本人肯定是聽了芳蘭的介紹以後才相信我的。

「根據上述各種線索分析，二十五萬元與慶親王有關……」

經過初步推斷，張紹光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今晚六個大人物祕密開會，證明丟失的錢不僅與慶親王有關，同時也涉及到這個小集團的利益。

本來準備讓大家平分的錢，居然不翼而飛。

因之，必須向有關人員說明原委。

若只說錢忽然丟失了，誰也不會答應，絕不輕易放過。

到底錢是怎麼丟失的呢？今天找張紹光來，大概就是為了讓他來說明二十五萬元被竊的來龍去脈。

假定沒有任何重要關係，這些堂堂要人為什麼對民間人士之被殺，如此感興趣，而想了解其真相呢？

袁世凱等人，背叛了維新派，居然將譚嗣同、林旭等前途有為的人置於死地。其他一些人也和袁一樣，他們不會為一個人的死活奔走的。平素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這些人對搜查犯罪分子的事特別感興趣。

既然慶親王父子及其祕書陶大均都是一條線上的，估計那桐也是同一條線上的人物吧。

袁世凱及其幕僚唐紹儀則屬另一派系。

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唐紹儀，雖說是幕僚，然而卻擔當著外交任務。

「如此看來，這二十五萬元也涉及到外交問題了。」

張紹光首先從出席今晚祕密會議的要人去分析，不斷地向事情的廣度和深度推論。

掌握了線索，就能大體上知道這筆錢的性質了。暗中授受的錢財，除了用來作為賄賂的經費以外，不會用於其他方面的吧。

根據目前的國際形勢，可以推斷日本和俄國雙方都在用金錢來收買清政府的要人。這筆錢來自日本，俄國這條線索可暫時取消。

看來，在這筆款項背後，隱藏著日本破壞清朝廷和俄國達成協定的意圖。

目前，強烈主張重新締結中俄撤兵條約的是袁世凱。

日本收買的對象當然是外務部要人慶親王、那桐和主張重新簽訂中俄撤兵協定的袁世凱等兩大派系的人。

「看來，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張紹光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用來攤分的巨款突然丟失了，他們一夥人自然要查明真實情況。

可是，負責連繫和接受這筆錢財的文保泰已經死了。

案件發生後立即到現場偵察的是張紹光，當然要找他來介紹情況了。

這時，來叫張紹光去彙報情況的是陶大均，而不是振貝子。

迄今為止在這六人之中，張紹光尚未見過面的是袁世凱和唐紹儀。

袁世凱身材矮小，額部突出，眼神令人感到有些呆滯，根本不像個大人物。

「聽說，對這個人是不能掉以輕心的。看來，他是為了不使別人對他有所戒備，才故意裝成傻裡傻氣的吧？！」

張紹光一邊看著他，一邊思考著。

「文保泰死後，你和巡捕營的官員們一塊兒到過現場。希望你把當時的情況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一下。」振貝子說。

這位貴公子的頭銜是新設的「商部」尚書，是個年輕的閣僚。

張紹光站在坐在朱漆椅子上的六個人面前，連個座位也沒有。

「真是豈有此理，這麼對待我。」他內心氣憤不平。

「從哪兒說起好呢？」張紹光問道。他模仿袁世凱的樣子。心想，最好也讓你們這些人覺得我是個傻裡傻氣的人。

「把你看到的全都說出來。」振貝子說。

「是嗎？……那麼，從哪兒說起好呢？……」張紹光做出仔細思考的樣子。

這時，那桐感到坐在椅子上有些不舒坦，便搖了搖他那肥胖的身軀，插話道：「介紹情況之前，我想先問你一件事……在同一住宅裡發生了也許和文保泰之死有關的案件，你知道嗎？」

「如果您說的是文家一個姓劉的男傭人被殺的事，我是聽說了的。據說他是在文宅院子的犄角裡被人打死的。」張紹光回答說。

那桐提出這個問題，是想試試對方到底對該事件了解到什麼程度。張紹光回答後，那桐像是放心了似的深深地點了點頭。

那桐尚未出人頭地時，他的眼睛細得像一條線。現在呢，他身居高官要職，面部肥脹得使那對眼睛顯得更加細小了。

他非常講究飲食，吃得很多，看來，還有繼續發胖的趨勢。

根據同時代人的文字記載：

──那桐善食，非佳肴不可，每餐必備人參魚翅、啖之立盡。其庖人月領菜金多達六、七百元──

他的面部表情使人感到像剛剛飽餐了一頓美食。

只要張紹光的視線一接觸到那桐，不知什麼緣故，就好像聽到了他饞得嚥唾沫的聲音似的。

張紹光扼要地介紹了案情的經過。

「我本來不信邪。可是這個案子卻像魔鬼卡住我的脖梗似的，硬叫我相信魔鬼的存在。」袁世凱邊說邊眨巴眼睛。

「文保泰不像是會自殺的人。可是，現在看來，除了認為他是因故突然自殺以外，無法有其他解釋。」陶大均說。

「不！我想不能看作是因故突然自殺。」張紹光斬釘截鐵地講，「凶器八公分長，將近一半戳在他身上，這需要很大力氣才能做到。假使他是因故突然自殺，瘋狂般用力狠戳自己的肩膀，那麼，他的手指一定沾滿了血。可是，在被害者的兩隻手上卻看不到任何血跡。據說他平素寫字、工作，一向習慣用右手。可是，當時他的右手還拿著紙呢，而且是大扇料紙，大概準備按照石碑的大小裁紙呢。他旁邊還放著一把剪子，要是自殺，與其用那種不足十公分的奇妙的小刀刃，倒不如用剪子更合適。我覺得不能從因故突然自殺這個角度來考慮，我有證據說明這個問題。凶器上有劇毒。我想，在凶器上塗毒藥也要費時間的吧。」

「這麼說，它就成了一樁人們腦子裡無法解答的殺人案了。」慶親王啪地一聲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說。

「你的腦子不行了，要是我，是可以想到的。」

張紹光剛要把這話說出來，但還是嚥回去了，只是略微點點頭。

「但是，文保泰的死是確鑿無疑的啊！」那桐歪著腦袋說。

「說書的常常提到賊從天花板上悄悄溜進屋子裡啊！」振貝子說。

「悠悠館是西式建築。屋頂是用石棉瓦平鋪的，有些傾斜，但斜度很小，屋頂和天花板之間的空間極其狹小，人不可能藏到裡面去、屋頂上有一個鑲著玻璃的天窗，但這個天窗和天花板裡層之間，相隔也只有十幾公分，幾乎是重疊在一起的，不可能從天花板裡溜進屋子裡去。」張紹光從容地回答說。

「武俠小說裡不是常常提到祕密機關和洞穴什麼的嗎？……」

那桐自言自語地說道。真看不出來，他還是個愛看武俠小說的人。

「簡易排水口的水管是直徑三公分的鉛管，除了排水口以外，再沒有任何洞眼了。」

「這和巡捕營的報告是一樣的嘛。」慶親王對袁世凱說，「看來，咱們似乎很難破這個案子了。」

這麼看來，二十五萬元丟得確實奇怪。目前大家就是想均分，也是難以辦到的了。希望咱們還是暫時忍耐一下吧。

慶親王的眼睛裡流露出這樣的情緒來。

袁世凱微微地皺了皺眉頭，聳了聳肩膀說：「唉！沒法子。」

這次開會的目的是希望得到袁世凱和他的外務部右侍郎、外交事務祕書唐紹儀的諒解。

「不能因為沒法子就算了結吧。」

振貝子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他不想半途而廢。到目前為止，只要是他經辦的事，全都能照他自己的意願順利地完成，他不願被面前的困難所難倒。

現在擺在他眼前的，確實是個「謎」。

不解開這個「謎」他絕不罷休。

「張君！屋子裡真的沒有什麼異常現象了嗎？」

振貝子從椅子裡探出身子問道。

「悠悠館是文保泰取拓本的地方，既無書架又沒有箱子、櫃子，只有三張日本席子、顧客送來的石碑、紫檀木桌和三張椅子。水池裡有兩個水桶，還有一個扔在牆角的大字紙簍。一般家庭都將這種字紙簍放在靠近柱子的地方。館內有一根和牆壁緊貼在一塊的石柱，它是用普通的石塊砌起來的，突出牆面約五十公分。

「有一個水桶是空的，另外一個只裝了半桶水。字紙簍是竹編的，裡面只有一些碎紙、兩支用舊了的禿毛筆，以及三個用過的已經散亂了的棉花球……再也沒有什麼特別異常的東西了。」

張紹光愈談愈顯得鄭重其事。

反應敏捷的人，大概都會感覺出他說的話裡帶揶揄的成分吧。

「時代變了。」

有著國外生活經歷的張紹光，對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沒有一點懷疑的餘地。

張紹光無法解答的是：時代的變化到底給自己帶來多大的影響。

像目前這樣，從慶親王父子那裡白領薪水，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中，這樣做說不定是不允許的。

另一方面，自己從國外學到的新知識，在新時代裡，肯定是極受歡迎的。

具體地講，自己的生活將會怎麼樣呢？這一點尚不明確。

如果不管自己的前途。只考慮眼前的利害，又將如何呢？

應當怎麼處理這個案件才會對自己最有利呢？

這是張紹光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很痛快、很順利地說出文保泰案件的來龍去脈，也許會得到自己的主子慶親王父子及一些顯貴要員的信任。然而，這種做法是否能稱得是上策呢？

張紹光反覆進行思考，最後還是打消了採取積極態度的念頭。

他愈想愈感到不愉快。

在這個案件背後，似乎有非常複雜的關係。

可是他不能就此罷休，他希望用自己的手，像小孩玩翻花線那樣，將錯綜複雜的線抽出一兩根來看看。當他被振貝子叫來的時候，他就下定決心要這麼做了。

他向這六位要員僅僅彙報了當時的情況。

北京的秋夜，寒氣逼人。

張紹光縮著脖子彎著背，從燒酒胡同走向北小街。

# 第十一章隆福寺風光

說實在的，燒酒胡同的這所奇怪的住宅並不適合開祕密會議。只要人們發現一些跡象，就會猜測這裡很可能正在舉行祕密集會。

在人群擁擠的地方相會，反而不易暴露目標。

在舉行廟會的日子裡，很多人進進出出，如果相約在這種地方密談，往往不大容易引起別人注意。

在這種地方，即或碰到熟人，也是不足為怪的。朋友或熟人看到自己和別人談話，一般都會認為這大概是偶然相遇。

張紹光選擇了在隆福寺舉行廟會的日子裡和某個人相會。會晤地點自然是隆福寺內。

隆福寺就在東四牌樓附近。這是明朝景泰年間耗資幾十萬兩銀建築的巨大寺院。

每逢初九、初十都有廟會。

隆福寺廟會的熱鬧景象，可以稱得上北京各廟會之冠。

根據《天咫偶聞》一書介紹，從前隆福寺廟會不像現在這樣都是賣雜貨、擺地攤以及變魔術變戲法等的低級市場，而是比較文雅的、有文化氣息的交易所。其中有不少書畫古董拓本，價格也不高。

該書還提到，不僅如此，隆福寺還是以販賣盆景花卉著稱的市集。

春天有海棠、迎春、碧桃，夏天有夾竹桃；冬天有牡丹、梅花。

其中尤以菊花倍受人們的讚賞。

現在正是菊花盛開的季節。

張紹光在隆福寺裡一面閒逛，一面裝著若無其事地尋覓和他約會的人。

「肯定會來的。」他如此確信。

不來的話，就說明對方沒有收到信。收到信，肯定會來的。

張紹光的信是這麼寫的：

兄臺在悠悠館交給文保泰的相當於二十五萬日元的英鎊的下落，目前已略有眉目，願意奉告……

對方就是土井策太郎。

文保泰事件發生後，張紹光與巡捕營的官員們立即奔赴現場查看，並與兩個日本人見了面，傾聽了他們對情況的介紹。當時他感到那須啟吾有些猾頭，便選擇了策太郎，想和他打打交道。

張紹光對這個案子的情況大體上有所了解，他希望進一步查詢那筆巨款的來歷和性質，以便進一步深入調查案件，弄清真相。

張紹光邊等人，邊來回觀賞寺內的建築。廟宇陳舊，屋簷傾斜，有些地方快要崩塌了。然而廟會依舊繁華熱鬧。

東城的隆福寺與西城的護國寺相並列，被稱為北京雙廟的名剎，亦係朝廷的香火院。

日本的廟會別名叫「夜市」，主要是夜間做生意；而中國廟會的高潮，則在白晝。

近郊農家的婦女，一般選擇廟會採購日用雜貨，而王公貴族則趁廟會在人群中摩肩擦背，來回閒逛。

《藤陰雜記》一書的著者曾記載隆福寺、護國寺兩處廟會的鼎盛之時為：

──百貨俱陳，目迷五色。王公亦步行評玩。

詩人鮑西岡曾以對句描繪廟會之繁榮昌盛為：

三市金銀氣

五侯車馬塵

金銀之氣、車馬之塵，實際是說其俗氣彌漫寺廟。然而，菊花的芬芳和寺廟附近許多書坊的書籍，則彌補了庸俗的氣氛。

北京外城的琉璃廠是書坊集中的地方，內城書坊集中的地方則在隆福寺一帶。

「啊！……」

張紹光突然下意識地啊的一聲，立刻停了下來。他像條件反射似地扭轉身子想隱蔽起來。

他發現了文家的侍女芳蘭。

在這一帶見到芳蘭並不足為奇，因為文保泰的住宅鐵獅子胡同就在附近。

芳蘭進了一間書坊。

隆福寺前有三間最有名的書坊──三槐堂、寶書堂、聚珍堂。她的形影消失在三槐堂裡。

這一帶的書坊大體上也取拓本，與文家有連繫。

若是平時，張紹光大可不必迴避她，可是今天卻不願讓她看到自己。

當芳蘭進入三槐堂之後，他放心地舒了一口氣，然後又慢慢蹓躂。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土井策太郎故作正經地站在他後面。

「咱們邊走邊談吧。」

張紹光小聲地說了一句，立即向前走去。

「好。就這樣吧。」

策太郎趕上前去與張紹光並肩而行。

「在人群的汗臭味和撲鼻的塵埃裡，夾雜著菊花的芬香。」張紹光說。

「是嗎？」策太郎板著面孔回答，「很遺憾，我的嗅覺很不靈……」

「今年出了什麼新品種了？」

「對菊花我一竅不通。」策太郎回答說。

在士大夫之間栽培菊花是一種非常流行的雅興。他們給菊花取了各種優雅的名稱，據說達三百餘種。

同時，菊花的接枝，每年都能培育出新品種。在一段時期內，新種菊苗都能獲得高價利潤。

「您已經見到我的信了吧？」這時，張紹光改用日語說了。

「看了。不是因為這個我才來的嗎？」策太郎怒氣沖沖地回答。

「別再囉嗦了，趕快言歸正傳罷。」策太郎心裡想。

張紹光像理解策太郎的心情似的，乾脆把問題點了出來。

「我可以把情況告訴您。有沒有報酬呢？」

這也是策太郎所預料的。

他一收到張紹光的信，立刻到那須啟吾家去商量了。

※※※

「反正咱們都如數將錢交付給文保泰了，這就是說，咱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那須說。

不過，情況是很不順利的。

文保泰只不過是一個聯絡的橋梁，這個橋梁已被切斷，本人業已死亡，等於沒有順利將款子交給對方。對方的見證人是個小姑娘，她已將一切情況都如實向那桐報告了。

「簡直像變魔術似的，根本無法相信。」據說，那桐是這麼說的。

當時，那須聽後提高嗓門說：「把見證人帶來就好了。」

然而，已經後悔莫及了。

內田公使的意見是：「咱們特意花了一百萬日元，可是後來的二十五萬元丟失了，落得個雞飛蛋打。對方要求的話，咱們再付同樣的款項也可以。」

內田公使認為，既然交付的一百萬元實際上已成泡影，能否成功地賄賂清廷要員，關係到國家的命運，這是金錢換不來的。已經下令諜報小組立即找到新的聯絡員，將巨款交付給對方。

「咱們認命了，就算那筆巨款遺失了。當然，萬一能找回來，是最好不過的。總之，一切麻煩你了。」那須對策太郎說。

※※※

策太郎輕輕地咳嗽了一下，盡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然後答覆張紹光：「找到現金，我就給你五萬塊錢。」

「那就是說，我為你提供現金下落的線索，就能得到五萬塊錢，是不是？」

「當然了。能如數找回二十五萬塊錢，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哈哈哈哈……」張紹光大笑起來。

周圍的人都向他們投以好奇的眼光。

誰也不會料想到他們是在談什麼祕密的事。

「如果我找到，是不是全部歸我所有？」張紹光笑著說。

正如他所說的那樣。

那筆款子來自何方，交付給誰都不能公開。實際上是黑市交易。如果張紹光找到那筆巨款，即便全部歸他所有，誰也不能說些什麼。

「您的啟發使我們找到那筆錢，就送給您五萬元。您看如何？」

「這就不大合適了吧？！……不過，以後那筆錢是否被你們拿到手了，我們是可以調查出來的。估計你們也不至於欺騙我們，可是，才給五萬元的酬勞，不是太少了嗎？」

「怎麼了？您只不過提供一下線索罷了。我們出五萬元已經是破天荒的了。」

「是嗎？其實你們根本沒受什麼損失。不會自己掏腰包的。」

「五萬元是相當多的了……」

「起初你們不是也給文保泰五萬塊錢嗎？他已經死了，根本不需要再給他了，於是就把他的錢原封不動地給我……是不是？這對您來說，完全是一樣的。反正已經是案件發生之後的事了。看來，咱們就是各行其是也無所謂。是不是？……」

「這個……」策太郎無話可答。

情況也確實像張紹光說得那樣。

他想，反正一切都聽之任之，何況文保泰案件的發生致使二十五萬元白白丟失了。策太郎斷然下了決心：「那麼，乾脆給您八萬，怎麼樣？」

「何必不乾脆些呢。給個整數，十萬塊錢，怎麼樣？」

「嗯……嗯……」

策太郎哼了一聲。略停片刻，他深深嘆了一口氣說：「好吧！」

「可是，我向你們提供線索，你們還是無法將那筆巨款取回來怎麼辦？」張紹光問道。

策太郎雖然接受了任務，可是沒有任意支配錢的自由。只能在設法找到二十五萬元的前提下，在許可的範圍內用錢。

「那樣的話，就非常遺憾了。我指望能找到那筆款項。要是錢到不了手，就一事無成了。」

策太郎老老實實地作了回答。

「你們只為自己打算，其實這一點我也早料到了。」

「這……說實在的，這也是丟臉的事。不管怎麼說，我們也沒有搜查的權利啊！……在公使館內，自然另當別論。然而，我們是外國人咯，能否找回那筆錢，我們也無法斷定……」

「哈哈哈，在偵察方面，日本人不是很有才能的嗎？」張紹光以諷刺的口吻說。

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設立了巡警學堂，教師幾乎都是日本人。

「哎，不……這種事啊……」策太郎極其尷尬。

這時，張紹光又誠懇地說：「好吧。就算下個賭注吧。我也是在你們找到二十五萬元的前提下提出酬金的。至於酬金，以後再付。我先提供情況。不過，我希望您能把那筆巨款的來龍去脈告訴我，好嗎？……」

「我這種人，只不過是跑腿的，怎麼能了解詳細情況呢？」

「乾脆，這麼辦吧！對我提的問題，您只說一聲『是』或『不是』就可以了。我當然不會問您無法回答的問題啦。」

「啊！……」

「那麼我先說搜查方面的情況……到底先追問誰好呢？這樣吧，我先講講人名和理由。」

這時，張紹光停下了腳步。

「好，那就拜託您了。」

策太郎說著也停了下來。可是，張紹光又開始走了。

這時，突然從右邊傳來了奇怪的聲音：「哎呀，到底，到底……這些人嘛，到底還是讀書太少，又染上江湖習氣，秉性野蠻，忘恩負義。他們究竟會落個什麼下場呢？大體上可以想像得出來的。現在我把詳細經過說給大家聽聽吧……」說完，便響起了打竹板的聲音。

原來是一個留著蟹爪鬍鬚的「唱大鼓書」的老頭，做起生意來了。

唱大鼓書就是路旁的說書藝人。他們唱的大都是勸人為善、嫉惡如仇的故事。據說從前道士傳道時，就用這種說唱的形式。後來這種形式被說書藝人繼承了下來。

說書人用的鼓叫魚鼓，是用竹筒做的，竹筒兩頭貼上魚皮。說書藝人一邊用手敲打魚鼓，一邊用竹板打拍。

這時，有個男青年嘲笑地說：「怎麼樣？不明白嗎？最後怎麼到隆福寺裡來唱大鼓書了呢？」

「混賬！你說什麼？」

唱大鼓書的老頭氣得鼓鼓的，叱責了他兩句，然後又敲打起魚鼓來。

那個男青年迅速跑掉了，看熱鬧的孩子哄然大笑。

唱大鼓書旁邊是耍武術的。他揮舞雙刀，招攬顧客，顯示自己的勇猛有力。

穿過賣藝的人群，張紹光很爽快地說：「是那個丫頭啊！」

「丫頭？」策太郎反問道，「文家不是有好幾個丫頭嗎？……」

「可是，能出入悠悠館的丫頭，不是只有一個嗎？……」

「是芳蘭？果然如此……不過，她是和我們一塊兒……」

「您說她是和你們一塊從悠悠館出來的，是嗎？……真的是一塊兒出來的嗎？可是我聽說她是稍晚出來的啊。」

「哦！是的。那是文保泰讓她把屋子收拾收拾，只不過晚出來一會兒。」

「悠悠館裡不是有個竹編的字紙簍嗎？既然有字紙簍，為什麼要把碎紙放到桶裡去呢？……是的。文保泰的確是讓她把廢紙扔到桶裡去的……芳蘭當時利用這一機會將價值二十五萬日元的英鎊鈔票扔到桶裡，再用碎紙雜物蓋在上面，然後就跟著你們出來了。據說不過只是剎那間的事。所以你們感到幾乎是同時離開悠悠館的，是吧？！」

假若真的是……不可能。不，幾乎是不可能的。想想看，那麼多的鈔票，一隻手是拿不了的。不管手腳多麼俐落，也瞞不過文保泰的眼睛把它扔到桶裡去啊！何況那筆巨款剛剛交接完畢，文保泰肯定是非常注意的。在那種情況下，他居然如此麻痹大意，簡直不可思議。

「確實如此。」此時，張紹光像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似地點了點頭，「在一般情況下可以說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應從各方面加以設想，我是說只要具備了某種條件，做起來就非常簡單了。」

「什麼條件呢？」

「這一點我不想涉及。我和您談的只是錢的下落，而不是殺害文保泰的罪犯。」

「我明白了。我想問問您剛才說的具備了某種條件，是指什麼？對這一點我很感興趣。」

「哈哈……這很簡單。就是說，要是文保泰與之同謀，丟失二十五萬元就不足為奇了。」

「同謀？」

「不，不僅是同謀，說不定是主犯呢。當然，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假使某人設法把別人的錢放入私囊，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

二十五萬元畢竟是一筆巨款，有很大吸引力哩！當然可以設想芳蘭是與他合夥幹的。

「那樣的事……」

策太郎想反駁張紹光，但仔細想想又覺得並非毫無道理，甚至可能性很大。

「你們二位離開悠悠館時，是背朝他們走向大門口的。當時，只剩下文保泰和芳蘭二人了。芳蘭把鈔票塞進桶裡，可能還是文保泰幫的忙。」

「哼！很可能！」策太郎嚥了一口唾沫，繼續說道，「完全有這種可能……但是，您能提出可靠的證據嗎？」

「我想，除了我上面說的情況以外，再也沒有其他能解開丟失二十五萬元這個謎的鑰匙了。我講的這些，不正是可靠的證據嗎？當然了，我也會想到其他的情節。」

「那又是什麼呢？」

「我想，他們最初的計劃可能是這樣的……由芳蘭設法先把錢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後文保泰從悠悠館出來裝作到上房去拿什麼東西，等他再回到悠悠館，便叫喊起來了……」

「您是說叫喊丟了錢吧？……」

「是的，他當然說抓賊什麼的。根據當時的情況，反正說些什麼都可以，比如說看到偷錢的賊的背影了。於是，全家上下騷亂起來了……不過，當時通知文夫人的，確實是您嗎？」

「嗯！是的。我真不願做這種事。」

「聽說，您曾經說過，當時的文夫人非常沉著，是不是？」

「是的。她進入悠悠館之前，一直是不慌不忙，十分冷靜，簡直叫人難以置信。」

「我聽說她看到文保泰躺在地上，才開始驚慌失措的。對嗎？」

「是的。在此之前她很冷靜，這點是非常明顯的。」

「文保泰只向夫人說了實話。兩個日本人拜訪他之後不久，悠悠館發生了騷亂。不過，那是串通後搞的，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估計文保泰把將要發生的某些假象事先告訴了夫人。私吞二十五萬元的計劃肯定是會告訴夫人的吧？當時您跑到文夫人那兒告訴她文保泰可能遭到不幸時，她並不吃驚，還很平靜地說：『哦！是這回事啊！』她一定以為事情是照他們事先設想的發生了。然而，當她一看到文保泰躺在地上，突然吃驚了，尤其是見到文保泰身上的血，她完全陷於慌亂之中，那是她萬萬想不到的，完全不是她想像中的場面了……現在仔細想想，夫人的態度前後迥然不同，不是很合乎情理的嗎？」

「根據您講的情況看來……」

「我想向您說明的是芳蘭可能與丟失二十五萬元一事有關。估計是文保泰引誘她與之串通合夥搞的，這一點不會錯吧。然而，文保泰的死到底和她有什麼關係，我就不了解了。如果沒有關係，則會出乎她預料，這筆無人知曉的巨款就會全部落到她的手裡。假使她與殺人事件有關，那麼，她就參與了企圖侵吞二十五萬元的預謀。」

「我想，她與殺人案件無關，悠悠館的大門是在我們三個人離開之後關上的。當時扣上門栓的聲音直到如今還留在我耳邊。這一事實，至少可以證明與她無關。」

「總而言之，不論芳蘭是否率先就參與預謀侵吞二十五萬元的計劃，但可以確切地講，芳蘭已成為這筆巨款的主人了吧？怎麼樣？我講的這些，或者說啟發也好，對你們是否有用呢？」

「嗯！很有參考價值。」策太郎回答說。

根據張紹光的分析，可以明確斷定文保泰是主犯，被同案犯殺人滅口，並且嫁禍於人。看來，除了張紹光的分析以外，尚無其他線索。策太郎同意他的分析，是因為策太郎親自向文夫人報告文保泰被刺的情況，目睹文夫人前後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張紹光的才能策太郎深為歎服。

「如果您同意我的分析，就該輪到我問您了。這二十五萬元，是不是日本公使館拿出來的？」

「我只不過是個跑腿的。」策太郎回答說。「我不知道這筆錢來自何方。如果您問我『是』或『不是』，那我就可以說『是』吧。」

「看來，這筆錢與清政府和俄國重新訂立撤兵條約有關吧？」

「是的。」

事到如今，策太郎覺得隱瞞下去，也無濟於事。

「你能推測那筆款準備分給誰呢？」

「也許是那桐，也許是慶親王父子……」

「那麼袁世凱呢？」

「哎呀，他是在天津的啊。不過，也有可能……」

策太郎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回答的。張紹光一直注意他的表情。

張紹光心想，看樣子策太郎不像說謊，估計他了解的也只限於這些了。

這時，張紹光突然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空虛感向自己襲來，似乎一切都很無聊，人生真是冷酷無情，自己也無法防禦。

再說，雙方談了很多，也算是消愁解悶吧。他想，已經到了和策太郎分手的時候了。

他又想起了另一個談話的對象……

# 第十二章尋根溯源

書坊有一種獨特的味道，裡面氣氛也與一般店鋪不同，尤其是舊書坊。

隆福寺門前的書坊三槐堂歷史悠久，在這裡甚至柱子、門縫，都滲透了古書的味兒。

張紹光步入三槐堂。

他一向喜歡逛書坊，但是他討厭這種陳腐的書坊氣味。俗話說，久居家中，聞慣了自己身上散發出來的氣味，有時也會感到厭煩。

張紹光想到的另一個對象，就是方才策太郎提到的可疑人物芳蘭。

剛才他看見芳蘭走進三槐堂。

「她還在裡面嗎？」張紹光想。

芳蘭提了一個包袱走進書坊。包袱裡裝的是舊書呢？還是拓本呢？總還要講講價錢，取了款才能離開。

果然，芳蘭還在三槐堂裡。一個皮膚白嫩、身材纖細的男青年，看樣子像是三槐堂的老板，對她彬彬有禮地鞠了個躬說：「實在多謝您了！」

芳蘭也略微點頭還禮，從容地轉過身來向門口走去。

張紹光像是討厭舊書的氣味似的沒有進到裡面去，只是在靠近書坊門口的書架上假裝尋找書。

當他覺出芳蘭正從自己身後走過時，他轉過身去叫了一聲：「小姐！」

「啊！是您！……」

芳蘭當然還會記得張紹光。文保泰案件發生後，他就和巡警一起到過文家。

「是到三槐堂辦事的嗎？」張紹光問道。

「嗯？……不，嗯，稍微有點兒……無意中……」芳蘭顯得慌張，前言不搭後語。當然了，有時突然有人叫你，你也會驚慌失措。

她似乎想說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可是她進來時手中拿著的包袱卻不見了。

芳蘭想側著身子從張紹光背後走過去。

張紹光迅速地調過頭來，正好和她並排地站著。

「您回家嗎？」他問。

「哎！是的。您知道我們家最近很亂的。」

芳蘭似乎很不愉快地回答。說完她拔腿就走，離開了張紹光。

張紹光毫不放過，大踏步地趕上前去：「您停一停。」

「您說什麼？」芳蘭停了下來。

這時，她已經走出三槐堂的大門幾步遠了。她嚴肅地凝視著張紹光的面孔，帶著不耐煩的神情，簡直像是說：「你少管閒事。」

「我是說讓您停下來啊！」說完，張紹光莞爾一笑。他也停了下來。

「為什麼？我不願意別人對我的事問來問去。」

「呵呵！真是倔強的小姐！」

「請您別開玩笑！」

「不，我不是開玩笑。我是為您著想。」

「為我？」

芳蘭低著頭，可是眼珠卻向上翻著盯住對方。

「是啊！」張紹光點頭說。「說實在的，剛才我在隆福寺裡面看到您，就在後面跟上來了。」

「啊？！……」

芳蘭齶部往下一縮，顯得很不愉快。

「我本來想到府上拜訪您，提醒您注意。」

「那是您的好意了！」

芳蘭的話裡充滿了諷刺的味兒，同時也流露出她內心的不安。

「當然了。的確是好意，我連自己都……」張紹光厚著臉皮說，「不過，不管怎麼樣，站著說話總是不合適的，咱們邊走邊說，好嗎？盡可能在熱鬧的地方講話，這樣好些。咱們從隆福寺裡面穿過去，怎麼樣？……」

「……」

芳蘭未曾回答，可是卻照他說的做了。

「我提醒您不要再回文家，我擔心您在那兒會被抓起來的呀！」張紹光裝作閒聊天的樣子，和顏悅色地笑著說。

「被人抓走？誰來抓我？」

芳蘭竭力想穩定自己的情緒，可是怎麼也掩蓋不住內心的慌亂，聲音也顫抖了。

「您是很聰明的，我把話說到這個份上，您大概都會明白了吧？！」

「不是……那樣……我，說我聰明什麼的，我簡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您說的是……」

她的語調暴露出內心的不安，已經有些紊亂了。

「您又聰明又大膽。不，您不必謙虛。您有勇氣。文保泰案件不是已經充分證明了嗎？北京的巡警反應非常遲鈍。要是集中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是可以弄清真相了……您，您不信，回去試試看，說不定巡警已經等著您呢。真的，他們要逮捕您呀！」

「逮捕我？」

芳蘭想，他是不是企圖套出自己的想法？她盡量按捺住內心的激動，試探對方的意圖。

可是，不管對方如何誘發自己，張紹光卻絲毫不動聲色，好像和情人散步一樣，極其悠閒自在。芳蘭壓根兒無法從對方的表情中捉摸到任何跡象。

「是啊！……不過，我只把祕密悄悄地告訴您。當局大概還未曾掌握到殺人的證據。然而一定會拷問您，以便查出二十五萬元的下落和殺人犯。遺憾的是，我們國家對嫌疑犯採取的手段是極其殘酷的。我還是忠告您躲避一下。除此之外，我的確沒有其他意圖。」

「是嗎？！……」

芳蘭泄了氣似地自言自語說。

文保泰案件發生後，這個叫作張紹光的人和巡警一塊兒出現了。看來，連巡警中的官吏都非常崇拜此人。從那時起，芳蘭就覺得張紹光一定不是尋常之輩。

張紹光緊接著說：「有時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來的犯罪行為，實際上卻漏洞百出，往往最容易被查獲。拙劣的罪犯作案手法不同，要從中找出最確切的線索，反而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對那種乍一看來不像是犯罪的案件，只要動動腦子找出一根線索就行了，除此之外，不會有其他的線索。而您做的，可以說是這一類案件的典型。」

「這麼說，您的意思就是說是我作案了？」

芳蘭聽後，不由自主地抖動了一下肩膀。

他們二人不知不覺地已經進到隆福寺裡去了。

隆福寺嘈嘈雜雜、好不熱鬧。路旁賣藝人的招攬客人聲，以及逛廟會人群的嘁嘁喳喳聲交織在一起……

在這樣的環境裡祕密交談反而比較容易。張紹光用輕柔的語調說：

「悠悠館裡的二十五萬元轉眼之間像煙消雲散似地不見了，這個謎絕不亞於殺人案件。不過，實際上是不難明白的。問題是微妙的，因為當事人不想使這筆款子公開化。可是參與此事的有關人士卻在悄悄地進行調查。只要那筆錢不在館內，必然是被人拿出去了。這就像解答小學生的算術題似地很容易作出上述結論。除了將錢拿到悠悠館的兩個人以外，將錢拿出去的不就是只有您一個人了嗎？……雖然二十五萬元一捆鈔票的體積不小，可是，當時您不是把它放到桶裡，還在桶上面蓋了一些紙屑的嗎？……其實，只要頭腦略微清醒的人都會想到這一點的吧！」

「不過，您知道，有人在場的情況下，那些鈔票要用兩隻手才能抱起來呢。為什麼說是我……」芳蘭生氣地說。

「您說有人在場，其實在場的只是一個人啊。您說是不是？」

對方生氣，張紹光愈發冷靜。

他已感到兩人的辯論誰勝誰負已成定局。

「不是很奇怪嗎？」

「這還不明白？只要和文保泰合夥做。不是輕而易舉嘛！」

「……」

芳蘭沉默不語了。

她沒有回答，但她的表情中卻流露出內心的不安。對這一點張紹光觀察得很清楚。

她停了下來，稍加思索後又繼續移動腳步。她這樣做，大概是想掩飾內心的不安吧。

張紹光斜視著芳蘭，繼續說：「文保泰編了個戲，想表明那二十五萬元被賊偷去了。但他的上司都是一些貪得無厭的傢伙，他們把贓款統統揣到自己的腰包裡去。在文保泰看來，自己才得五萬元，簡直太少了，於是想吞併餘下的二十萬元。他的上峰不斷地向日本、向俄國敲竹槓，似乎感到這樣做，已經到了習以為常的麻木狀態了，區區二十萬元看來亦已不足道了。文保泰認為耍個小小的花招以飽私囊也算不了什麼……然而，一個人做有些困難，得找個助手。他發現您是個頭腦靈活的人，於是說服了您，兩個人串通一起演戲，耍個詭計。不過，您的靈活性好像超過了文保泰想像的程度啦。」

張紹光的話音剛落，芳蘭停下了腳步。

這時，她的心情似乎好轉了，看來又有信心了。

也許是張紹光的推測太離譜了吧。

「啊！您的想像力真豐富啊！」

「怎麼？您認為我講得不對嗎？」

張紹光說完歪著頭望著她。

「當然不對。」

「真的？」張紹光窺視著芳蘭說。

芳蘭的臉已經看不到神色不安的表情。

二人辯論，有時會因一言之差而定勝負。看來，芳蘭是占了上風。

張紹光不罷休，於是暗自思索：「是不是自己過於得意、不夠謹慎？說錯了，大概也不會太離譜吧？或許對方鑽了漏洞又神氣起來了。」

「糟糕！是不是小看了她呢。」

張紹光心中難免有些忐忑不安。

「您還有什麼想法，請繼續講吧。」芳蘭說。

她的口氣變了，帶著挑戰和揶揄的口吻。

此時退讓，必然敗北。

張紹光一向相信自己的推論。即使芳蘭發現了自己的疏忽，也絕不會有什麼大的差錯被她揪住。他決定接受挑戰：

「讓我再說下去好嗎？……付錢後，兩個日本人走到後門，突然想起忘了讓文保泰寫個收條，於是又轉回來。當時，您提著桶正想繞過悠悠館向裡面走去，被他們叫住了。您不得已又轉了回去。這時，您肯定驚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邊說邊向前走著。

芳蘭也跟著他走。

「您連別人心裡想的都知道了。」

芳蘭用試探的口吻插了一句。

「當然可以了解的。」

「後來呢？」

芳蘭毫不讓步追問道。

雙方爭執不下，誰也不放鬆。

「桶裡裝著二十五萬塊錢哪！」張紹光單刀直入地說，「表面上看來，您是把裝滿垃圾的桶拿去倒掉的。可是，那兩個日本人喊您，您小心翼翼地把桶又提回來，豈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您是個聰明人，隨手將裝了二十五萬塊錢的桶放在那兒，然後轉回身來……當然，這樣做是不得已的，您肯定對那筆錢放心不下吧？……」

「哎呀！您簡直就像親眼看到似的啊！」

芳蘭說話的聲音逐漸有些顫抖了。

「有些事比在場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呢。其實，略微動動腦子……是的，當您在一瞬間決定把桶放在那裡，您心裡大概會想：誰也不會注意這個裝滿垃圾的桶。豈料居然有人注意了。這個經常在那一帶揀破爛的人，想在垃圾堆裡撈點有用的東西。他就像平時那樣把手伸到桶裡。這一來，卻使那傢伙吃了一驚，他掏出鈔票來了……怎麼樣？我想像的可……」

「當然。您愛怎麼想就怎麼想。這是您的自由。」

也許剛才說話有點顫抖，為了掩飾自己，芳蘭說得很快。

「那個男人……」張紹光把話中斷了一下，然後又以爽朗明快的腔調說。「轉彎抹角地說不好吧。還是直截了當地把名字說出來，大家的心情也會愉快些……就是傭人老劉。聽說還是看門老大爺的什麼親戚呢……嗯……您，還有那兩個日本人敲悠悠館的門，裡面沒有回聲。你們互相說了句『奇怪呀』的話了吧？……嗯……是的。那時您在注視著周圍有沒有人。後來那個那須說還是叫人來吧……當您看到老劉在桶旁邊，便把他叫來。那時他已發現了桶裡的鈔票了。因發生意外，您叫大家工作，自己則說去找醫生……這樣，您就巧妙地將二十五萬塊錢從文保泰家中拿了出去。然而事情並不是您想像的那樣順利，老劉已經知道桶裡有鈔票。於是，就恐嚇您。有這麼回事嗎？」

「啊！說對了！」

使人感到意外的是這次芳蘭倒是很痛快地承認了。

「對！應該這樣，還是老老實實承認的好……但是，老劉是個笨傢伙。他發現桶裡的鈔票，立刻悄悄拿走就好了。可是，當時您叫他了，或許他沒有時間動手，或許他從來沒有見過外國鈔票，不知如何處理……總之，等到騷亂平息之後，他威脅您拿出錢來，想敲您的竹槓。不用多想，憑直感也可以知道。他倒不是要外國鈔票，而是要您拿出銀元來吧？……那傢伙敲了您多少錢？」

清朝的貨幣是以銀為本位，無論圓形，方形，只注意銀子的純度和重量。所以把早先使用的外國銀元通稱「洋銀」。將墨西哥的銀元稱作「鷹洋」、英國銀元稱作「雙燭洋」、法國銀元稱作「王冠銀幣」，都是以貨幣表面的模樣命名的。

「我給了他三百元。」芳蘭爽快地回答。

「是哪國的元哪？」張紹光問。

當時叫作「元」的銀幣有兩種：一種是日本的銀元；一種是英國與清朝貿易時專用的、在香港鑄造的叫作「站人」（即站著的人）的銀元。這種銀元的表面設計了一個扶著手杖站立著的人像，用漢字刻著「壹圓」作為記號。英國人稱之為貿易貨幣。銀的純度不過百分之九，比日本銀元低。

「是日本錢。」芳蘭說。

「那倒不算貪得無厭……不過三百日元也實在可笑。」

若按當時的幣值計算，三百元也是相當可觀的了。按一般的生活水準，一個人可以遊手好閒地過若干年。

不過，桶裡的英國鈔票相當於二十五萬日元。老劉雖然不知道有多少錢，卻知道是鈔票，便進行威脅。然而僅僅敲了三百日元，也的確使人感到可笑。

一定是老劉從未見過英國鈔票。他無從了解它的價值，也不知道那些英國鈔票能換多少銀元，他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

如果老劉知道桶裡的錢值二十五萬日元，他肯定不會只要三百元吧。

「說真的，老劉要的錢不多呀。」芳蘭說。

「那麼，你為什麼殺死老劉呢？」

突然，張紹光的表情變得可怕極了，他聲色俱厲地質問芳蘭。

這時，他們二人已不知不覺地離開了隆福寺，走到東廊下，然後又向北走去。

「他還提出了別的要求啊！」

「什麼要求？」

「他還想強姦我。」

「那……」

張紹光想：假使用國外法律解釋，芳蘭採取的措施，應當叫正當防衛。當然，這要根據當時的情況而定。

兩個人從東廊下穿過孫家坑，繼續向北走去。

這一帶和隆福寺的環境截然不同，人煙稀少。走進錢糧胡同，簡直連行人都看不到了。據說錢糧局過去曾設在這條胡同，以後把錢糧局改成國立內城官醫院，即後來的北京市衛生局。

芳蘭走在張紹光前面約半步，自然由她選擇道路了。她把張紹光帶進錢糧胡同，張紹光沒注意，只是跟著她走。

「是您把老劉帶到院子裡的吧？」張紹光問道。

芳蘭點了點頭。

「一開始您就想殺死他？」

這時，張紹光的腦海裡浮現出在國外的大學裡聽法律課、參觀法庭等情景。他現在以審判官自居，對芳蘭加以審問。

「是。當然是這樣。您想想，他想幹那種壞事，難道我不應當那麼做嗎？」芳蘭回答說。

「當然，你可以……不過，你做得太過分了。」

張紹光又想，這不能成為正當防衛的理由，便搖了搖頭。

芳蘭不是在對方突然襲擊、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殺死對方的，而是一開始就計劃將對方引誘出去。如果對方僅僅是企圖強姦女方而被殺死，任何國家的法庭也不會把殺人者的行為判成正當防衛吧！

「您是說我做得太過分了嗎？」芳蘭反問道。

「不管怎麼說，你那樣做是太過分了啊！……凶器也是預先準備好了的吧？」

「是，是的。」

「看來，您一定是使用鈍器一類東西從背後把他的頭顱骨打壞。您到底用的是什麼鈍器？」

「西式住宅裡燒壁爐用的撥火棍。」

「是鐵棍。您把這麼重的東西掄起來花很大力氣的啊！」

「不，不用多大力氣。可是……」芳蘭露出笑容。

走進胡同，她的眼神靈活多了。

「這是什麼意思？」張紹光繼續追問下去。

「我馬上告訴您。不過，我希望您先讓我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張紹光邊問邊想：對方大概已被自己追問到要害的事情，設法躲閃了吧？

哼！你別想再拼命掙扎下去了！

然而，芳蘭不是在拼命掙扎，她正冷靜地窺伺時機呢。

此刻，如果張紹光注意到芳蘭異常的眼神，說不定可以避免一場災難。

無論如何，在緊要關頭，應該使自己冷靜下來，退後一步，注意四周的動靜。

「我想了解的是，」芳蘭不慌不忙地說，「為什麼您那麼熱心地忠告我別回文保泰家裡去了呢？也許您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讓我回去吧？」

「我讓您回去？哈哈哈……您是說我要逮捕您嗎？」

「是啊！難道不是這個意思嗎？」

「當然不是。如果要逮捕您，即便回到文家，也照樣可以逮捕的喲！」

「那麼，您打算怎麼樣呢？」芳蘭皺著眉頭問。

她是這樣一種女人，每當她皺起眉頭，便會產生一種嬌媚之態。

「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不過我是想救您。」張紹光說。

「這是您的好意……那麼，您要我付出什麼代價呢？」

「哈哈哈。雖然我也想占有您，然而，我不是剛剛聽您說過，老劉不是想得到您而慘遭毒手嗎？我也會害怕的，就是想也不能說嘛！」

「您害怕到這種程度嗎？」

「是的。但願別遇到老劉那樣倒楣的事。」

「您說但願別遇到老劉那樣的事嗎？不過，不管您主觀願望如何，有時碰到這種事也沒法子啊。比如說……」

「比如說？」

張紹光像鸚鵡學舌似地重複芳蘭的話。

「比如說像您現在這樣！」

「現在？」

張紹光的話音剛落，他突然感到後腦勺一陣劇痛。

他馬上失去了知覺。

張紹光躺倒在地昏迷不醒。

一個男人手裡拿著棍子站在張紹光身旁。

他就是三槐堂的那個皮膚白皙的店員。

「這樣行了吧？」青年男子問芳蘭。

「多謝！你及時察覺到就偷偷跟在我們後面了吧？」

「嗯。我看到一個可疑的男人和你打招呼，為了慎重起見……」

「他沒死吧？」

「上次用鐵撥火棍，這次用頂門的棍子。我看到你向我使眼色，便酌情打了他一下。要殺死他，我馬上就地把他收拾了。」

「不，那倒不用……不過，把他留在這裡恐怕不合適。」

「要弄清楚他和哪方面有關係……好，我去雇輛車子來。你在這兒假裝照顧病人。」

# 第十三章同時失蹤

土井策太郎到文保泰家去了。

此行是為了逮捕芳蘭，以便審問出二十五萬日元的下落。

不巧，當天正是文家為文保泰「送三」的日子。

「送三」就是人死後第三天為死者舉行超渡靈魂儀式的日子。

中國的習慣是當死者入殮後，放在家裡停留一些時日。按慣例停靈四十九天。到了清末，講究排場的人家也不將死人停放那麼久了，一般是放七天到九天，窮人家則出殯更早。

喪事的第三天黃昏，為死者超渡靈魂。

每逢過年，家家戶戶都用紅紙將祝賀的詞句寫成春聯貼在家門。春聯早在年前就準備好了。文家當然也不例外。他家貼的門聯是：

莞草滿庭吐秀

杏花遍地生春

這副門聯是用泥金寫的。

此外，各處還貼上用方形紅紙斜寫著的「春」、「福」一類吉利的字。

由於文保泰之死，便用白紙將這些春聯覆蓋起來。

他家裡所有紅色的東西暫時都消失了，顯得慘淡淒涼。

杠房【註：殯儀館──譯者註。】的夥計們運來各種用具，在院子裡搭起棚子，掛上輓聯。

僧侶、吹鼓手等為數不少，並備置了葬儀用的大鼓、銅鑼。有錢人舉辦喪事，凡男弔唁者來到大門，即鳴鼓；女客到則吹喇叭，以便通知宅內的人。

念經、弔唁均在黃昏開始。策太郎到達文家時，正碰上人們在緊張地進行準備。辦事的人來來往往，任何人進入宅內也不會受到責問。

策太郎進去之後，立刻找到看門的老大爺。

當時，老大爺連眼泡兒都哭腫了。看來他是一個忠實的傭人。說不定由於親戚老劉的死而痛哭一場。

「芳蘭在哪兒呢？」策太郎問道。

「哎呀！……」看門的老大爺不停地眨巴眼睛說，「現在這兒亂哄哄的，我也不知道。您進去問問女傭人吧。」

在繁忙的時刻，人們只顧幹自己的活，誰也不知道其他人在什麼地方幹什麼。

策太郎到正房裡去了。

他正面巡視了一下大廳，只見大廳內兩條板凳上擺著一副蓋著綢子的棺材。棺材的前面有個披麻帶孝的婦人撲在地板上嚎啕大哭，旁邊有兩個婦人在撫慰著她。看來哭的人是文夫人，兩旁陪伴的是親戚。

按照北京的習慣，棺材置於南北方向。棺材裡塞滿了木屑，覆蓋棺材的綢子縫上蝙蝠形「壽」字。講究的人家，都將死者穿的衣服稱作「壽」衣、棺材稱作「壽材」。

這裡是靈前，也是未亡人放聲痛哭的地方。

策太郎看了看，又躡手躡足地向旁邊的廚房走去。

雖說他是文家的常客，卻從未進過廚房。因為廚房門總是關著，夏天也要掛上簾子。大概是不想讓客人看到裡面的情形吧。

然而，此時卻全然不同了，廚房門完全敞開，進進出出的人也很多。

十幾個男女僕人在繁忙緊張地工作。前來弔唁的人、親屬以及幫忙的人、僧侶、吹鼓手……都要吃飯，廚房顯得特別忙亂。看樣子連近親家中的傭人也找來幫忙了。

在這種情況下，是不便到廚房去的。

策太郎在外面望了望廚房，也未發現芳蘭的形影。

他又在走廊站了一會，打算從來往的人中間看看有沒有熟悉的人。

不多時，一個經常打掃庭院的中年女僕抱著小罈子從廚房走過來。

「你們真忙啊！」策太郎親切地打招呼說。

「哎呀！您也來幫忙？」作為文保泰的弟子，策太郎到剛逝世的老師家來幫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是啊！……大家都在工作……」策太郎曖昧地回答，然後問道，「唉！……芳蘭在那邊嗎？我找她有點事。」

「她不在廚房。是不是在裡面？……那個姑娘是不大幹髒活的……」

中年女僕邊說邊看著自己那雙抱著罈子的手。她的手已經被深褐色的醬油、豆瓣醬給弄髒了。

「那好吧。我到裡面去看看。」策太郎說完轉身離去。

正房後面有間房子叫作後罩房，與正房相隔一段距離。一般大戶人家都有這一類供女傭人住的地方，有時還成為藏嬌納妾之處。

策太郎繞到後罩房，看了看那裡的情形。

平素，男傭人沒有什麼事是不准靠近這一帶的。現在處在混亂之中，也顧不上這些了。

現在連女傭人房間的門都敞開了，外人出入也很隨便。

策太郎大搖大擺地進去看了看，沒有發現哭泣的人。

五、六個女人在縫製喪服、捆疊送葬時點燒的金銀紙箔。

雖然也有人打量策太郎，但以為他也是來幫忙的，沒有特別理會。

芳蘭不在裡面。

策太郎問一位面熟的年輕女傭人：「芳蘭在哪兒呢？」

「到取燈胡同辦事去了。這般時候也該回來了……也太慢了。」

「她回來以後，是不是會到這兒來啊？」

「這……大概會來的吧。」

「好吧，我待會兒再來。」

策太郎用極其輕鬆的口氣說完就離開了。

人死了有很多事情要做，規矩也真多。就以念經這件事來說吧，除去和尚外，還要請道士。至於滿族人呢？則請喇嘛來念經七日。要設祭壇，喇嘛準備七天的飲食茶水。不僅如此，還得請陰陽風水先生來斷定時刻的吉凶，甚至連遺族哭泣的方式，也有所規定。

當然，親人去世之後，對家屬親友來說的確是可悲之事。為了使他們不至於過分悲哀，在親人死後安排了一系列後事，讓他們處在緊張繁忙的氣氛中，這樣便沖淡了內心的痛苦和哀傷。看來，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吧。

策太郎自然與上述事情無關，可以悠然自得地在文家遛來遛去。他自己難免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沒有人注意他，人們都在忙於準備葬儀。

他向悠悠館走去。

悠悠館的大門被砸壞以後，只掛上一面白布幕。布幕不時被風吹起。

策太郎從布幕裡鑽了進去。

這裡就是文保泰被殺的現場。只有日本席子、紫檀木椅子和桌子。原先運進來的石碑已送還原主，自不待言，血跡也擦去了。

「什麼也沒有了……」

策太郎環視著空蕩蕩的悠悠館，自言自語地說。

牆角簡易自來水管下面的水槽裡，過去經常放著幾個水桶，現在也不知去向了。

策太郎思索道：「凡是能移動的東西都搬出去了。也許死了人的地方不吉利吧？紫檀木椅子和桌子可能留下來接待前來弔唁的客人。」

「啊！有件東西！……」策太郎驚訝了一下。

原來是字紙簍。

在淒涼的悠悠館裡，這隻字紙簍是唯一未被搬出去的。

過去，這隻字紙簍一直緊靠著用天然石砌成的那根柱子。自文保泰死於非命直至今天，它依然放在原處未動。

這裡就像凋零了的荒野似的。在放字紙簍的角落兒裡已經冒出了一些嫩草，策太郎感到一陣心酸。

他又看了看字紙簍。

內中空空如也。

策太郎記得，他們來找文保泰時，字紙簍裝了若干用壞了的毛筆、舊棉花球、蘸了墨汁的棉花、特製的彈簧，以及各種作廢的拓本。

策太郎撫摸著凹凸不平的天然石柱子，以一種無以名狀的心情回憶著文保泰生前的情景。

此時此刻他才開始產生哀悼自己老師的意念。

然而，感傷剛剛浮起，立刻又被驅散了。

策太郎一想到被詐取了二十五萬元，馬上意識到自己太糊塗了。

「我不是來緬懷故人，而是挽回名譽，設法取回那筆巨款！」

於是，他立即離開悠悠館。

走到門口，布簾子被風吹得呼呼作響，他的頭髮也吹亂了。

策太郎在文保泰住宅繞了一圈，又回到女傭人住的房間。

「芳蘭還沒回來哪！本來早就該回來的，不知是怎麼了。剛才那桐先生那兒也派人來找芳蘭。真是的，她到哪兒閒逛去了？……現在正是忙的時候。」

剛才見過策太郎的那個女傭人噘著嘴說。

據說，現在就連介紹芳蘭來伺候文保泰的那桐，也多次派人來找她。

芳蘭遲遲未歸，文家的管家氣得嘟嘟囔囔的，只好派人到芳蘭出去辦事的那個人家去找她。

事情是這樣的：文保泰生前曾向取燈胡同的一個叫作穆桂的旗人借了幾本書，對方突然說需要馬上用那幾本書，於是管家就派芳蘭還書去了。

被派到穆桂家找芳蘭的人回來傳話說：「早在三小時以前芳蘭就將書送到穆桂家，然後立刻離開了。」

一直待在文家等芳蘭的策太郎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想道：「糟糕！她一定乘機逃跑了。」

策太郎確信芳蘭不會再回到這所住宅裡來了。

正廳裡，和尚們已開始念經。

濃郁的香火味隨風吹了過來。

策太郎離開了充滿怪腔怪調的念經佛堂，走出文保泰的住宅。

他邊走邊思索著：這麼看來，那個叫張紹光的人，也是個可疑分子了。

因為張曾以巡警顧問的身分在文保泰被害的現場出現過，並且進行了各種調查。

是他在隆福寺裡告訴自己說：將二十五萬元拿出悠悠館的正是芳蘭。

好，這麼一來，也該查問一下張紹光。

張紹光似乎不是巡警營的人，若要追究此人，仍要通過與巡警有關的管道。

幸虧新開辦的巡警學堂裡有一個和策太郎相好的日本教員，他便將自己的意圖託熟人轉告巡警當局了。

次日早晨，巡警學堂教師給他帶來回信說：「昨晚張紹光不在宿舍。他平素就是個來去無蹤的人，直到現在舊習仍未改。不過，或許能在上半天聯繫上。以前他到外面住宿，第二天很快就會聯繫上的。」

一天過去了。等到日落西山，策太郎的朋友告訴他說：「無論宿舍還是巡警營，都沒有張紹光的影子，他也沒來連繫過。巡警當局也想找他談談，可是到處都沒找到。看來，好像是失蹤了。於是決定進行搜查。」

策太郎還拜託那須啟吾到文家去打聽一下芳蘭是否回來了。可是正像他所預料的，昨晚芳蘭一夜未歸。

看來，兩個人都失蹤了。

這不是偶然的吧。

說也奇怪，他們幾乎是同時失蹤的，甚至像是約好了似的，最後見到他們的蹤影也幾乎在同一地方。

最後一個見到張紹光的是策太郎。策太郎是收到他的邀請信，在隆福寺裡與他相見的。

芳蘭從穆桂住宅裡出來之後，曾到過附近隆福寺前的三槐堂。這是文保泰的朋友李先生親眼看見的。

那位老先生只當芳蘭辦什麼事去了，也沒有特別留意，再說老先生當時的注意力集中到字帖上，根本不知道她什麼時候離開三槐堂。

不過，老先生倒還清楚地記得下午兩點以後見過芳蘭。當時，在隆福寺內策太郎正和張紹光見面。

隆福寺內和隆福寺前的書坊──時間大致相同。

根據上述情況看來，這不是偶然的一致。

可能他們之間有連繫。

當晚，那須啟吾來到策太郎的住所。

這個經驗豐富的老諜報員也帶來了「偶然一致」的消息：「芳蘭由那桐推薦給文保泰，咱們過去是知道的。經過進一步調查，才知道她去那桐家之前，曾在慶親王家當過侍女。這樣看來，她肯定是個聯絡員。」

那須將調查的結果告訴了策太郎。

「嗯，她好像是個很起作用的人。」策太郎說。

「是啊！可以這麼講。」那須一邊用小指的指甲搔著右眉梢一邊說。「姓張這小子曾在日本和德國留學。回國後，曾有一段時間賦閒，之後意外地被振貝子看中了。」

「呵，振貝子是慶親王的……」策太郎說到此處緘口不語。

振貝子是慶親王的兒子。

看來，芳蘭和張紹光都是慶親王陣營中的得力人物了。

新的「一致性」被發現了。

「偶然」的影子逐漸清晰了。

既然是同一陣營的人，為什麼張紹光直截了當地告訴策太郎芳蘭是罪犯呢？

「的確有必要調查這小子究竟是什麼人。真是個難題啊！」策太郎抱著胳膊說。

# 第十四章監禁

翌日早晨，策太郎向吉祥二條胡同走去。

王麗英這位梳劉海式髮型的姑娘就住在這條胡同裡。

據說，這所房子是她舅父的。因戶主舉家遷往上海，託王麗英代為照管房子。因此，她的好友李濤等留日同學無所顧忌，常到此聚會。

策太郎是王麗英的朋友，雖然還稱不上是好友，但也是王家的常客。

策太郎似乎覺得自己已經很久沒有來過了。

他曾在王家探聽到有關清朝和俄國之間交涉撤兵協定的事。但是，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日本諜報網也搜集到與之相同的情報；不能說策太郎在這方面獨樹功勳。他可以不必顧忌，大大方方地到王家。

另外，彷彿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心情，促使他到王家去。說實在的，他很想見到王麗英。

對策太郎說來，王家似乎成了他獲得勝利的戰場，他可以無所畏懼自由出入了。

真難得啊！自從上次策太郎刺探到情報以後，他再沒有到吉祥二條胡同來玩過了。

再說，就是他想來也沒有餘暇。

他立即參與了收買文保泰的工作，加上又遇到文保泰之死、二十五萬元不翼而飛等事。轉瞬之間，又過了一個星期。

不過，也僅僅是一個星期。

然而在這短暫的時間內，發生的都是一些駭人聽聞的大事。在此之前的諸多事情，都成為朦朦朧朧的遙遠的往昔之事了。

「好像很久沒有見面了……」

每當他想到某些過分的事，內心不免譴責自己。

策太郎思緒萬端。

倘若王家高朋滿座，自己怎麼辦呢？那就若無其事地向大家寒暄一句：「啊！天真冷呀！」這就行了吧？

策太郎邊走邊自言自語地說。就在此時，他忽然意識到，越是注意自己的言行，越容易使人感到你行動蹊蹺。想到這裡，策太郎的額頭上沁出了汗珠。

策太郎邊走邊想，他的腦海裡總是浮現出王麗英的秀麗倩影。

由於身負祕密使命，和王麗英見面時總感到好像是欺騙了她似的，策太郎內心很不安。

日本方面不惜重金進行賄賠，致使中俄撤兵協定趨於流產。

日本終於獲得了對俄開戰的主動權，出師有名了。

此後，傳出一則煞有介事的消息，說俄國公使萊薩激怒地拍打桌子，終至流鼻血，倒臥在地。

策太郎總算完成了使命。雖然尚未接到回國的命令，然而已為時不遠了。

他決心設法找回二十五萬元，這只不過是受好勝心的驅使，絕非接受了什麼命令。如果讓上級知道了，說不定會下令制止這樣幹的。

同時，他又接到了一個密令，讓他不必隱瞞身分，可以光明正大地從事自己的商業活動了。

這樣一來，他無需用欺騙的手段對待王麗英，也免得內疚。

策太郎的心情也舒暢多了。

往常，他到吉祥二條胡同拜訪王麗英，她家總是高朋滿座。當然，王麗英一個人在家，也偶爾有之。

策太郎期待著後一種情況的出現。

這一天，果然如策太郎所盼望的，客廳裡只有王麗英。

他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到了時來運轉的時候了。

策太郎一邊想，一邊把事先準備好了的辭句說了出來：「啊！真冷呀！」

「請坐！」王麗英說。

平素，她總是和藹可親，臉上浮現著笑容。今天卻不同了，那種表情完全收斂起來。

她勉強敷衍了一下，只有幾秒鐘的時間。

她目光嚴峻。

「難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策太郎立刻感到不安，低著頭看椅子的扶手。

「土井先生！」

王麗英聲色俱厲地叫了一聲，這一下非同小可。她讓策太郎坐下，自己卻站著和他說話。

「什麼事？」

策太郎迎著王麗英的視線問道。王麗英完全像審訊似地凝視著他。

策太郎感到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弄不清對方為什麼這樣看自己。

「當初在東京和土井先生相處，我沒有任何戒心，什麼都想讓你了解，是把你當作好朋友看待的。」王麗英說。

「這一點，我很感謝。我也是以同樣的心情拿你們當作好朋友相待的呀！」

日清戰爭已經過去十年了，現在是日中關係最好的時刻。中國的青年了解到舊體制已無法使國家前進了，他們認為應當使國家走現代化的道路，而鄰國日本，便是榜樣。因之，數以萬計的青年紛紛東渡日本去求知。

當然，兩國之間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還保持著比較友好的關係。這種關係持續了十餘年，直到日本威脅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使兩國關係完全惡化了。

在兩國關係惡化之前，中國人只要了解日本人的身分、來歷，都會毫無戒意與之友好相處的。

李濤、王麗英等人是尋求革命的年輕人，清朝的叛逆者，這些年輕人是相信策太郎的。當策太郎參加他們的集會時，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和警惕。

大概李濤、王麗英曾向自己的同志介紹過策太郎，說這個日本人和他們有共鳴之處吧。

「是的。開始，我們也確實把您當作好朋友的啊！不曾向你隱瞞過什麼祕密。可是，最近你的行動使我們產生了懷疑。本來我們以為你是中國革命的同情者，是經營古玩字畫的日本商人……」

「這一點沒問題。怎麼啦？」

「之後我們了解到，事實也許並非如此……總之，你不是普通的日本人。對不對？喂！你欺騙了我們？」

「嗯？」

策太郎對受外務省之託，從事特殊工作一事，除告訴有關人士之外，從未和其他人談過。王麗英多半是從什麼地方探聽到的吧。

「她怎麼會知道呢？」

策太郎想，雖然自己的工作是極其祕密的，但自信不是什麼罪惡行為，當然用不著受良心的譴責。

「我沒有欺騙你們呀！」策太郎說。

「其實，你的面部表情已經證明，你欺編了我們……我看得出來。」

「不，那是誤會……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突然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土井先生，你不是很久沒有到我們這兒來了嗎？」王麗英突然轉變了話題。

「到你這兒來了……噢！那是因為最近很忙啊。」

「那是為一筆巨款的事太勞累了吧！」

「啊？」

「你還在裝傻？我們全都知道了。」

「全都知道了？」

「是呀！就連你到過什麼地方，做過些什麼，我們都……」

王麗英說完挺著胸，器宇軒昂。

她儼然像坐在審判席上的審判長。

策太郎心想：看樣子似乎她知道大致的情況了，掙扎下去也無濟於事。

「你說的是我到文保泰家中去的事吧？」他試探地問道。

「也許你會說，是為了去學習取拓本技術的吧？」王麗英諷刺地說。

「我是去收買他。」他很痛快地承認了。

「那麼，你是以什麼身分去的呢？」

「我只是受別人之託，因為我會說幾句中國話……別人希望我代為幫忙……其實我是臨時幫忙的，我的本職工作確是做字畫古董買賣。請相信我！」

「你是不是日本的密探，這與我們沒有多大關係。不過，日本密探或者是與之有關係的人，經常與清朝的上層人物有連繫……你們把那筆賄賂用的巨款送到文保泰家去，是受日本政府的指使吧？隨後你們是不是又受清政府的委託辦些什麼事呢？比如說，讓你們追查反對清朝的人……他們會樂意地給你們很多酬金的。聽說，對目前在安南的孫文先生的腦袋，他們就懸賞若干萬元。我們的腦袋當然不值那麼多錢了。可是我們還不願意掉腦袋啊！……正因為這樣，我們必須把周圍的情況摸清，哪怕是對稍微有點可疑的人，也要徹底查清……」

「這也是我的希望。請調查吧。」

這種談話場面是很奇妙的，策太郎反而感到高興。他甚至希望王麗英嚴厲鞭笞自己。

這大概也是一種少有的受虐狂吧。

然而，王麗英並未繼續追究下去。

「事情總會調查清楚的，請你在這兒待一段時間。」

「好的。不過，希望盡快地把我的問題弄清楚。」

「什麼時候才能弄清楚，我就不知道了。」

一直保持冷靜的王麗英這時突然變了，她連忙向左右顧盼。

這家客廳有兩個門，一個通向大門，一個通向內院。

王麗英突然向後一退，吹了聲口哨。

這肯定是聯絡暗號。

從兩個門外迅速跑進來兩個年輕的小夥子，他們和策太郎有過一面之交。

這兩個年輕人非常俐落地從左右兩側抓住策太郎的胳膊。

「你們太粗暴了吧？」策太郎面帶微笑地說。

「可以告訴你，在你的問題沒有完全查清楚之前，你就是嫌疑犯。」

「您不是說我的問題全都了解了嗎？」策太郎說完，立刻覺得後悔了。他認為王麗英這樣對自己真是太過分了，現在為自己辯護也不過是雞蛋碰石頭而已，又何必多言呢？

王麗英略微縮了一下下齶，什麼也不講。

「好吧。請您到這邊來。」策太郎右側的男青年說。

他講話的措詞很有分寸。

可是，抓住策太郎手腕的那兩雙手力氣之大，使人生畏。王麗英打開了通向內院的那扇門。

兩個人挾著策太郎穿門出去。

北京民房的走廊下面一般都鋪上一層水泥或粗糙的木板。然而，這裡卻鋪著地毯。

客廳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鋪設的，看來這是一所上流人士的住宅。

走廊很寬，三個人並排走都可以暢通無阻。

走廊有一面是窗戶，由於拐彎處成直角，又沒有安裝透明的玻璃，光線顯得很暗。

「請您在裡面暫時休息吧。」策太郎左側的青年說。

門開了。

這扇門是用很厚的杉木做成的，塗著沒有光澤的茶色顏料。這使策太郎聯想到在文保泰住宅裡見到的那副棺材。

裡面又黑又暗。

屋內散發出一股腐臭味。

光線通過開著的門的空隙，一直照射到裡面的牆壁。看來房子很深。黑色的窗簾擋住了窗戶，房子顯得很暗。

「唉！……」

他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嘆息，突然，「咔」的一聲，策太郎的右手腕被一個涼颼颼的東西銬住了。

「把左手伸出來！」

話音剛落，策太郎的左手差不多與右手並在一起，也被手銬銬上了。

「你們太謹慎了。」

「這關係到我們的腦袋，我們還不願意死啊，不得不謹慎哪。」策太郎左邊的青年回答說。

「你學的是什麼？」

「我曾在日本物理學校學習，中途退學了。」

「但是，現在……」策太郎回過頭去看著右邊的青年苦笑說，「現在卻被手銬銬上了。真妙啊！」

「我們是在巡警學堂跟日本教師學的。」

「噢！你是巡警嗎？」

「不，不是。」

對方回答後使勁地在策太郎背上嘭地捅了一下。

策太郎向前打了一個趔趄，消失在昏暗之中。

那扇厚厚的門發出淒厲的吱吱聲，便關上了。

門外響起了上鎖的聲音。

「我被關到監獄裡來了……」策太郎自言自語地說。

可是，他還沒有感到自己無路可走。

把我關進這間昏暗的屋子，到底要幹什麼呢？策太郎只好默默地等待著命運的安排。王麗英的存在，使他能夠排除一切痛苦。

待了一會兒，他沿著房屋的牆壁走了一圈。

這間屋子太寬敞了，莫若把它稱為大廳更合適。

在城市建築物密集的地區，不適合建造那種古老的四合院，而要建那種縱深的、中間狹窄的葫蘆形房屋。

到過王麗英舅父家的人，穿過走廊時，就會感覺到這是一所奇特的房子。雖然策太郎經常來，但他只知道大門和客廳。從外面看，簡直看不出這所房子是那樣的寬敞。

策太郎被手銬銬住了雙手，但也並非完全不能活動。他可以拉開窗簾，不過策太郎決定暫時不這麼做。他並沒有感覺到黑暗的可怕。房間掛上黑色的窗簾，也許是為了造成一種恐怖的氣氛。

他的眼睛逐漸習慣黑暗，裡面的陳設雖然有些模糊，多少還是可以分辨出來的。

他沿著牆壁走了一圈，覺得這間房子很大，大廳的中間擺了個大屏風，把大廳一分為二。

黑色屏風的影子映在牆壁上，屏風雖大，並未完全把大廳隔成兩半，屏風兩邊尚留有空隙。剛才，策太郎經過時並不知道這兒就是屏風的空隙。

他仔細地觀察了屏風的空隙，看來還不如方才見到的走廊的一半大，完全可以把廳看成「兩間房子」。

策太郎又回到開始進來時的那個犄角去了。

地板是用磚鋪的。

廳裡放了幾把椅子。

一切都處在混亂中，策太郎打算平心靜氣地把自己的思緒整理一下。

現在，他完全明白了自己被關進黑房的原因了。

他隱瞞了日本特工人員的身分。這一點即或被人指責，他也可以為自己辯解。從事祕密工作的人，怎麼會隨便公開自己的身分？恐怕哪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吧！

這是一般常識問題。

估計他們要追究的是策太郎和清朝官吏的勾結問題。

策太郎想：「自己和他們沒有什麼連繫，即便有，我也絕不會做那種出賣朋友的事。」

「如果問我，我就這樣回答。」

「信不信由你們。」

「也許會受到拷問吧！」他想。

策太郎並不怕拷問。相反，他寧願接受拷問。

他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穿著帶馬刺馬靴的王麗英，揮舞著富有彈性的皮鞭，發出噼噼啪啪的響聲──僅僅這些，就使策太郎心驚膽顫了。

肌肉上出現了鞭痕、滲出來的鮮血、喘息聲、呻吟聲、皮鞭的揮舞聲。

「也許自己精神不正常了吧。」

他在椅子上重新坐正之後想。

他抓住椅子的扶手站了起來。

他感到自己的手掌發澀不光滑了。

哦！原來平時根本不用的屋子已經積滿了灰塵。

# 第十五章解謎

「是幻想。」

策太郎搖搖頭，又打斷了自己混亂的思緒。

他越是沉浸在幻想之中，越感到這是一種樂趣。然而幻想畢竟是幻想，並非現實。

「還是想想別的吧。」

人們思考問題，往往喜歡閉上眼睛。等到頭腦中浮現的情景逐漸消失了，就會順利地理出一條清晰的思路了。

黑暗的屋子很適合思考問題，尤其是考慮「謎」一般的事物。

策太郎感到自己缺乏解「謎」的能力。

文保泰被害之謎尚未解開，甚至連頭緒都未找到。

二十五萬元巨款丟失之謎──關於此事，在他收到張紹光的那封奇怪的信之後，他就按照約定時間到達約會地點。此行是為了解謎，除此之外，還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問題。

那就是接著發生的事件──芳蘭的失蹤。

連替自己解謎的張紹光也和芳蘭同時失蹤了。這個「謎」又怎麼解呢？

根據自己的經歷思考如何解開上述一系列的「謎」，在黑暗中就不會感到寂寞無聊了。

實際上，上述問題都已經反覆思考過了。

在正常狀態下，將會圍繞著這一大堆疑難問題來回兜圈子。

然而，現在策太郎置身於異常狀態之中。

在黑暗中，或許會有一線光明出乎意料地照射進來吧。

策太郎期待著這種時刻的來臨，他再度從頭思考文保泰事件的始末。

眼前出現的若干「謎」之中，最容易弄清楚的，大概是芳蘭的失蹤。

張紹光曾提到，芳蘭是奪走了二十五萬元的罪犯，她可能已經察覺到自身的危險了。最好的辦法是銷聲匿跡。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也是古往今來犯罪者慣用的手法。

張紹光和芳蘭失蹤的時間和地點完全相同，可能是因為他們倆人在隆福寺附近偶然相遇。

當時，張紹光緊緊追趕著芳蘭。

不過，作案的當然不會只是芳蘭一人，肯定是力量強大的一夥人。張紹光窮追不捨時，說不定芳蘭一夥人進行反擊了。

芳蘭察覺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不正是由於張紹光節節逼近嗎？幾小時之前，她還若無其事地忙於「送三」的事情。當她感到自身的危險時立刻逃走了。

至於張紹光呢？

在策太郎的印象中，張紹光是一個工作馬虎，精神鬱悶壓抑的人。

他想，尾隨罪犯的張紹光，一旦被其同夥抓住，他的生命不就危險了嗎？

「說不定被殺掉了也未可知……」

策太郎一想到這些，眼前就像有顆流星似地閃亮了一下。

「老劉的死，是不是出於同樣原因？」

「老劉沒有張紹光那樣的洞察力，他絕不會推測出芳蘭私吞了二十五萬元，估計他對現場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芳蘭正準備把作案用的水桶拿到裡面去，中途被那須和自己叫住了。

芳蘭只好放下水桶轉回身來。

那隻水桶放在那裡是否真的安全了呢？

可以這樣設想，老劉經過那裡，他察覺桶裡有什麼東西。當他們環視周圍想叫人時，發現老劉正在桶的旁邊。

老劉發現了二十五萬元，他突然死去的謎也就不難解開了。凡知道祕密的人，其生命必然處在危險之中。

順著這條線索繼續清理下去，似乎可以說明問題了吧。

這時，策太郎感到焦急不安了，他希望一鼓作氣地推論下去。

正在此時，他忽然發覺屋子出現了亮光，頓時覺得氣氛有些不同。

好像只有一道屏風之隔的對面「房間」，進來了幾個人。

「呵呵呵！把我帶到這麼漂亮的地方來了！」一個男子在講話。

策太郎不禁一驚，這個聲音好熟悉啊！似乎在什麼地方聽到過。

「住口！」

一個嘶啞的聲音在怒斥對方。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是嗎？……你不肯說，我會設法叫你說出來的。」

「啊！真可怕！」

「可怕……哼哼！你別小看我們！」

「不，我並沒有小看你們哪！」

說話人的語調與眾不同，顯得有點抑揚頓挫。這時，策太郎從聲音中，好不容易想起是誰來了。

「啊！原來是他！」

文保泰被殺後，曾以巡警顧問的身分詳細詢問策太郎等人的那個叫張紹光的人。

據說他曾留學德國，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也就是此人，在隆福寺告訴策太郎是芳蘭私吞了二十五萬元。

和芳蘭同時失蹤的張紹光，現在就在隔壁房間裡，和策太郎一樣，他大概也成為俘虜了。

策太郎想，是不是張紹光緊追芳蘭不捨，而被同案犯抓去了。

照此推論，芳蘭與逮捕策太郎的一夥人必定是同一陣營的，王麗英和芳蘭便是一丘之貉了。

「那麼，張紹光和我是同一陣營的人了……」

將策太郎抓來的人，把他推到黑房裡去，立刻走了。可是綁架張紹光的人，卻依然在隔壁房間。

隔壁房間裡的對話還在繼續。

「喂！那兒有椅子……你就坐在那兒等著吧！」

「謝謝！你們很熱情啊！」

「你是給我們戴高帽子，還是挖苦我們呢？」

「不管怎麼說，房子寬敞些總是好事啊。剛才簡直不像話，連胳膊都沒有辦法伸直……你們特意把我帶到這兒來，然而遺憾的是，手銬把我銬上了，我還是不能隨便伸胳膊。」

「你別說得那麼誇張。兩隻手靠在一起，你愛怎麼伸就怎麼伸，你就是想做體操，也可以嘛。」

「好了，咱們不談這些。請問，你們準備把我怎麼樣？」

「你有嫌疑，要徹底查清。」

「噢！這豈不是小題大做？不過，反正我已經是俘虜了，不能說過分的話。既然要查清，我希望你們趕快著手。」

「別嘮嘮叨叨的，我們自然有我們的打算。你還是安靜些不要作聲好，這樣也可以消除疲勞。」

「謝謝你的忠告。保持沉默就能防止體力消耗了？……」

看來，張紹光不像策太郎那樣，一開始就被帶到這間屋子裡來，而是被關在一個狹小的地方，也正因為這樣，策太郎和張紹光才能待在一起。

另外，把張紹光帶來的人也許不知道隔壁還有一個叫作策太郎的俘虜。

這證明他們這個集團，並不是一個保持緊密連繫的嚴密的組織。

對面的房門開著，似乎是等待著什麼人的來臨。

策太郎悄悄地靠近了屏風。

雖然不知道將會出現什麼情況，但盡量靠近隔壁房間，容易聽到那邊的對話。或許根據情況，多少能夠判斷自己的命運吧？

他緊緊挨著屏風，屏氣止息地靜聽著。

須臾，果然有新的人物登場了。

「啊！你已經來了……讓你久等了。對不起！」

策太郎一聽聲音，立刻知道是誰了。

原來是李濤。

「哦！原來是你！」張紹光說。

「怎麼，你認識我？」李濤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緊接著，一道光線迅速地在黑暗中晃來晃去。

估計是李濤在用手電筒照射張紹光的面孔。

「啊！這麼說……」李濤像是想起了什麼似地，「在黑暗中，也能認出來嗎？……」

「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是誰了。以前在東京本鄉區的家庭公寓裡，天天都能聽到大嗓門說話的聲音。」張紹光說。

「聽說以後你又去英國，是不是？」

「嗯。去是去了，可是又馬上返回來。怎麼？連這點都弄不清楚！你們的情報網是不是出問題了？」

「我們不可能把一個普通留學生的情況，都了解得很詳細嘛。」

「其實，我已經不是留學生了，而是你們敵視的人，一個經常出入於朝廷高官顯貴家中的人。對這種人必須小心喲！」

「是嗎？……我早就聽說，漢人中有個頭腦靈活的人已成為韃虜的心腹。原來是你啊！」李濤說。

「你說我是個頭腦靈活的人，我聽了很高興。」

「總而言之，既然你是我過去的朋友，現在咱們容易交談了……你姓張吧？！叫……？」

「張紹光。」

「哦！想起來了……我叫李濤。」

「我可記得你！當時李濤很有名氣，東京的留學生，除了不正派的人以外，沒有不知道你的名字的。」

「這麼說，不也使我很高興嗎？」

李濤是審問被捕者才到這裡的。不料見面後才知道彼此曾住在東京的一個家庭公寓裡，是老相識。這樣看來，反而易於瞄準目標。

「你這次來，打算叫我供出罪狀吧？」張紹光問道。

「是的。雖說過去咱們是朋友，但也不能因此而寬容呀！」

「很抱歉。我沒有什麼罪狀可以交代的。不過，我可以盡量協助你們。我當然希望早些離開這裡。如果我痛痛快快地講了，是不是就可以獲釋？」

「那當然了。」李濤回答說。「見到你，我就想起從前的事。在東京，我就覺得你思想很怪……我想問問你。」

「思想？你為什麼不問我怎麼會弄清芳蘭做的事呢？談什麼思想，豈不是多餘的嗎？」

「不，我倒不是這麼想。我認為這才是最關鍵的。」

李濤說完，策太郎聽到椅子移動的聲音，可能是李濤將那邊的椅子拉過來，坐在張紹光的旁邊。椅子舊了，拉起來吱吱作響像是哀鳴一般。

「那麼，你想問些什麼？」張紹光反問道。

「我想問的全都與你的思想有關。」

「你們真是思想中毒了。老是思想、思想什麼的……」

「很早以前，我就不理解你為什麼老是那個樣子。現在我想知道，對我們來說，你到底是不是危險人物？從自身利害出發，應當弄清楚。」

「如果沒有什麼危害，是不是立刻釋放呢？」

「你是不是想盡量不提對我們有害的問題呢？」

「你這麼說也未免太露骨了。當然，我會盡量滿足你們的要求。」

「我認為你肯定不會坦率地說出來的，我也知道你很為難。」

「不，我是非常坦率的。哎，李濤君！這就是我的思想嘛。說起來也真不好意思。如果對你們有所幫助，我是願意講的。也許有人認為這是節操問題。說句老實話，我看哪兒也沒有什麼節操。從你們的角度看，大概會認為我是一個無恥之徒……但事實確實如此，我也沒有法子。」

「在東京，我就感覺到你好像對什麼事情都漠不關心。當時，我們常為你著急。」

「你也太過於熱心了。」

「不能不熱心啊。那時，留學生分立憲君主派和共和新政兩派，雙方幾乎每天都要唾沫橫飛地進行激烈的爭論。當時，阿基納魯德【註：一八六九─一九八四，菲律賓的革命家，菲律賓獨立運動的領袖，菲律賓獨立後任首屆總統──譯者註。】搞的菲律賓獨立運動對我們也有影響。那時孫文先生也從歐洲抵達東京……熱血沸騰的青年人，能坐以靜觀嗎？……可是你呢？卻採取了對什麼都無所謂的態度，認為哪一派都不錯。」

「是啊。總之，我認為並不存在節操。我已經說過多少遍了。這就是我的思想。」

「我們是無法理解的。你也並不像遁世的隱士呀。」

「嗯，當今世上，凡夫俗子不少都是很有野心的人，像竹林七賢【註：魏晉時期七個文人名士的總稱──譯者註。】那種雅士真是稀有的啊。」

「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李濤脫口而出。

策太郎曾與很多清朝留學生交往，可是不認識這個叫作張紹光的人。策太郎認識李濤等人的時候，張紹光已經到英國去了。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亡命日本。他們反對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陳腐落後的專制獨裁制度，希望中國走近代化的道路，成為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國家。當然，他們的主張是以維持清朝的統治體制為前提的，被稱為「保皇黨」。與之相反，孫文等人則主張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前者是君主立憲派，後者是共和新政派。

當時，可以說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幾乎都屬於兩派中的一派。

但是，張紹光哪一派也不是。他以冷眼旁觀的態度來對待那些熱衷於政治活動的人們。因之，李濤至今仍不理解張紹光。

現在應當是理解並查清他的問題的時候了。張紹光的行動已經觸及他們了。與其說為了查清事情的來龍去脈，莫若說弄清張紹光的意圖更為恰當。這是問題的關鍵。

「不明白？是的。坦率地講，連我也不十分了解自己。哦！我說的是真話，絕非戲言。」張紹光說。

「你不是還活著的嗎？」李濤發火了，策太郎聽得很清楚，「是的。你在我面前不是還喘氣嗎？怎麼樣，我想知道的是你為什麼而活？……是的。換言之，也可以說你生存的意義、價值是什麼？你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想，你不會醉生夢死地活下去吧？」

「不過，我確實也有些像醉生夢死似地活著。」

「你的話真令人難以理解啊！」

「不，我沒有那麼高雅。」

「我不相信。」

「我無法使你相信我的話，這的確很遺憾。我總覺得你對我的評價過高……我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沒有生存的意義，就不需要活了？……活著，人生才有樂趣。是啊，我想提出這樣的問題，具體說，就是對這件事的看法。究竟你為什麼要告訴芳蘭不要再回到文保泰家裡去了呢？看樣子，你對我們是好意的，給你帶上手銬實在是對不起。不過也許其他什麼原因才使你遭到這種報應。」

「這件事，芳蘭也問過我，我如實回答了……我僅僅想幫助她……」

「我還想問問，你為什麼幫助她？」

「你一定要我回答，那我只能告訴你，這不過是我一時心血來潮罷了……也許這樣回答太簡單了吧？」

「什麼？你只憑一時心血來潮就幫助別人了？」

「你不相信也沒有辦法。不過我就是這麼想的……說實在的，我是個變化無常的人。」

「據芳蘭說，文保泰案件發生之初，你曾協助巡警當局進行搜查。那時，你也是一時心血來潮嗎？」

「是的。不過，也夾雜了一些其他因素。」

「那是什麼呢？」

「還不是為了飯碗？給別人出出主意，拿點報酬維持生活。」

「你這樣有學問的人，不是可以做其他工作嗎？」

「這麼說，我現在做的是微不足道的瑣事了？聽你這麼說，好像我做的不是正經事吧？」

「不，我說的是正經的事。聽芳蘭說，你不過僅僅給巡警出出主意，並沒有正式的官銜。是不是啊？……」

「你是說，不正式當官就不行，是不是？……唉！像你們這樣有革新思想的青年，尚不能排除仕途思想，真令人反感。」

「這倒不是什麼仕途。我是說，應當有個固定的職業，有了固定的職位，才能有所作為？對於一個黨派成員來說，搞革命，不是也需要有固定的職業嗎？……好了。這是個人的愛好，咱們不必在這裡議論這些問題。」

「謝謝你！我也是不善於談論這些。」

「咱們已經東拉西扯談了不少了，現在應當把問題整理歸納一下了吧？……你說你是一時心血來潮幫助處理文保泰案件，並進行了搜查，之後又憑一時心血來潮幫助芳蘭。」

「是的。但願你能相信我的話。」

「搜查犯人、辦案子，你憑一時心血來潮，其中也有另一種目的──糊口。僅僅從你說的這些來看，你的動機並不純。你幫助芳蘭，純粹是一時心血來潮，這一點你是真實的。在處理文保泰案件，進行搜查的時候，你袒護芳蘭，真的想幫助她……這麼說對不對？」

「呵呵！你真是巧妙地把我的思緒全整理出來了。太可怕了。」

「假如這樣，你就不是我們要逮捕的人，而是我們尊貴的客人了。」

「總算弄清楚了吧？……經過不少周折才到達這一種地步，我真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了，甚至還砰的一下被打暈過去。是不是用撥火棍打的？」

「用鐵撥火棍打你，你早就去見閻王爺了，是頂門用的木棒……在這件事上，我們應當向你道歉。請原諒！總而言之，在韃虜身邊從事革命活動，必須加倍小心才行，分清敵我……明確說，經過了解，凡不是自己方面的人，大體都當作敵人處理，你受委屈了，真對不起。總之，提高警惕是最要緊的。再說你這種人實在像個可疑分子。我們聽了芳蘭的彙報，不能不這樣考慮。」

「好了。算了吧……我確實是可疑的人，連自己都會這麼想啊……哦，謝謝你。」

咔的一聲，手銬被卸下來了。

「這麼一來舒服多了。」張紹光繼續說，「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伸懶腰了……」

隔壁房間裡的兩個人，通過對話，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了解。

「其次，」李濤說，「對文保泰案件，巡警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希望能告訴我，好嗎？」

「他們大概什麼也不知道吧……我還沒有和巡警講呢。」

「只有你一個人知道了？」

「那倒未必如此。」張紹光曖昧地說，「有些事情就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現在呢？托你的福，我彷彿全都明白了。」

「你是怎麼弄清楚的？我想了解一下。」

# 第十六章「謎」劇的作者

據說，在北京內城居住的多為滿族大官，外城則是漢人居住的地方。

王麗英舅父的住宅──這座奇怪的房子座落在北京外城的吉祥二條胡同。

這一帶靠近琉璃廠，很多文人墨客住在這裡。各地的同鄉會館也設在這一帶，成為在京同鄉們友好交往的場所，也為外地來的同鄉提供臨時住宿之便。雖說，此地屬於外城，但離內城的官廳街比較近，交通很方便。

這一帶住宅的特點是：門面比較窄，庭院很深，裡面相當寬敞。關押策太郎的這家人家也屬於這類住宅。

其實，這一家的警戒並不森嚴，要想逃跑也非難事。如果能找到後門，是很容易逃跑的。然而，也不能帶著手銬跑到街上去啊！策太郎心想，還是應當在消除誤會之後，光明正大地走出去好，不如在此等待。而且，隔壁房間的饒有興味的戲還會繼續演下去，自己也不至於處在百無聊賴之中。

「直到現在我還弄不明白，文保泰事件的背景到底是什麼？」張紹光問。

聽得出來，他現在是愉快的。

「呵呵！你也有無法推測的事啊！」

「二十五萬塊錢是一筆巨款。不用多說，錢是作案的動機之一。可是，他們為什麼要這筆錢呢？真正的用意是什麼？這一點我還沒有了解到。用錢的動機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很難一下子捉摸到。假使僅僅拿錢去買麥子，那當然會使人明白用錢的動機是什麼。」

「一般說來，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可以做。」

「是的。正如你所說的，金錢萬能。在見到你之前，對他們竊盜那筆巨款的真正動機是什麼，我的確不了解……現在可以估計到，或許做革命活動的經費吧？」

「嗯，那個……啊……」

「你不用擔心，我不會向誰宣揚……如果這二十五萬塊錢牽涉到李濤，那麼連小孩子也會明白，肯定與革命工作有連繫的。芳蘭姑娘把自己的身分掩蔽得真巧妙啊！……那桐和慶親王這條線是出現了，但是不管怎麼調查，也查不出李濤這條線啊。然而，袁世凱卻若隱若現地浮現出一點兒來了。也許他是來搶奪這筆巨款的……」

「嘻嘻嘻嘻……你想得太過分了。」李濤冷笑地說。

「過分的是你。殺害文保泰的劇本是你寫的吧？」

「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

「我看演員表演得很出色，劇本寫得太拙劣了。我不了解芳蘭是怎樣唆使文保泰，侵吞日本方面的收買費的。文保泰中她的圈套，當然也是他本身貪婪的欲望造成的。總而言之，芳蘭的演技真高超啊……在我見到你之前，還以為主角是文保泰，芳蘭只不過是按照他的命令行事而已。這麼說，現在回憶一下在錢糧胡同，我曾用圖解的方式向芳蘭分析文保泰案件。當時，她只說『有一個地方錯了』，而其他地方都說『對了』，或是說『你真像當場看到了似的』等等讚揚的話。現在我才明白事情的真相……我的推理和分析與事件的經過基本符合，只有剛才講的那一點與真相不符。我原以為芳蘭在文保泰引誘下協助文保泰侵吞了那筆巨款，結果，事實與我想像的完全相反，實際上，這個案子的主角是芳蘭！」

「現在你已經明白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了吧？」

「是的……不過，我搞錯了的地方是最關鍵的。這個問題弄清楚了，文保泰案件就一目瞭然了。過去一直不明白炮制這個案件的真正用意，現在也明白了。」

「你真聰明！」

「感謝你對我的表揚！」

「不過，你沒有讚揚我，你說我寫的劇本粗劣，的確使我覺得很遺憾。」

「殺害文保泰的方法也是很笨拙的。我查看現場以後，立刻了解到這一點。」

「當時就立刻了解了？」李濤像鸚鵡學舌似地重複張紹光的話。「我還以為任何人也不會知道是誰殺了文保泰……」

「你以為別人不會認為芳蘭是殺人犯嗎？那是不可能的。你想想，在那麼狹小的範圍內殺了人，還想不讓別人知道，真是掩耳盜鈴了。只要搜查的人考慮到殺人的方法，就會破案的；何況，除了芳蘭使用的方法之外，根本不可能有其他辦法。」

「……」

「其實，倒不如乾脆用別的拙笨的辦法，例如砸壞悠悠館的大門，偽裝成是強盜闖進去殺人搶劫。社會上的強盜太多了。要想在人數眾多的強盜裡尋找殺人犯，的確是件麻煩的事啊！」

「你想到了嗎？」李濤不耐煩地問道。

大概李濤本來以為自己創作的是得意的殺人傑作，沒想到卻被張紹光貶低成這樣，不禁有些惱羞成怒。

「我當然會想到。」

「二十五萬塊錢是怎樣運出去的，正如你設想出來的情形一樣。可是，文保泰那邊的事，到底怎麼樣呢？」

「你的自信心真是太強了。」

「不，我看這種評價用在你身上更為合適……好，現在你再用圖解的方式講講文保泰那邊的情況吧。你能夠探查到他們的真相嗎？……喂，你說呀！」

「好，我說！」張紹光斬釘截鐵地回答。

李濤對張紹光的機智才幹感到吃驚，躲在屏風後面的策太郎，也不知不覺地覺得自己的神經處於緊張狀態。

一切都在有計劃地進行著。

把張紹光帶進來的男人離開了。李濤大概用眼神暗示了他們，把他們打發到走廊去。

「他的手銬已經卸下來了，沒關係嗎？」一個男人在門外輕輕地對李濤說。

「沒關係。」答話的卻是張紹光，「打起架來，我是敵不過李濤的。」

屋子裡沉默了片刻。

這時，除了躲在屏風後面的策太郎，空空的大廳裡，只有李濤和張紹光兩個人。

「事件發生後，我立刻跑到文保泰被殺的現場。」張紹光不慌不忙地說，「我讓巡警盡量維持原狀，保留現場。然後，和芳蘭見面，問了她很多事情，連一些細節都查問了，尤其是在她離開悠悠館之後，兩個日本人怎麼把她叫住，談了些什麼。我又詢問了那兩個日本人……然後將他們雙方談的問題進行了對比，發現芳蘭只漏說了一件事。她不是神仙，當然有可能遺忘一些細節。一開始，我就對她抱著寬容的態度……唉！人的本性太善良了。」

「呵！你是說，她忘了說些什麼嗎？」

「啥！你的劇本裡不是也有這種情況嗎？其實，本來也沒什麼，我沒有怎麼注意，她當初和我講了就好了。但是，日本人說的事她卻沒有涉及到……我發現破綻，謎就從這兒開始被解開了。」

「別裝腔作勢的，快說吧！」

這是李濤的聲音，聽起來，他是相當著急的。

「事情是這樣的，」張紹光沒有按照李濤的要求去做，把話扯開了。「當時芳蘭被日本人喊住了，談完話後她轉身向悠悠館走去，就在這時，跌了一跤……在窗簾下面有……她著急得很，轉身太快了……這些都是日本人說的。你的劇本也都有這些事……好，現在接著剛才的話繼續講下去。她摔倒了，就在她摔倒到爬起來的一剎那間，芳蘭幹了一件大事啊！……所以，她不願意提及自己摔倒了的事呀。」

「嗯……」

李濤哼了一聲，流露出內心的不安。

「那塊窗簾，」張紹光突然提高了嗓門。「就在那塊窗簾下面捲起來的幾釐米空隙處，她突然發現文保泰的變化。那個叫什麼名字的日本人看到了……哦，是那個沒有鬍子的……」

「土井策太郎……」

此時，策太郎正躲在屏風的後面，蜷縮著身子偷聽他們的對話呢。

「對，就是他。當時，芳蘭是故意摔倒的，她利用極其短暫的瞬間看了看悠悠館。這時，文保泰肯定還活著。大概他坐在別人運來的石碑前面正準備取拓本呢……芳蘭故意摔倒，是想看看文保泰是否正好坐在他平素工作的位置上。他工作的範圍實際上只限制在那三張日本席內。凡是運到悠悠館的石碑，大部分都是很重的。文保泰一旦冷靜地坐下來，就紋絲不動地埋頭取拓本了。總之，他取拓本，肯定在固定的位置上。為謹慎起見，芳蘭利用時機通過窗簾的空隙，觀察文保泰的動靜……哦，在你的劇本裡，可沒寫上日本人叫芳蘭的情節啊！當然，你也沒有寫那兩個日本人離開悠悠館以後又轉回身來。再說，你也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種場面……不過，發現文保泰死時，芳蘭一定要和別人在一起才行……我也調查過，聽說琉璃廠的修古堂主人曾去過悠悠館，估計芳蘭和他是打算謀害文保泰的吧……是的，你在劇本裡是那麼寫的吧？！芳蘭摔倒，也就是她暗暗通知修古堂主人之時。可是，兩個日本人突然轉回悠悠館，芳蘭不得不改變計劃。總而言之，那兩個日本人是看到活生生的文保泰了的，芳蘭便抓緊時機，提前執行了預定的計劃了吧……」

「好啊！你真不愧是偵探名家哪！連那麼一點點小事都推斷出來了，我真是服了！」

「告訴你吧。據說芳蘭摔倒以後爬起來時動作顯得特別慢。這個情況也是從那兩個日本人嘴裡掏出來的。」

「你調查得真仔細啊！」

「誰也不注意的細節，往往隱藏著意想不到的線索。比如說，有人會想，她摔倒的姿勢是不自然的，爬起來也會不自然，動作緩慢。其實呢？她慢慢地爬起來，是為了觀察一下文保泰是否像平素那樣坐著不動。另外，窗簾下端有幾公分空隙，也是事先故意搞的……然後，不就只剩下勾凶器的扳機了嗎？在摔倒後再爬起來的一剎那，芳蘭已經很敏捷地勾了扳機了。怎麼樣？是不是我說的這樣？」

「哦！我除了說你是一個有特殊才能的人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講的了。作為韃虜的心腹，你像狗一樣到處聞來聞去，我真替你可惜！新政權成立後，一定會重用你吧。」

「你說的新政權，什麼時候才能產生？」

「你這樣有敏銳觀察力的人，還不明白嗎？」

「我明白的話，就不必辛辛苦苦地做現在這種事了。」

「十年以內……這是我的預言……好，咱們暫時先把這些放一放。我問你，你是怎麼知道芳蘭勾扳機的？」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除了我說的那種情況以外，不可能有別的。芳蘭是個精心安排的人物，程序也很複雜。一旦掌握了線索，她作案的事實便會被全部查出來，她也就難以逃脫了。」

「是嗎？……我們確實沒想到會有你這樣善於觀察的人喏。」

「這只能說你們太過於自信了……劇本作家，我想問你一件事，你有沒有去過現場？」

「沒有，一次也沒有。」

「一次也沒去過，居然能設計出這樣一個方案，真不簡單啊！」

「不，我只是偶然想出來的。」這時，李濤覺得不必再隱瞞什麼了，乾脆痛痛快快地講出來。「有一次，芳蘭對一個曾在日本學過建築的人說，混凝土結構牢固，很難一下子剝下來。那個人說：『不會的。』芳蘭就告訴他悠悠館就有這種情況。對方仔細問了情況，芳蘭告訴他，悠悠館裡的柱子是用天然石砌起來的，石塊亂七八糟，柱子的縫隙大小不一，很不像樣……於是，那個人說，這樣的話就沒辦法了。之後，芳蘭把這件事告訴我，還說石頭與石頭之間的縫隙又大又深。這種情況給我印象很深。」

「你根據芳蘭提供的情況，想出暗殺文保泰的辦法以後，是不是拍案叫絕了呢？」

「不，沒有，我的腦子沒有你那麼靈活。當時，我只是把芳蘭講的情況記在腦子裡。過了些日子，芳蘭和我談起文保泰取拓本的事，提到文保泰用的棉花球是一種特殊的取拓本的工具，裡面裝了彈簧。這時，我一下子就把芳蘭講過的石頭間的空隙和棉花球內裝彈簧的事連繫起來；然後又想出使水泥脫落的辦法……總之，這些事情一股腦兒都在我腦海裡浮現出來了……而且，最理想的是，文保泰大體上，都是在固定的地方工作……我想，如果把悠悠館當作舞臺，能不能在這個舞臺上做些什麼有趣的事呢？」

「於是，你就想出殺人的遊戲來了，是不是？」

這時，張紹光插了一句話。可以聽出來，張紹光說話的口吻帶有輕蔑的成分。

「當時，我正好了解到日本方面打算通過文保泰收買清朝政府的要人。所以，決定把悠悠館當作舞臺……我還和芳蘭商量過這樣做有沒有可能。」

「你索性試一試，是嗎？」

「芳蘭試了多少遍了。」李濤回答說。「她把彈簧插進縫隙的深處，再將類似魔術師使用的那種細長的利劍牢牢地塞進去。劍端約二公分長的地方塗了烈性毒藥，然後用剝下來的水泥塊蓋上，將毒劍隱蔽起來。這些事做完以後，我們還是不放心。因為，應當怎樣才能使蓋上的水泥塊掉下來，讓毒劍猛射出去的問題還沒解決。之後，芳蘭用結實的細繩子，緊緊地繫在水泥塊上，通過排水口把繩子的一端拉到外邊。細繩子是用透明絲編的，肉眼幾乎看不出來。這條細繩正是你講的凶器的扳機。當然，勾扳機也是有竅門的。據芳蘭講，拉繩子，也就是你說的勾扳機，應當迅速有力地猛拉一下，這樣，水泥塊就會被拉下來，毒劍受水泥塊撞擊，便立刻被尾部頂住的彈簧用力彈射出去，飛向前方。

「毒劍安在什麼地方呢？這也是經過仔細推敲的。為了對準文保泰坐的地方，芳蘭找了好幾處石縫安裝毒劍，最後才選擇了一個最佳的位置。然後，悄悄地進行試驗。好在只有她一個人能夠自由進出悠悠館的，而且鑰匙也由她保管，她有很多機會慢慢練習射擊。角度、高度、彈簧的韌性、細劍的選擇，都是經過仔細琢磨的……再加上芳蘭有毅力，工作認真。她反覆試驗，以期達到正式『演出節目』時胸有成竹，萬無一失。」

「呵！任何事情在成功之前都要付出很大努力和代價啊！」張紹光說。「看來，在試驗的過程中，也必須考慮設法不留下證據和痕跡。我曾仔細量過，悠悠館排水口的直徑是三公分。繫在細繩上的水泥塊，須穿過排水口拉到館外。問題是怎樣不使人發現插進石縫裡的彈簧。毒劍射出去時，彈簧也必定從石縫裡彈出去，所以石柱下面放字紙簍接彈簧。是不是？」

「哈哈，最後的結論，都被你推出來了……芳蘭在字紙簍裡放了若干舊棉花球。文保泰自製的棉花球都安上彈簧，即使字紙簍裡有很多彈簧，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和注意。」

「設計得真巧妙啊！……不過，芳蘭在試驗的過程中，對假想目標……也就是在文保泰平素工作時坐的地方，放上什麼東西作靶子呢？否則，彈出去的利器會打到對面牆上，再說，也不知道需要多大力量才能擊中目標，那怎麼行啊！」

「是啊！芳蘭用椅子撐著日本席子，把那張席子當作文保泰進行試驗。她猛力射擊，好像刺進去很深。由於劍塗有烈性毒藥，只要透過衣服刺進皮膚，就會達到目的了……」

「看來，非把他殺死不可！」張紹光自言自語地講。

「當然了。我記得芳蘭是那麼說的……」

這時，又聽見椅子的吱吱聲，大概是李濤挪動了身子，想坐得舒服些。

「革命不是兒戲。直截了當地說，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不殺掉他，就會被他殺掉。你的腦子的確很靈活，可是你不了解激烈鬥爭著的世界……這說明你是可悲的……」

「我不了解這些，不是更幸福些嗎？……再說，我也不想了解你說的那種世界。」

「你這個人哪，只考慮自己的事……如果我們的親兄弟，甚至子子孫孫永遠做奴隸……如果我們的國家成了外國的殖民地……每當想到這些，我都會不停地流淚。為了洗清屈辱，堅持戰鬥，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要知道，這就是革命，革命就要死人。譚嗣同不是因為搞戊戌政變被處死了嗎？革命沒有不流血的，首先是流我自己的血……」

# 第十七章尾聲

土井策太郎的背上滲出了冷汗。

不多久，李濤和張紹光一起出去了。

策太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王麗英同黨是否知道策太郎偷聽了李濤、張紹光兩人的對話，策太郎不得而知。

這兩個人走後，過了一小時左右，進來一個男人把策太郎的手銬卸了下來，然後把他帶回客廳裡。

「真對不起你……經過調查，我們了解到你不是壞人。假使不進行調查……這都靠大家的努力。」王麗英說。

策太郎撫摩著手腕上被銬的印子。

「請你們盡快調查清楚。」

「我們已經調查過了。」王麗英回答說。

「我以為現在才開始呢……」

「不，不是……已經調查完畢。今天什麼也不說了，請你回去吧。」王麗英像是哀求似地說。

於是，策太郎便遵命回去了。

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見過王麗英和李濤。

兩天以後，他到吉祥二條胡同去。但怎麼敲門也無人應聲。

「難道沒人在家？」策太郎思索道。

當天傍晚，他又去了一次，敲了許久，也還是沒有反應。

第二天，他再去一次。

依然一無所獲。

「也許以後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不知什麼原因，他產生了這種預感。

事實果然和他預料的一樣。

以後，策太郎再也沒有見到在吉祥二條胡同聚集過的任何一個革命者了。

二十五萬元巨款到手後，他們把這筆錢用做革命活動的經費，並且全都從吉祥二條胡同撤走了。

翌年，日俄戰爭爆發。

不過，在此之前，策太郎已離開了北京。他的任務完成了，可以說是成功地完成了。日本方面出師有名，從而掌握了發動戰爭的主動權。

策太郎再次回到鹿原商會，他決定做一個經營古玩字畫的美術商，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業務水準。

又過了若干年，他父親引退，他辭去鹿原商會的工作，回家繼承父業去了。

那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了武昌起義，衰老的清朝終於壽終正寢了。

策太郎一面看著報紙上刊登的消息，一面回憶起王麗英、李濤等人。

他想，在革命的敘事詩裡，應當見到他們的英雄業績。

清朝滅亡後，形成南北割據的局面，可是，共和國誕生了，中國永遠脫離了帝制。新政權錄用了新的人才。

「過去李濤是某一革命集團的中心人物，在新政權裡，肯定會給他安排很好的職位吧。」

策太郎浮想聯翩，同時非常留意報紙，希望從中發現李濤的名字。然而，一無所獲。

王麗英怎麼樣了呢？

那個勇敢的殺人犯芳蘭現在又如何呢？

第一次大戰末，在一張報紙的角落裡，策太郎好不容易發現了張紹光的名字。

這張報紙報導了上海市政府和租界的警察機構工部局就治安問題舉行協商會議的消息。當時，策太郎漫不經心地瀏覽這則消息，偶而在上海市政府代表的名單裡，發現了張紹光的名字。

「不會同名同姓吧？」策太郎想。

張紹光這個名字在中國人中是常見的。可是，治安問題，肯定與警察有關。張紹光過去是警察方面的人，報紙上的名字，說不定就是他。

因業務上的關係，策太郎曾多次到中國來，而且常在北京逗留。

金魚胡同、燒酒胡同、吉祥二條胡同、隆福寺，特別是鐵獅子胡同文保泰的舊居，對策太郎說來，全都彷彿是自己的故鄉似的，使他非常留戀。

文保泰的舊居早已易人。

他以懷念的心情重遊舊地，當走過文保泰的舊居時，他久久望著裡面，已經看不到悠悠館的蹤影了。大概不適合住人改建了，裡面還安上煙囪，這是過去所沒有的。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見到了那個留著八字翹鬍子的那須啟吾。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策太郎受一個古玩商之託，到美國參加中國陶瓷器的拍賣，歸途中，在洛杉磯的日本街，突然碰到了那須啟吾。

日俄戰爭之後，那須到美國定居了。

「到我家去吃飯吧。」

那須熱情他把策太郎請到家裡，那須的住宅位於洛杉磯市郊，豪華宏偉，這使策太郎大吃一驚。

「祝賀您！您生活得很好。事業上一定很成功。」

故友相逢，分外高興，何況那須又是非常順利呢。

「不，哪裡……只能說混得還可以就是了。」

那須有些不好意思地頻頻摸著翹八字鬍鬚。

他的身體比以前胖多了，顯得魁梧健壯，只是鬍鬚的形狀絲毫未變。

在那須的盛情款待下，策太郎住了整整三天。

對於往事，兩人自然以懷舊的心情暢談一番。那須感興趣的不是過去進行諜報活動的事，而是更多地談及到美國以後，自己是如何奮發圖強的。

「您還是做那方面的工作嗎？」策太郎試探地問道。

他還以為那須是日本政府派到美國進行諜報工作的呢。

「不，我早就洗手不幹了……你想想看，我做那種工作，能在這種地方住嗎？」那須回答說。

看樣子並非撒謊。

※※※

策太郎再也沒有見到北京吉祥二條胡同的熟人了。可是被抓進吉祥二條胡同的張紹光，後來卻在東京和策太郎重逢。

與治安方面有關的國際會議在東京召開，張紹光作為中國代表的一員出席了這個會議。

策太郎一發現他的名字，立刻按照報紙上登的旅館的地址給張紹光打了個電話。不巧，對方出去了。於是，策太郎將自己的姓名、電話號碼告訴服務員，並讓旅館方面了解一下，此人是否就是當初在北京悠悠館的那個張紹光。

果然不出所料，他當天就接到回電了。

他的確是往昔的張紹光。

張紹光回話說，待工作完畢再慢慢敘舊。三天以後，他們在東京的一家飯館見面了。

這次會面，距悠悠館事件已經十五年了。

策太郎感慨地說：「歲月如流，可是看來，您的容顏依舊沒有什麼變化。」

「我啊，其實早就變老了。托您的福，咱們分別之後，我沒有多大變化。」張紹光微笑著說。

從前，張紹光的臉總像是蒙上一層暗淡虛無的陰翳，現在看來，他臉上的陰影少多了。不，幾乎可以說是看不到了。從外表看，他的容貌比他實際年齡還年輕得多。這也許是陰影消失了的緣故吧。

策太郎將當年自己被關在吉祥二條胡同的黑暗大廳裡，隔著屏風偷聽到他和李濤二人對話的事告訴了張紹光。

「哦！這件事我倒是初次聽說。這麼說，那個案件的來龍去脈你是了解了。」

「嗯。托您的福。如果我不是在被關押期間聽到了您們講的話，那麼對我來說至今還是個『謎』……哦，當時的那些人，以後的情況如何？」

「那兩個人在一塊兒了。」

「那兩個人是誰？」

「李濤和王麗英。」

「嗯？……他們在一塊了？……」

現在的策太郎，已經是有兩個男孩、一個女孩的父親了。可是，聽到王麗英已經結婚的消息後，他內心多少有些不平靜。按王麗英的年齡，她早就該結婚了。不過，從策太郎出於自私心理，卻希望王麗英一輩子過獨身生活，既然她投身革命，就該如此。

「他們不僅結了婚，而且還成了大富翁了。」張紹光說，「他們經商賺了一大筆錢。其實，他們本來就有很多錢……嗯……現在住在香港，過著豪華的生活……」

「哦，是這樣！我還以為他們既然是革命家，大概是在槍林彈雨中過日子的吧……」

「真正在槍林彈雨、在危險的環境裡生活的倒是芳蘭……您還記得吧？那個在文保泰家中當侍女的姑娘……她是很慘的。她沒能衝出槍林彈雨的戰場，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她已經與世長辭了……」

「哦！……是那個芳蘭呀！……」

「我曾見到過一個和芳蘭很熟悉的人，了解到她犧牲的情況。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平素工作極其認真，凡是危險的事，她都搶著幹。」

「那麼，她不是自尋死路嗎？比如說悠悠館發生的事。」

當時，芳蘭是用自己設計的扳機和毒劍，繫在透明的細繩上，拉開水泥蓋，使毒劍飛射出去，殺死文保泰的。雖說，當時是那個革命集團進行的謀殺，實際上，幾乎都是芳蘭親手做的。這樣一來，她不成了殺人犯了？難道她沒有考慮過嗎？當然考慮過的。但是為了革命，她情願犧牲自己。對這件事，張紹光是如此評價的：

「其實，當時在她思想裡，並沒有認為殺死文保泰是犯罪行為。文保泰是鎮壓革命的劊子手的爪牙，是壞蛋啊！在芳蘭心目中，革命是至高無上的事業，應當為革命籌劃經費……正因為這樣，她才一心一意地要殺死文保泰。這種信念使她視死如歸，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那時，正是袁世凱殘酷鎮壓國民黨人的時代。他們在上海殺害了宋教仁。芳蘭也是在上海慘遭毒手、飲彈而亡的。」

清朝滅亡之後，宋教仁是反對侵吞革命果實的袁世凱的最強有力的中心人物。他和日本人北一輝【註：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右翼政論家，曾支持日本軍人發動政變未遂被處死──譯者註。】有過深交。北一輝在《中國革命外史》一書中，認為中國革命的主角不是孫文，而是宋教仁。宋教仁強烈反對袁世凱，故此在上海遭到暗殺。共和國成立不久，芳蘭也遭了毒手。她死得太早了。

「真可憐啊！」張紹光說，「芳蘭不是在富裕的家庭中成長的，但她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她不是那種誇誇其談大講革命道理的人。然而，為了革命，她願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去殺人。同她相比，李濤之流，只不過是寫寫革命的劇本罷了。」

「他終於脫離革命陣營，撈錢發財去了。」

「他只是口頭革命派，不，一開始，他們是不是真的置身於革命，還是個問題呢……哎，我倒想問問，當初和您一塊把那筆收買用的巨款運到悠悠館的日本人，後來怎麼樣了？」

張紹光轉變了話題。

「他呀，他發財了。在美國呢……前幾年偶然在洛杉磯碰見他。他和李濤一樣，也過著豪華的生活呢……真令人吃驚啊！」

「其實，我認為沒有什麼可吃驚的，這類人，大概都有賺錢的本領吧！不管做什麼，都是從金錢出發的……土井先生，您在北京吉祥二條胡同的黑房裡，已經聽過我對悠悠館事件的分析和推斷了……當時，我還煞有介事地用圖解的方式說明那個事件發生的經過。現在想想，真是令人汗顏啊！當時我的確是想說明事件的真相。」

「真相我也早已明白了。當時我在屏風背後偷偷地聽了您的分析，一點一滴都講得很透澈，把『謎』解剖得很出色，我腦子裡一點疑問也沒有了。」

「然而，並非如此。」張紹光微笑了。

在促膝談心的過程中，策太郎感到張紹光的容貌絲毫沒變，但言談舉止卻與往昔完全不同了。

過去的張紹光，性情乖僻，對一切都採取旁觀的態度，現在卻是一個對生活充滿信心的人，是一個真正有事業心的人，他穩重沉著，在這個世界上已深深紮了根，真令人有「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之感。

「您說並非如此，又是什麼意思？」策太郎問。

「我能夠解釋清楚的……」張紹光回答說。

「僅僅是文保泰事件的最突出的部分，也不過是摸到了事情的表面罷了……至於真相，還是經過很久以後才弄清楚的。現在想想的確感到慚愧。」

「您說的真相又是什麼呢？」

「當時，我沒有眼力，但卻裝出一副通達世故的樣子……是極其淺薄愚蠢的……您知道嗎？實際上文保泰事件是那須啟吾一手炮制的。」

「嗯？怎麼？……」

當張紹光突然提到那須啟吾的名字時，策太郎一剎那間沒有完全反應過來。他幾乎沒有把這個姓名和那須啟吾本人連繫起來，即便連繫起來了，也使人難以置信。他還以為是自己聽錯了呢。

「感到意外吧？」

張紹光調換了一下盤著的腳，繼續說道：

「我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時，大為吃驚。我對自己的愚蠢進行了反省……那時，我曾為自己摸到了一些表面情況而沾沾自喜，這是可悲可恥的。我以這件事為轉折點，認真考慮如何在人生的漫長旅途中，深深紮根的問題……那個案件是這樣的：日本方面拼命拉攏清朝大官，由那須啟吾製造了當時的文保泰事件。他是日本的重要諜報人員，最了解當時的情況。如果清政府和俄國就撤兵問題進行協商，日本將一籌莫展，這也是日本最擔心的。那須了解到這些內情，便和袁世凱密談了生財之道。」

「是那須向袁世凱提出的？」

「是的。當清政府就從滿洲撤兵問題開始和俄國接觸時，故意將這個情報透露給日本。日本馬上展開收買活動，力圖阻止清俄就撤兵問題達成協議。袁世凱知道這一生財門路後，便與慶親王、那桐磋商，並向日本政府敲詐勒索了一百二十萬元，以其中一成，也就是十二萬元酬謝那須啟吾，他真是發了一筆大財啊！」

「這是真的嗎？」

策太郎說完，自覺有些失禮。事實上，他也根本不相信有這樣的事。

「當時，我調查了袁世凱周圍的人。告訴您，我說的這些都是真實情況！……那須啟吾不僅如此，而且還和袁世凱策劃和革命派一起瓜分第二次送去的二十五萬元呢。」

「和革命派？」

「是啊！他們的計劃是，先由革命派設法將那筆巨款搶劫出去，然後和袁世凱分贓。當時，那須啟吾從中得到五萬元的酬金……」

「哎呀！令人難以置信啊！」

「袁世凱早已和革命派接觸，這是眾所周知的。袁世凱是個老奸巨猾的傢伙，不論世上發生什麼變化，他都可以舒舒服服、順順當當地生活下去。他和革命派平分那筆巨款，一方面是為了向革命派獻媚討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這個機會和革命派建立連繫。」

「李濤和袁世凱呢？」

「哦！他們是這樣勾結起來的：李濤、袁世凱和那須啟吾三人密謀殺死文保泰。袁世凱曾經說過：為了奪取金錢，就是設法把人幹掉，也可以嘛……至於李濤呢？他周密考慮了殺人手段。這種手段還帶有藝術性的呢！……當時，我剖析了殺害文保泰的經過。其實，這只不過是他們陰謀中的一部分而已。

「當時，芳蘭提前殺害文保泰是錯誤的。您和那須啟吾第二次送錢到悠悠館，你們離開悠悠館又立刻返回去，那須找了個藉口把芳蘭叫回來。這個細節，早在李濤寫的劇本中就安排好了的……當我了解到這些真相，真是怒火萬丈，簡直氣壞了。於是，我下決心對此事件進行周密偵察，一直挖到祕密的深處，不弄清真相絕不罷休……我幹勁十足，全力以赴。正因為這個原因，我才正式從事警察工作。」

「哦！是這樣的嗎？」策太郎回味張紹光的話，思考了良久說，「請吧！張先生。不再喝些酒嗎？」

「是啊！……往事如煙。每當想起那件事就感慨萬千，總想飲酒消愁。估計土井先生也會如此吧。您聽了我這一席追述後，是不是也想痛飲幾杯呢？」

張紹光說完，微笑地望著策太郎。

此刻，策太郎的心很難受，像被冷風侵襲似的。

大概他的內心充滿了從未有過的惆悵淒涼吧。

今後，即便再遇到一些令人心寒的事，他也不會再激動了。

也許張紹光在撫今追昔的過程中，已經了解到現在的策太郎不同於往日了吧。

「還是喝些燙熱的酒，好嗎？」策太郎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好！」張紹光回答說，「咱們乾杯！為那個可憐的、全心全意為革命獻身的芳蘭姑娘乾杯！！」

（全書完）